



建中文藝叢書  
陳紀澄主編



王余杞著

建中出版社印行

海河油油油



◀ 書 新 版 出 社 本 ▶

新疆鳥瞰 陳紀滢著 瀏陽紙 每冊七十二元

水滸新傳 張恨水著 加厚紙 每部二百三十六元

印度政治領袖列傳 許君遠著 川紙 每冊十五元

中國婦女奮鬥史話 梁吉梅著 川紙 每冊四十元

高蘭朗誦詩 高蘭著 川紙 第一集 第二集 每冊各二十五元

發微集 田仲濟著 川紙 每冊二十四元

# 建中文藝叢書總序

陳紀濤

近幾年來，文藝界朋友們時常督促我編一套文藝叢書，意思說，假若由我來編，他們一定可以支持，而且可以取得他們的相信。這種盛情厚意，很使我感奮。可是直到今天我才敢作這種嘗試。

以先不敢嘗試的原因很簡單：第一、是印刷條件不但苛而且糟；第二、寫書的人看似很多，實際很少；第三、讀者的觀點，偏重作者的大名，較比生疏一點的作者的作品，便沒有什麼銷路。

現在我敢來嘗試，並不是上邊所舉的原故已不存在，而是我們認清出版界非有點勇氣不足以求得一條新出路，不足以打破一切不合理現象。這種勇氣是作者賜給的，也是讀者希望的。因此，仍然在許多困難條件下進行了。

這一套文藝叢書，無須預先佈告陣容，騙取讀者的注意。但相信我們的讀者，一定知道我是以謹嚴的態度，在為大家搜集有益的精神食糧。特別值得一提的，這套叢書可

論成，不但包括老作家，也包括新興作家。但作品內容的堅實是不分新舊的。  
發虛誠地希望，讀過這套叢書或者讀過叢書一部份的讀者，對它有所批評，有所批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林故主席奉安日 序於黃葛壩



## 自序

「雙十二」事變平復後，舉國如狂的爆竹聲，震驚了隱匿在天津日本租界的敵閥和浪人們。他們早已把都市當做了侵略華北的根據地的，而在今天，根據地的天津就響出了歷亂的爆竹聲。那響聲，它使得中國人的頭腦愈加清醒，也使得敵閥和浪人們魂魂飛

於是他們就更擺出了一副獐狃的面孔；干涉政治，武裝走私，誘掠壯丁，製造漢奸，尤其是製造漢奸，簡直明目張胆地大肆活動起來。

漢奸論調散佈到各角落，迫使我口頭上沉默了——然而在別一方面，我却並不甘於沉默的。

這就又握起了筆，開始寫出這本「海河汨汨流」。

因為文章係應天津益世報的副刊「語林」而寫，筆下便刻劃着天津怪有趣的風土人情並且撥拾當前的時事，組織入文。這豈但爲了增加閱讀的興趣，實在也作了掩護全套

## 主題的外衣。

一些人怎麼樣裝造成漢奸，凡我親眼所見，大概都轉灣抹角地寫下了；我同樣也親眼看見並寫下了無數的青年幹部，離開都市，走出課堂，將抗敵救亡的種子，深深地種向農民、工人、和士兵中間去。於此以知當後來天津淪陷之後，四郊的游擊隊即隨之而蜂擁地組織起來，誠非偶然！

文章逐日刊登，善意的回響令我興奮。誰知其中還有竟自出於日本人，他是我們機關裏的「顧問」，據說他並不懂中文，却頗為「讚美」我的作品，託人介紹來要和我交「朋友」。沒有考慮，我拒絕了。——文章却還繼續地寫上去。

「七七」軍興，平津旋告失守。當天津的保安隊一致奮勇進攻，敵軍後防空虛，形勢是頗為狼狽的。大概有心報復吧，那一天就派出了飛機，飛到河北及城廂一帶，任意轟炸。

多少人呻吟在死亡中，多少人顛沛在道途上！

我這就是在這當中逃出來的之一人！在一次低飛狂炸之後，帶了女人和一雙兒女，乘隙間連跑帶跌地由唐處越過火線，逃向租界，蹲在租界緊閉着的鐵柵門邊，擠在人家矮窄的屋簷下，淒風苦雨，缺喝少吃，一等就等了七天！

逃難的當晚，已知保安隊奉命撤退。第二天，維持會跟着成立。其後，小食店逐漸打開門，情形好像趨於緩和，因為敵閥和浪人們認為天津既成佔領區，不「忍」再加以摧殘破壞了。

這時候益世報被迫停刊，我的文章隨之截然中止。——故事中的時間已寫到七七事變，但還沒得發表出來。

忙中逃難，只剩下然一身，身外都無長物，別的倒不要緊，可惜我全數文稿，一件也沒得攜帶出來，不禁嘆息着：「我的第一生命完哪！」女人相對無言，誰知她竟背我悄悄冒險回去給我搶出一隻文稿箱來，連本書的剪貼本也在其內。而且當亂後第一艘輪船南開，她就催促我脫身先行——同時一個在日本讀過書的朋友也勸我趁早走掉。而她呢，又在兩個月後才千辛萬苦地拖着兒女，帶着文稿，衝破檢查的危難，離開虎口，奔回故鄉——萬里逃亡可憐剛只歲半的愛兒，不勝煎迫，回到重慶不久，就吞聲死去了！

二十八年，重翻舊稿，發奮加寫一章，足成全書。近念慘痛的經歷，特意結尾於天津的大轟炸。儘管轟炸肥，轟炸才會把漢奸送近墳墓，却自會將青年幹部送上征途。

今年夏天，這部稿子又方由家人從故鄉帶來，遂以付印。老實說來，因為執筆當時的顧忌多端和報紙編輯的曲意刪節，致使行文轉成隱晦，類似半吞半吐，故為艱深，顯

得這些兒力量也沒有了。這真是叫我哭笑不得的事。——正又因為匆忙，無暇重加增補，付之一歎，只好作罷。或者，就此存真，該可以聊自解嘲吧。

本書的出版，裝幀和封面設計，多承友人許君遠兄獨力代謀不勝感激謹此誌謝。

（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重慶）

## 海河汨汨流

在勸業場天祥市場一帶張掛着出賣的「最新天津市詳圖」上面，幾塊不規則的紅色黃色綠色之外；彷彿被一個淘氣的幼稚園學生，用一支淺藍色的破筆；自西北到東南，斜斜畫了一筆，直穿而過。光景筆道太長，沒拉直，半道上竟自灣了灣，向西南方繞了一個馬馬虎虎的半圓形。這就是海河。

海河兩岸，住滿了人家，而人家中所有的男子全是二爺。全天津市找不出一個大爺。大爺都住在娘娘宮裏。瞧瞧這娘娘宮，幾乎是全天津人的聖地：中國早就沒有皇帝了，而娘娘宮的香火却歷久不衰；去年爲她出駕還大大辦過一次皇會呢，娘娘保佑，好一些人都因此而發了財。發財不過一端，娘娘還有她的靈威在。但看年三十晚剛過，大年初一剛來的那個天還沒亮的時間吧，老太太，少奶奶，凡是婦道人家，頭一樁要緊的事便是到娘娘宮去給娘娘燒香，燒頭一炷香。年輕一輩，剛出門子的還須打扮得花枝招展。

從頭到腳，一律穿紅。——紅帽、紅襖、紅裙、紅褲、紅襪、紅鞋、鬢邊斜戴一朵頗  
微微的紅綵花。

牠們原是有爲而來的，實在說給娘娘燒香磕頭都是假。磕頭起來，爬上樓去。樓上  
擺着一大堆泥娃娃。挑一個又白又胖的，接回家裏去，供在炕頭上，從此以後，一家子  
便都管牠叫「大爺」。以後即便生了後代，排行也都從二爺起。縱不相識，招呼起來總  
是。

「吃哪嗎，二爺？」

要是舊交，那怕是在電車上的人叢中也會抱着拳頭拱手——

「啊，吳二爺，下邊兒去嗎？」

原來吳二爺的大爺就是從娘娘宮裏抱來的。自從大爺來家，每年照例都會送到「娃  
娃店」去洗個澡。洗個澡，長一次，三歲，穿上衣服；五歲，留上頭髮了。二爺大起來  
，才將大爺請到祖宗堂上去。澡還是年年洗的，所以而今二爺留了鬍子之後，大爺也早  
留了鬍子了。

二爺這就理着鬍子。他理鬍子不用手，伸手從兜裏掏出一條手絹來——手絹雪白，  
折疊得又整齊；於是將它送到嘴唇邊擦拭。兩撇濃而黑的鬍子便越顯得光澤，擺在這張



光澤的臉龐，光澤的臉龐，像一條紅珊瑚，裏面遮去了一半，只剩下自眼睛以下的鼻子嘴巴之類。眼睛是一雙小眼睛，雖然加上一付銀邊眼鏡，自覺有着不小的威風，却依然不會將眼睛變大。

轉轉眼珠，理罷鬍子，吳二爺就該說話了。微微挺一挺胸膛，順勢抬抬下巴，嘴咧開，唾沫星子直濺：

「下邊去。下個小爺兒，您哪！」

他沒稱他二爺，其間有身分關係：沒瞧見他筆直的馬褂襟上還佩有一顆圓圓的證章嗎？這就是身分。他吳二爺有這個身分。有身分的人嗓子也響亮，一開口彷彿向衆人演說。——其間又不只身分了。這倒有個道理：天津現下是個都市，都市地方，喧鬧鬧雜，說話就得加大嗓子。誰真願意加大嗓子？費了氣力，還減壽呢。這道理當然不是他吳二爺生而知之，而是從他的長官的主任那裏學來的。學來之後，牢記心上，每一開口，總會想到。想到儘量想到，對着某一些沒有身分的人，便也無法顧及減壽的災害。過後才自悔，所以就不免常常歎氣了。

幸而並不完全如此，否則恐怕減壽過多，天津市上早已沒有這位吳二爺了。有時候，吳二爺的嗓音竟會細得跟小娘們的一般，比方他見了他的長官的主任，原來響亮似洪

鐘，這就變成了嗚嗚如吹笛，一半半的力氣，斃在嗓子眼裏不使吐出來。果然常常如此，恐怕不但平日裏因耗費而減掉的壽都會從此市上，而且還有許多正戶，以及小戶等也疆哩。

這樣，他吳二爺又不十分耽憂了，下個小館，大有必要，只須有人請。今天就有人請。自從聽得有人請而開始宣傳起，最大的對象的二奶奶，半個鐘頭之內，就聽他提起過二十次。難得是她決不厭倦，每次都懂得微笑了來湊着趣。因此他才越說越有勁。直到穿上馬褂，戴上紅頂恭喜帽，圍着圍脖，放下常在手內玩弄的那對光滑的核桃，架上眼鏡，穿上大氅，接過二奶奶遞過來的折疊好的雪白的手絹，揣進兜裏，沒忘記摸摸馬褂襟上佩着小圓證章，這才跨出門去。跨出門去，纔猶未盡，但舉眼找不到一個相識的人，一肚子的得意無從宣傳起。上了電車，首先掀開大氅領口，爲的是好將證章露出來；而眼睛仍不住從眼鏡片外也斜瞭望。電車往前開駛，一張張因震抖而顫動的臉都是陌生的臉。最精心，任何一張臉都叫不出屬於它的名字。

於是他吳二爺又嘆氣——沒費力拉開襟子也嘆氣，這歎氣明明表示着小小不快；怎麼竟自沒人認識堂堂的吳三爺！

不幸真沒人認識他吳二爺，因爲吳二爺也並不認識他們，而在吳二爺，對於這班毫

不爲怪：他吳二爺不能輕易認識誰，除非他是長官的主任。除了長官的主任之外，他向來是不大理人的；他的小眼珠總是往上瞧，瞧得高時，可以一直瞧到官銀號正興德樓上的大鐘。

正興德樓上的大鐘正指着六點。鐘面上的字和長短的兩顆針都閃耀着霓虹光，直照耀得紅了半邊天，直照耀得使人眼暈。天津這都市變得真快，燈光越來越多了，越來越奇怪了；可有嗎好處呢，除了叫眼睛受傷？所以他吳二爺出門必戴眼鏡。眼鏡所以保護眼睛的呀！——這又是新鮮道理。這新鮮道理可不是從他長官的主任那裏學來的。他吳二爺一手理着鬍子，敢於這麼說；可沒說下去，以表那是自己的獨創而不是看見過眼鏡公司的廣告。廣告算得什麼？他吳二爺出門戴眼鏡並不自今日始。在家時雖不戴眼鏡，家裏可不是用的電燈而是點的煤油燈咧。

說起煤油燈，當初他還跟二奶奶爭執過：二奶奶喜歡電燈，二奶奶要裝電燈。他不答應。那兒，他漏出了一句傷心話：家當是老五的，他做哥哥的代管着，不敢多出主意，恐怕老五不服。……如其是自己的，別說裝電燈，就把全官銀號的燈光搬回家裏他也不反對，因爲他的眼睛至今沒受傷。

他於是再回頭望望綴滿了正興德高樓的燈管，嫉妒着，羨慕着，呆呆地出着神；等

到停下的電車突然開走，這才驀地驚覺，幾乎弄得手足無所措。身分呢，得趕緊拾出來。這，第一就摸摸馬褂襟上的小圓證章，然後將眼光從眼鏡片外掃掠，光澤的臉上露出一絲笑容，嗽嗽嗓子，乾咳一聲。興興頭頭，莫明其妙。

這時恰好有人招呼他，因而他更加興緻勃勃地不惜提高嗓子，接說下去：

「……要說呢，下邊兒真亂，去一回真不知道要耽多大份心呢。嗨，怎麼說的，法子，朋友約好了的呀。面子事，不去不成！您猜上那兒？唔，京來順，一家新開的，大夥兒早就吃過好幾回了，倒還有幾樣可吃的菜：什麼燒羊肉呀，什麼炒蝦仁呀，真嫩，真鮮，就是油膩一點。可又說，館子裏的菜嘛，都是這一套，那裏像自己家裏，實在，家常便飯，百吃不厭！嘻嘻，放着家裏的好菜飯不吃，去下小館兒……：沒法子，您哪！哈……」

本要哈哈一笑，還沒哈出來，只見那人忽然一點頭：「回見，吳二爺！」

原來電車停在東南城角，人家在這裏下車去了。

電車也沒留心到他。吐出些人，又吞進些人，停一停，就往前走。一轉轉入旭街，陡然加快；在那比較顯得黑暗的街道上，橫衝直撞，搖搖擺擺地像一匹醉了酒的野獸。丁丁鏘，叮叮鏘，野獸的脖子下面還帶着一個鈴鐺呢。

從此一暗，一明——到了中原公司。又一暗，一明——到了勸業場。

吳二爺揣過手絹，拍拍身上，在此下車。

電車外面，整個變了一個世界，這世界忽視了吳二爺的身分。不比在他府上，小院子裏就數吳二爺重要，偉大，在這世界裏却恰恰相反：渺小，渺小，第三個還是渺小。到此只好安於這個渺小！大丈夫能屈能伸，吳二爺可不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丈夫麼？偌大的天津市，華洋雜處，原先還有俄國地德國地奧國地，現在也還有法國地英國地日本地義國地。在記憶中，說遠有庚子年的砲轟紫竹林，說近有五六年前的擾亂東馬路，活鮮的教訓委實怎不叫他寒心？「伸」了半輩子的吳二爺從此有時候也不得不「屈」一下了。

能使他吳二爺由伸而屈的人物並不多，其實也不過就只有三種人：頭一種是穿洋服  
的西方洋人，第二種是穿洋服的東方洋人，第三種是穿洋服的好像洋人的中國人。頭二  
兩種容易懂，第三種呢，他的意思是指的他的長官的主任之類。

真難怪他吳二爺就着老一大份心，這時的滿街上全是這三種人！男的女的，手跨着  
手，硬底皮鞋和高跟鞋，踏在街邊的走道上，得得得，科科科，打得喧響。從身邊一衝  
而過，儼然像在示威。跟誰示威呢？吳二爺總疑惑是跟他自己。他原是屈着的，他敢發  
作麼？不敢！對於任何人都不敢！這地方連叫化子裏面都有洋人，他就連叫化子也得懼

拍生分。——猛然擋住他的去路，舉手行個軍禮，噫哩呱啦說上幾句，攤開手掌，吳二爺就不敢不在那隻手掌上放一個銅子。本來不願意，其奈他是洋人，再一想，洋人也跟自己行過禮，畢竟是光榮的事，一個大子買了這個光榮，值。

然而不值的地方太多，如果買的不是光榮而是小攤上的青果呢，兩大枚一個，不還價。這是外國地，光景賣青果的也趁他吳二爺在屈着的時候大敲一下。吳二爺就得認，乖乖地掏出二大枚，還知趣地檢一個最小的。一句話也不說，有什麼話都留待回家去告訴二奶奶：

「嗨，外國地的東西真是買不得，一個小不點的青果要兩大枚。兩大枚呢，才買這麼樣的一個！」

他這時手裏早又玩弄着那對核桃，隨便就將核桃比方着。

「有那麼大的青果，您哪？」二奶奶真老實，決不懷疑，不過有幾分驚訝而已。——驚訝得滿臉都打皺。

「您真是，那裏的話呢！」二奶奶的誤會逗得他吳二爺咧嘴大笑，但沒忘記自己的身分，笑過了趕緊理鬍子，再將鬍子提高一點兒：「您聽着吧：這麼大，這麼大，大不過一粒果仁去。」



「嘩嘩嘩！」他老早就準備下這一聲的，他還沒有說完，她已經叫了出來。同時又想  
着：她當家的都在笑，自己也該笑笑才合理，便也笑了，努力將嵌在打皺的臉上的眼睛  
合成一條縫。

「說的是呀，還要兩大枚哩，您哪！」吳二爺又嘆出一口氣。一對光滑的核桃在他手  
裏輪轉着。

「偏偏碰上您這位君子之人，您就不會還個價？」

「還價？那兒是外國地呀！外國地有規矩：『言不二價』。——您不懂得！」

「我懂得，我知道，我也去過外國地。您不記得了嗎，大前年裏咱們還去了一趟咧。」  
像二奶奶這一輩的女人，在嫁了丈夫之後立時就與丈夫同一化，自然是丈夫是對的  
自己也是對的。但是有一件：不認輸。她承認她當家的懂得外國地，她也不承認自己不  
懂得外國地；因為她也曾去過外國地，在大前年。

然而她當家的吳二爺仍然堅持着：

「您不懂得。——現下又是現下了！人多汽車也更多，滿街都在唱無線電，您懂得  
嗎？原來的高樓只有中原公司和勸業場，現下又蓋起一個什麼渤海大樓，比中原公司勸  
業場還要高，您懂得嗎？燈光燒紅了半邊天，一朵朵的電燈早不時興了，現下興的是一

條條的燈管，紅的綠的，要什麼顏色有什麼顏色；做花做字，要什麼樣子有什麼樣子。美國地有什麼回力球，燈管盤到樓尖頂，鮮紅的顏色，像一座珊瑚塔；交通旅館後面蓋了個中國大戲院，只瞧得見光，却瞧不見燈，像一座水晶宮。您懂得嗎？還有好些好些個新鮮玩藝兒，您都不懂得！——連我也不懂得！」

二奶奶到底輸了。——不過他吳二爺也自認輸了。這又不背於丈夫是對的自己也是對的原則，二奶奶倒還說不上什麼不平處。沒有不平，却有缺憾，缺憾是畢竟證明了她知道的並不甚多。話頭只在談青果，誰又要聽那些燈呀樓呀什麼的呢？空說沒有用，除非眼兒才算數。這時她雖心下決定過年必去瞧一瞧，那是後話，此刻還離得遠。此刻確實實瞧見過的依然只有在外國地賣的兩大枚一個的青果。於是她掉轉話頭：

「兩大枚哩，您不嫌貴？」

「貴是貴，」吳二爺又有道理，「却也值得，外國地的東西咧。」

「不吃不成麼，您哪？」

「不啞，青果它能止咳化痰，冬天屋裏生着火，熱氣在心裏，吃飽了油腥，不容見着，吃吃青果，頂衛生。——我們的主任說的。」

不管是有意無意，總而言之吳二爺這就說了謊：他的長官的主任沒會說過這樣的話。

個吃，那青果也不止出賣於外國地，而當是有確切的證明是出產於外國土。要不他就很難做官做到主任而且被吳二爺列在敬畏者之列了。

主任估據着吳二爺的整個的心，吳二爺却完全不在主任的記憶裏。——也幸虧完全不在主任記憶裏。倘或主任偶然注意到他而又偶然記起了他，則那位主任將會感到莫大的恥辱，恥辱着竟有這樣的人會和自己一塊生存在這個都市裏。他算是那一號的人呢？不高尚，不文雅，不體面，不軒昂，尤其是不帶洋味；現代都市裏所應該排棄的人，而天津市偏偏任他存在着，則天津市也應該負點責任，從此更將被這位主任瞧不起。

「印象不佳」，這本是主任送給全天津市的惟一的考語。其理則是：天津這地方，有點像北平，又有點像上海；却又不完全像北平，也不完全像上海；結論便成了既不如北平，又不如上海。提起上海，洋氣十足，固然最合他主任的脾味，至於北平，那因為是外國人都讚美的地方，當然也不會錯。只有天津，竟不足以當主任的意，因為他主任又自有其主任的身分哩。

然而這位主任竟居然捨北平上海而不去，偏偏要在天津長住下來。真又難以自解。命裏註定了的那一類話，只可以出諸吳二爺他們之口，而不可以出諸像那位主任之口。

能夠從那位主任嘴裏說出來的則是爲了遠大的前程。而且天津也還有幾處租界，這就是說也還居留着一些外國人，那麼，對於天津市儘管不滿意，看在如許外國人面上，他主任也就只好屈尊一下了。

這位主任卜居在租界裏，中國地界在他看來簡直不是北極，就是南非；舊城廂內，他就從沒去過，這自然也是由於沒有機會；跨過金鋼橋，河北一帶，他却是不能不去的，因爲他所任職的機關不會爲他設想而創辦或者遷移到租界裏。致使他每天必須冒這一次險。冒着險去，冒着險回來，緊皺着眉毛，輕容易不肯稍多停留一刻。在他的思想中，每天僅只一去，還是冒險，則那些住家在那一帶的人們呢，不是簡直跟在地獄裏受罪一樣的慘苦嗎？他可憐他們，却不因此而消滅對他們的卑視。這卑視一直存在他心裏，像吳二爺自己所謂的那業內身分，任他的長官的主任看來幾乎會問：「喂，你這身分豈幾個大一斤呢？」

值幾個大一斤呢？關於這一點，這位主任雖然不會計較過，而在他吳二爺却知道得很明白：論個子，主任無論如何不及吳二爺，吳二爺有的是那麼一大堆；主任儘管胖，却是矮，矮過吳二爺一頭。約一約，吳二爺比主任沉得多哩。

他覺得：主任真那有主任的那種氣派，要不，他決不能做官就做到主任呀！單看那儀表：白白胖胖，紅光滿面：嘴上的鬍子只一撮，而威風凜凜；一對眼睛神采奕奕，真顯精神；頭髮梳得極光亮，極整齊。——而他吳二爺同樣的臉面，鬍子，眼睛，頭髮就都不如主任的神氣哩，真不能不叫他吳二爺心服得五體投地。馬褂襟上的證章沒有用，人家也有，有嗎法子呢，人家還是主任呀？——這就是身分的不同呀！主任的身分一定比吳二爺的身分沉得多，主任的身分一定比吳二爺的身分多值幾個大。

並且因為這，主任儘可以叫吳二爺做吳祥卿，吳二爺却不能叫主任做蕭振華——以至於主任才配住在租界裏，而吳二爺就只該流落在中國地。這就是說，凡是住在中國地的都是吳二爺那一類的人，在身分上那裏比得上這位高貴的主任呢？

但是不料天下竟會也有叫人意想不到的事！千真萬確，就在這不久之前，有一位大主席，終他任內，不住租界，不在租界裏宴客。因為他是主席，無法批評他。然而一個主席又決不是該落地獄的人，這就不免令人迷惑不解了。也許是那位大大的主席居心和他這位小小的主任做對吧，口雖不言，做夢也是如此設想着。然而主席到底是主席，落在地獄裏也不致於發生身分問題，倒只有像他主任才非借住在租界來提高自己的身分不

可。於是他就有了理由：「如果我做了主席，我也可以這麼辦。」

事實上是他還沒有做到主席，他當然不能那麼辦，只是有了那麼辦的準備，以應付將來事實的需要。準備的方法，打算先從「認識」做起。爲了認識，他曾經在一次從公事房回家的途中，經過金鋼橋，勇敢地斜眼一看——

「啊！地獄啊！」

海河像一條死蛇似的躺在橋下。今年冬天的天氣雖是和暖，兩邊淺處依然結了厚冰，只有中間一派水流還在汨汨流着。——像死蛇躺在地下蠕蠕掣動，左不過在那裏等死罷了。大大小小的船隻，或者凍在冰裏；或者沿着水流，乍一看還疑心停在那裏，仔細看來才會發現它們居然還在游移。船上也許還有人，却個個都瘦癯得像鬼影。籠罩着這些鬼影的是滿天滿河的烟塵。烟塵自巨大的烟囪口上呼吐出來，散佈開，散佈開，儼然織成一片寒霧。寒霧張掛着，因此叫欲落的夕陽也蒙上一層慘淡。它像要哭，哭自己微弱的光輝，將與大地同歸死滅。——真像要歸於死滅，一抹紅霞漸漸變淡，淡，淡……換來了一派暮靄。

而那海河中的流水，仍自永恆地汨汨地流着！



吳二爺出了京來順，抹抹嘴，嘴上滲是油，嘴裏還嚙嚙喳喳地咬着兩顆榴槤，一頓牙籤叨在嘴角外。

他一連打了兩個嗝隔，不好受，胃裏脹得慌，委實需要消散消散——溜溜腿。那倒是一舉兩得，別一方面還可以省幾個車錢。

這麼就挺起胸膛，昂起頭，伸手摸摸馬褂襟前的圓證章，預備抬出身分。不估週知，一抬就有一輛漆亮的汽車，呼的一聲，擦身飛過，陡地又將身分給吓回去咧。幾秒鐘間，連魂都離了竅，癡癡望着那飛馳過去的汽車，一路間，車身上映着街上的燈火，閃耀着一條條的金線，遠了，遠了；直覺沒在燈火緊密處，而最後還像安慰他吳二爺似地高唱了一聲——

「瓊多乃米 (SING) 一」

他吳二爺沒得着安慰，好容易倒是靈魂回了竅，這才陡然明白：「這是外國地啊！不能怪人家吓唬他，只怨他自己不識好歹；他仍是還應該耽着那老大份心的。於是嘆

罷一口氣，趕緊縮小胸膛，低下頭，小眼珠在眼鏡片下直轉轉，扭起那條腿。做賊一般地往前蹭。蹭起來自然吃力，於是早又決了心：只到市場裏買點什麼米呀豆呀的就回去吧，別留在這兒玩命了。

買米呀豆呀的幹嗎呢？原來明天已是臘八節了哩！

不過經過剛才的一吓，胃上更發脹，伸手揉一揉，也沒用，儼然停了食了。心裏打個結，越覺不踏實，反而又後悔起來：多不值啊，都叫那蔣老三給害哪！

蔣老三其實是好意：人家做東道，人家不惜花錢，人家叫了滿桌的菜，人家不因爲夥計格外敬了兩個菜而將點好的菜圍掉兩個，人家人家，能說人家不是好意？

「二爺，喝哇，您哪！」

「喝哇，大家喝！」吳二爺就端起酒杯，招呼衆人。却仍然沒忘記用另一隻手理鬍子，裹出自己一點身分。

他當時倒是滿心高興的。一個人在受人捧拍的時候，雖不高興呢？蔣老三就捧他，拍他，而且近於巴結他。光景這一次客也是爲他而請的，這滿桌的菜也是爲他而叫的。

——菜真多，光用眼睛看也可以看飽了，何況於吃？他吳二爺平常在家裏，做一樣菜待吃好幾天，像這滿桌的菜，足夠他吃一月的，如今却要他一頓吃完，而讓其餘二十九天半

對每一頓仍只吃一樣菜，真不免使他大大地爲難起來：吃吧，眼睛大，肚皮小；不吃吧，幹嗎跟自己過不去呢？那就只好豁出去了，吃吧，直吃得滿滿一肚子，直吃得湯水都要再從口鼻裏溢出來，爲了這，簡直弄得他吳二爺不敢大聲說話——有失身分，說不得了！然而話還是得說的，這就是現下都市社會裏講究的交際應酬。每個人都得發表一點意見，對於國家大事和對於吃喝問題。

而今他吳二爺已經是官場中人，國家大事誰也沒他知道得多，自然得問他。知趣的蔣老三在給他斟茶的時候，便特意提出來請教他。

「二爺，您告訴我們一點新聞！」

新聞嗎？——他一楞。幸虧嘴裏正嚙着一口茶，權且借這機會咕嚕咕嚕地嗽一陣嘴；一邊打主意。他吳二爺是聖明的，不打主意則罷，一打主意則主意真不少——至少也有一個。

主意昭示他，當他在天壇里下電車的時候，一羣小孩就包圍上來，手裏揮着報紙，拚命地嘶喊——

「喂，看報啊，楊虎城的新聞！」

「喂，看報啊，張學良的新聞！」

「喂，看報啊，西安開火的新聞！」

這不就是新聞？告訴他，告訴他們——也讓他們知道點國家大事。

想到就做，再將嘴在嘴裏的一口茶，咕嚕咕嚕幾聲，然後略地一聲吞下肚去。嘔嘔嘴，拉開嗓子：

「新聞？有的是，您哪！我說三爺，您貴本家不是早已脫了險了嗎？……到「嗎」字為止，他的嘴巴一直張着，兩撇下垂的鬍子有點像要豎起來。」

蔣老三懂得這是吳二爺有意在抬舉他，非常得意，却又有點害羞，半低了臉，攏着嘴，透出一絲笑意。

可是他又接下去，一轉——

「事情並沒完，實在，事情並沒完哩——更糟，實在，更糟哩！——西安的問題！——」

西安的問題，天曉得是怎樣一回事呢？然而——  
「糟！」

蔣老三頭一個附和着。吳二爺都說糟，那嗎一定糟，並且收了臉上的笑意換過一副緊蹙，面更把這緊張傳給衆人。

一個胖子就像家裏死了人似內悲哀：

「唉，真不得了！」

「玩兒完，完了蛋！」

一個瘦子來不及放了茶杯，就像要倒下去。

其餘的，個個都搖頭，個個都嘆氣，同聲一嘆：

「不得了啊！了不得啊！」

但究竟怎樣了不得和不得了呢？吳二爺沒說，衆人也沒說；衆人自己不曉得，以為只有吳二爺才曉得。其實吳二爺也不曉得——只有天曉得！

天曉得而不言語，弄得啞了半天場。

這都是吳二爺鬧的，他不能不負責任。爲了這責任，他又得打主意改談吃喝問題。吳二爺說是自與他的長官的主任交遊而後；對於吃喝乃非常大有研究了。

有一次，他的長官的主任邀他們全體同事的席。那真是大排場！吃的是大菜，地方在國民大飯店。酒席設在跳舞廳旁的雅座裏。地下鋪的是花磚，天花板下懸着的是五彩電燈。屋裏裝璜得跟那皇宮一般。——吳二爺沒去過皇宮，但他理想中的皇宮是最關的，而現在他認爲國民飯店是最關的，所以國民飯店就等於皇宮，當中擺着一張長條餐桌

，桌上鋪着雪白布單；布單上在相當的距離間一字擺着幾瓶花。吳二爺頂喜歡花草呢，像如今的冬天，他府上臥室書房兼客廳的窗台上就擺得有兩盆麥芽和一顆太像蒜苗的水仙。所以現在他也特別注意到了這幾瓶花。然而又不只限於花；此外他也驚奇於那些方中疊成的各種不同的物象，羨慕於那些輝煌璀璨的刀叉盤碟——在那些東西上面，每一處都光亮得可以照出他吳二爺心下自以為有身分的影子。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太好得叫吳二爺感到不小的壓迫。

壓迫從主人駕到的時候開始——主人最後一個到，全體十幾個人，排班肅立，鞠躬迎接，主人真是洋味重，一到就跟每個人握手，一個不拉下，輪到吳二爺，吳二爺一直努力笑着。兩手剛觸着，渾身都發熱；而主人握着特別加勁，一加勁，幾乎把他吳二爺的手指都捏斷了——疼更不提，疼就是教訓，他懂得此刻做主人的他的長官的主任的威力。屈服於這威力，渾身不自在，又好像自己多長了兩隻手苦於無處安放。

這兩隻手却又隨時得用着牠們，入席之後，先在懷裏攔一攔，繼又在桌上攔一攔，隨着主人一致動作，拿起方巾展開，鋪在懷裏。再拿起刀叉，聽得一聲請，回答一聲「謝謝」，便就動起手來，但他吳二爺總覺得警扭；刀又不聽兩手的使喚，橫來豎去，越小心越弄得叮叮作響。兼之又感到壓迫，在他的長官的主任跟前，他的身分決不替他做



主調。他只得集中全部注意力於那端坐在桌端的主人身上，聽着他一言一笑，瞭着他胖臉上的一喜一怒；雖是自己也在吃着各種小菜，實在那裏會嘗出一些味道來？

肘上被人一撞，竟把吳二爺吓了一跳，兩手本能地捏起拳頭。照拳法上說，撞肘就是挑戰，所以他以為誰要跟 he 打架呢。然而不是，是侍者送來的湯盆，一大盆湯直送到他的鼻尖上，叫他不知道該怎樣做，他楞地望侍者，侍者穿着一件白制服在那裏木立着，神氣非常高貴，高貴得叫吳二爺自愧不如——不用打架，他自己先就認輸了。

光說吃大菜，吃大菜多不容易呀，他已是遍身流汗了咧，而且他還真不滿意，所以他又挺起胸膛向蔣老三他們大聲說道：

「大菜有嗎可吃的呢？冤人的，不酸不甜，半生半熟，吃完了還給你一碗苦藥水喝！」

自然還是——

「實在，中餐好，我們主任也親自跟我說過：『外國人說的：『西洋的建築，中國的吃食，日本的女人，是世界上的三絕！』』我們主任常常陪同他們外國人吃中國菜，他們不開眼，便要叫出一聲什麼『汪燈甫兒』(Wonderful)那是嗎話呢？我們主任親自告訴我，那就是『神妙啊』的意思。嗨，真是一點不錯，要不，三爺你問問衆位，像今天，

誰也不吃得個酒醉飯飽？」

何須問得！他吳二爺就吃得一路還在打噎隔呢。這時他已經跑到勸業場對面的馬路邊上了。——儘管掏出手巾理鬍子，他却沒有跨過街的那邊去。

兩邊是四五層六七層的洋樓，每個窗孔都閃耀着亮晶晶的燈；樓外也是燈，一條條的霓虹光連接着，自樓頂到腳下，儼然繞成了一道燈峽谷。峽谷之下，自然是馬路，現下馬路也被照耀得如同白晝，車來車往，老遠就看得清清楚楚：咕咕咕，嗚嗚嗚，是汽車；叮叮噹，叮叮噹，是電車——此外吱吱略略牽連不斷的膠皮還不算。吳二爺原是就着一份老大的心的，摸摸馬褂襟前的圓證章也沒用，他怎麼敢輕易抬起自己的腿？必然得等着，等到一個時間，來往的車流暫時中斷，這才能鼓起全身勇氣，打算效法拳術上的一躍身躡過去。終於只是裝了裝樣子不曾真躡，仍然拖着兩腿蹭。戰戰兢兢地，越想快，反而倒慢了。眼睛這下倒靈敏，從眼鏡片外早已望見有電車開來，心裏一驚，不由自主地立刻向後轉。雖然平安達到街邊，可惜仍然是原來站着的一面。一半爲了洩憤，一半也是顯本領，這就毫不猶豫地一跳，一步跳上了人行道上。

他只恨自己不會飛，要會飛，飛來飛去多便當？畢竟人類脰臂下面至今還沒有長翅膀，人家橫過馬路都顯得很從容，人家也不會被汽車電車軋死而作爲他吳二爺耽着的那

暴自棄的念頭：「要給軋死，咱們就死在一塊兒，咱們誰也別想一人活著。」

所以事後置身於街這邊，他頭一個頂筋心，他佔了便宜了。人家竟沒有發現他跟在他們後面而拒絕他，他得以毫不吃力地跨過馬路，他們多冤枉？於是他急忙和他們分手，不跟去勸業場而獨自去天祥市場。暗中一人獨自樂，因此興致也非常好，買臘八粥的材料，一定由兩毛錢加到兩毛五分錢。

專賣臘八粥材料的文利在天祥南門內。好傢伙，門上排滿了大籬箕，米糧豆麥，不下三十多種。——要買就得樣樣都買到；挑着買，他吳二爺捨得放棄那一樣呢？

雖說這兒是外國地，雖說外國地的舖子全帶洋味，雖說他吳二爺又並不喜歡洋味。

——像文利，元宵月餅的餡子都是用奶油的，他就不會買過，便是證明。但如今臘八粥的材料之中就有西米和麥皮，也帶洋味，但他却不大計較了：一則因為樣數少，三十多種中，才佔二種，仍不失其中國本位，二則因為買處便宜，十枚八枚也可包一包，居然價錢賤而帶有洋味，那又何妨玩一玩？

他的長官的主任還瞧不起吳二爺，其實有些地方，他吳二爺何嘗堅持着牙關不融化呢？

只是清晨起來，嘴裏發酸，舌頭發澀，嗓子發燥；唬唬練過一套太極拳，嘩嘩嘩啦啦過嘴，呼呼呼洗過臉之後，穿上大棉襖，在拿起玩慣了的兩個核桃之前，他必然提起二奶奶早就替他沏滿了壺的大茶壺，一手端着一隻大茶碗，滿滿斟上一碗，囁囁囁囁地喝了下去；然後又斟上，又喝；事不過三，頂多三碗，漸漸肚子已經鼓起來，兩手捧着搖一搖，「德尋三大碗茶水王裏面晃晃，這才夠了，印還志斟上，爲嗎呢？那是爲了風雅。」

吳二爺本是風雅中人，他的風雅事業之一便是愛花草。公餘居家，親手栽種，而在這時候來觀賞牠們，於是一手提了大茶壺，傻裏呱噠地面對窗台，觀賞着擺在窗台上的幾盆寶貴花草：兩盆由綠變黃的麥芽，一顆太像蒜苗的水仙花——但是沒開花，然而已就使他滿足了，開花不開花是沒關係的。實在說：是一幅風雅的「賞花圖」。那目的不過消茶而已。

「囁囁囁囁……又是三大碗。」

「真叫我瞧不上眼」，那位主任曾經向着每一個人大聲疾呼地嚷過，「多野蠻呀，喝茶竟不用茶杯？一喝竟是幾大碗！我告訴你們，在前清李中堂辦外交的時代，外國人就批評過中國：『單看他們喝茶一件事，就知道他們會將國家弄貧窮。』」在自天津還是國

「真真氣煞我也！啊——My God——」

可是，生氣也無用——即便氣死爲止也無用：各磁器舖的小茶杯並不因此而暢銷；全天津市的人們喝茶並沒改變方式：比方仿效福建人，沏茶用小壺，斟在酒杯裏，不喝而細啜，一天啜到晚，好像上了癮。

其實天津人的喝茶也等於上了癮，他們的癮是在多喝——「嗷嗷嗷……」，一喝幾大碗。

國貨售品所或中原公司每一次大減價，賣得頂多而賣得頂快的第一便是大茶壺。專以天津爲市場的唐山啓新磁廠即將停止燒製茶杯，專門的茶杯工人都陷於失業的憂懼。然而天津人並不關心，並不基於同情的買一隻茶杯捐家去當古玩擺設。

竟沒人肯聽那位主任的高論，連他吳二爺也不，則他吳二爺之不能被他的長官的主任重視，自屬當然。當然之外，却還有個偶然——不是偶然，簡直是必然。這在吳二爺方面，始終模糊莫解。

在他認爲：主任如果瞧他不順眼，那是應該，那是天經地義；倘或忽然順眼起來，反而沒得說的了。

信不信聽便。——他自己就不敢說開去，也就是顧慮着這一層。其實事情倒是千真萬確的！

當他低頭一步跨進公事房，就有一個異乎尋常的人來跟他打招呼：

「吳二爺，您早啊！」

「早啊，您哪！」他直彎腰不迭；一彎腰，滿肚子的茶水和臘八粥就幌蕩着直往上湧。趕緊偏過頭去，打了一個嗝；嘔——呸！」

而那人更追上來迎着他的臉：

「您昨兒晚上下了館子來吧，我猜得着。」

「沒。只早上偏了您喝了碗臘八粥，今兒不是臘八節了麼？嘻嘻……」

委實不能不笑了，得分跟誰說話。現下跟他說話的張辦事員，誰不知他張辦事員是他們的長官的主任身旁獨一無二的紅人兒呀！要不，吳二爺怎樣會把他看成異乎常人呢？

「嘻嘻……」異乎常人的張辦事員真有點異乎常人；往日裏永遠用半隻眼睛睜他吳二爺，他們之間從沒說過話；今天却又找上前來，儘說沒有完，顯得頂親熱。吳二爺湊着趣，對他笑，他更湊着趣，對吳二爺笑。還又說：「您倒真會享福，獨個兒躲在家裏陪太太喝臘八粥，也不請請客。人家蔣三爺還說請過您呢。——蔣三爺，他請了您了嗎？」

「您也認識蔣老三，張二爺？」

難怪張辦事員肯和自己交談，原來他和蔣老三也相識，所以才這樣地破格賞臉。

「還說不上認識，」可是那位又搖頭，「剛只會過一面，二爺認哪。也是在一處朋友家裏，他還提起公呢。」

怪，真是怪事；昨晚還擾了他蔣老三一頓，怎麼他當時都沒言語一聲！——那裏知道蔣老三跟張辦事員的會見恰恰在京來順吃飯之後呢。不錯，他蔣老三向張辦事員提起了吳二爺，不提還罷，一提及將他提高了不止三級。

「您有位貴同事吳祥卿吳二爺？」——「哦！——」，「他是一位很有道理的能人呢！」

——「哼！——」他家裏趁了許多銀哪錢，從生意裏賺來的。他家世代代都經商，舖面開在估衣街。在城裏，誰人不知道他那有名的吳家！——「唔！——」到他這一輩，他不願意單做生意了，他才弄上這個差事，天天上衙門。這也是天津衛的一種風氣，士財主們怕遺事，寧可掛個名兒在衙門裏。掙錢多少不在心，他家裏有的是錢，不靠拿錢回家過日子。——「啊！——」看不出來吧，他還有位少爺在上中學哩，滿身洋服，穿得頂漂亮。——「咳！——」可是他終身是個有道理的能人！——「噢！——」當差當

得好，連他長官也很看重他，是不走，您哪？」

「是。」先答應着，回頭便去報告主任：「看重」的表示，馬上應該開始。

故而這一早特別提早上班半點鐘，專在那裏等着他吳二爺，以補從前疏遠之罪。

——人家是土財主啊！

而他吳二爺那裏想得到「土財主」的稱呼的影響於身分會遠在他馬褂襟前的圓證章之上呢？

張辦事員又跟他說：一會主任就要來，來了還要找他談一談。

他就更不知道怎樣才好：急忙摘下還罩在瓜皮小帽上的那頂紅頂恭喜帽，摘下銀邊眼鏡，脫下大氅，解開圍脖，卜卜地拍去身上的土；打一盆熱水，再呼哧呼哧地洗過臉。然後才整整衣領坐下來。坐下來，並不安靜；摸摸胸膛，心臟直在蹦，摸摸前額，肉皮也發燒。——幸虧他所期待的主任恰在這時候走來，如其多一會工夫，恐怕他竟會支持不住，因而病倒了哩！

果然主任對他非常客氣，立刻請他坐在辦公室旁，和他有說有笑，別的同事們都拋出羨妬的眼光掠着他。更是那位張辦事員，有意地站在桌頭上，正在他們兩人之間，歪着腦袋，隨他們的談話而轉——主任說話時，吳二爺便瞧得見他後腦瓜上留着的平頭



「我總因爲忙」，那位主任十分滿意地結束着這次的談話，「很少機會和諸位同事長談。想起來真是慚愧。以後在公餘之暇，我一定和諸位多多聚會。祥卿兄，您儘管請到舍下來玩，要是高興，我們還可以湊湊小牌呢。——消遣嗎，有什麼關係呢？外國人就頂愛打牌，所以每年麻將出口還佔很大的數字呀！府上在城裏。城裏我久想去而沒去過，多會我還要拜望您去，借此參觀參觀真正的天津——那裏才真正的保持着天津的風味。至於海河兩岸，說不得，左一塊租界，右一塊特區，——它的前身仍是租界，那已經歐化得不像是中國人居住的地方了，多可嘆呢！」

這一嘆，那主任竟像一反平時的觀念：中國地真是天堂，租界反而又無當尊意了。那裏想得到呢？當初既有個大主席不住租界，現在中國地又住着一個土財主——財主雖是土，然而總有錢，有錢就有身分，他吳二爺是有身分的。自己雖然是主任，可是沒有錢，沒有錢，就是主席也無用。——那裏能與吳二爺比一比？吳二爺又住在中國地，因此，他是再也不便卑視那個中國地了。

更因此對於海河也平添上一點感情。

每可日地流着！

只是直到看過海河，一時轉過來的觀念又變成遊移了。——滿眼洋樓，屏風在海河兩岸，氣派非常雄壯。海河如帶，上面橫跨着金鋼橋，金湯橋和萬國橋，乃更成爲增加氣派的點綴。像古時腰帶上的雕花寶石一樣，腰帶的本身是沒有多大價值的，裝上寶石才立時顯得華貴，這就是說海河的氣派，也全靠了洋式的樓房和鋼橋來裝點，倘若天津市內沒有租界，仍然主持在中國人手裏，該是怎樣一種光景呢？中國地的人只會在腰帶上裝寶石而不會在海河上面造鐵橋，兩岸上蓋洋房的啊，對不對呢？——憑海河自己來說吧！

海河可不言語，只是汨汨流着！

關於中領地的地位以至對於整個天津市的好惡，這時在那位主任心裏，幾乎成了沒法解決的問題。幸而打了一個嚏噴；「啊——嗆！」搖搖頭。天大的事情都可以在一聲嚏噴中了之。實在，與其空費心思，不如閉着眼睛養精神；要不，他早就該瘦得像一隻蚊子了，那裏像如今的胖得勝似一個臭虫？而且他正在羨慕着吳二爺的有錢——他便想到了只有錢，才能決定一切，有錢，天津不也就是天堂，海河就跟銀河一樣；沒錢，待在倫敦紐約也如墮入地獄，海河嗎，奈河罷咧！

人家吳二爺有錢，所以也無損於住在中國地，忘記了自己身為主任，只望和他交成朋友，最好更能夠做到有無相共。

「萬事皆備，只欠東風——咱們就差法幣，別放走了這麼的一個好主兒，拉攏拉攏，彼此有利。」

張辦事員的意思一點不錯。這些話他何嘗沒想到，就差沒說出來。姓張的真機靈，成，有他的——不由不微微一笑，但還是沉住氣，別在屬員面前洩了底：

「那末，你就去跟他拉攏罷！」

一堆肉趁勢往椅背一靠，兩手放在扶手上，胖臉上擺出個不大在乎的樣子。

「又派我！」那紅人兒馬上鼓起嘴，終久也笑了，誠心要撒嬌。

「好處大家有份呀！」雙手還在扶手上拍了兩拍。

「那還用得着說」，這就安了心，「沒法子，攘我打頭陣，先請他吃一頓，怎麼樣？」  
「咯咯咯咯咯，少不了請我作陪。」

這當然是玩笑話，實際上連他也做了主人，等到一塊兒從玉壺春出來，他便一把將吳二爺拉着：

「玩玩去，我請客！」

「不啞！不啞！」吳二爺一聽慌了手脚，太出乎意外，使他感到又驚又喜！尊貴的上司居然肯和下屬講平等，這是那裏說起？「是，不啞；得跟主任告個假，您哪；是，是；我該跟主任告個假，您哪；是，不——」不過倘然推辭不脫，倒也是求之不得的，能夠陪着尊貴的上司玩玩，這一輩子就沒白活，夠多體面呢？那麼，再探探口氣：「不啞，要不我還是一——」

「得了，別再告假咧，您哪，」張辦事員加上一隻手來推他一把，「一塊兒走吧！」

學去了，一直沒來，馬連良要來說在新年後；電影也沒好片子，好片子都留待過年賣座；小梨園走了劉寶全，別的就沒嗎可聽的；上巴黎舞場，吳儀二位都不會跳舞，胖主任呢，也不會。

「乾脆打茶圍去」，張辦事就歡喜這回。

「不，」主任搖了搖頭；「找姑娘的事祥卿一定是老手，這回玩個新鮮的。——要不，咱們上回力球，祥卿兄，您常去回力球嗎？」

「回主任，嘻嘻，還沒去過哩，您哪！」

「那就好，咱們上回力球去！」

矮胖子便頭裏帶路，高個子夾在中間，瘦小個跟在後面。——他跟在後面想：這胖傢伙的算盤可真精，請客上回力球，賣了人情不化一個大。那不行，咱們走着瞧吧！

吳二爺可就很滿意了。一行穿出秋山街，上了渡船，連幾個銅子的船錢，主任也慷慨地請了客。親親熱熱地並排坐在船邊上，越談越投合，聲音裏洋溢着感情，深覺相知恨晚。攪得他吳二爺彷彿有點醉醺醺，可是他沒喝酒，那嗎大概是一跟斗栽進夢境裏。

夢中景象飄飄渺渺，這正是。船在水上浮移，恰如夢境的悠忽！

海河汨汨地流着。

在夜空下，河面閃耀着黝黑的光波；兩岸繁密的燈火，賽過天上的星羣。——仍如在夢中，他吳二爺陡地感到惶惑起來。

他在所生長的家庭和所接觸的社會中受到的教育，五十多年的教育，結果是使他相信了「命」，承認了「命」；根據這「命」，於是他判定人間的遭遇，都有「命」在無形中主持。「命」雖無形，而顯現於外表的必要跟那被賦給的「命」恰合，那外表便是「命」的外形；像貌，聲音，態度，語言……一看就能看出來，一聽也能聽出來，誰是誰，誰不是誰。人家蕭振華，做主任，真有個主任的派頭；長像厚重飽滿，像個主任的；聲音響亮宏爽，像個主任的；舉止大方，言語流利，都是與衆不同。這都是「命」，他吳二爺不能不服人家。兩人相對，他連正眼也不敢瞧一眼。別人就不行，雖說張乾飛辦事員是他主任跟前的紅人兒，總也難於比擬，都是「命」呀！怎麼的？一位是主任，一個是辦事員，主任終是主任，辦事員終是辦事員，中間還隔着一層哩。果真主任幹嗎，他竟自跟着幹嗎；他要幹嗎，主任也肯跟着幹嗎，誰還分得出誰是主任，誰是辦事員，上下不分，世道成嗎世道呀！「命」呢，命好命壞又從那兒看得出？——可是如今，儼

近一些就更熟識一點，更熟識一點就越找不出特別處，就只剩下了平凡，半生家庭社會所給的教益，一利全給推翻，焉得而不惶惑起來？

幸虧觸類旁通，他吳二爺頗有這樣的本領。仍是根據着『命』，他這回想到他自己。自己正走嘴運，三不管的趙鐵嘴給看的相：「交過立春，明年一年中有三件大喜事：『加官晉爵』，『招財進寶』，『添人進口』；就憑着這張嘴，您哪。」是了，總是自己『命』也不劣：現下雖說不是主任，將來——誰知道，要不人家主任怎樣會來屈尊交游？三件喜事裏面最要緊是頭一件，只要頭一件能夠應驗，第二件自然會連帶地應驗的。第三件呢，許就應在壽春身上：壽春那孩子過了年夏天就在中學畢業，也該趁早娶一房媳婦了。那麼，在『加官晉爵』，『招財進寶』之後，再加上個『添人進口』，『嘻嘻，樂在心裏，心裏要笑得喘不過氣來。

笑是勝利的笑！西方的文化終戰不過東方的文化！那怕眼前四圍的建築都是洋樓，那怕連脚下踩着的街道也是柏油馬路，而在馬路上走着的人們中之一如吳二爺，就不會感到絲毫影響，胸膛裏依然包藏着一個類似千百年前的古老的心——東方文化的結晶。擁有這結晶，發展出來便成了無視科學，無視物質文明，以至於無視一切西方的文化！

比方這回力球

「那算嗎玩藝呢？鐵絲網子裏邊，兩個穿紅穿綠的人，使一把瓢，把那白彈子似的球衝着牆上打來打去。有嗎可看的，您哪？還不是跟着耍猴的一樣！」

「不，」胖主任可不謂然，小鬍子翹呀翹地就熱心地解釋着：「人家這是技術，練好真不易，所以價值也大。別看他們一個個蹦蹦跳跳的像活猴，人家一個月說多能掙千兒八百塊。」

千兒八百塊——好大的數目！吳二爺又弄成開口不得，傻哩呱噥地坐在那裏，摘下眼鏡，瞪着眼珠子只看着人羣叫囂奔忙，有的歡笑，有的又嘆氣，滿地拋着五彩碎紙片，一些鈔票送進了高櫃裏。

主任和張辦事員當然都比他吳二爺內行，却終不曾買過一張票，每每到頭落得後悔。只顧唧唧喳喳埋怨太息，竟忘記了身旁還多了一個吳二爺。吳二爺越坐越沒勁，自又不便單獨站起來。權且合一合眼，合一合眼就居然打了個盹

神游三不管，趙鐵嘴直向他拱揖道喜：

「加官晉爵！」



他也拱揖，却向着他長官的主任：

「……全靠主任栽培，在上頭面前，還要多仰仗主任美言提拔，是，咳。祥卿總願効勞您哪，明兒個主任賞光嗎？祥卿請主任喝一杯，是，張二爺，您也一塊兒，咱們聚一聚。」

「抱歉之至，明天舍下祭鼈。」

張辦事員倒誠心有點裝蒜，還是主任爽快，接過來就應允。

「沒錯，咱們都是好朋友，我擾你這一頓。」

「一言爲定，那就不再下請帖了。」他也拱拱手，然後夾着那個紅人兒，「誰家不祭鼈？祭鼈在夜裏，吃頓碍着什麼呢，您哪！」

於是張辦事員又伸手掀斜帽子，搔了幾下平頭，還做一個苦臉，表示答應這個約會純是出乎無奈，顯得吳二爺幾乎高攀不上，說是呀，他怎肯與吳二爺講平等呢？

不過應允總算應允了。只須應允，吳二爺也就不勝感激之至。季節已經交上立春，好運自此開始，從此步步高，高，高——脚跟就像沒着地，打一個閃失，差點沒蹣一個跟斗。

是外國地啊！——又重新耽起那份心，放穩了脚步，摸摸馬樹上的小圓證章，揣起

身分：扣好恭喜帽，戴好圍頸，裹緊大氅，也斜着眼光從眼鏡片外四下瞭着，屈着腰，賊一般地趕緊抽身，打道回家。

有話家裏說！

家裏，這時候正熱鬧着呢。大學中學都放了寒假，壽春和他五爸都回了家。五爸回來得早，連同書籍被蓋足足裝滿了一洋車。二奶奶接着他，察言觀色地問短問長，又趕着吩咐劉媽打掃他們叔姪倆的房子。他是兄弟，又是做嫂子的照看成入，他不以堂弟自外，一身忠厚，滿浮着親愛和恭敬；反而是二奶奶，親熱雖說親熱，但這親熱裏面彷彿包藏着幾分畏怯，或者更不如說：那份表面上的親愛了，根本是發生於暗裏的畏怯之中。——如他當家的之對於他的長官的主任。其實兄弟非主任可比，又有什麼可畏怯的呢？方面大耳，慈眉善目，低低的鼻子，厚厚的嘴唇；走道踱方步，連螞蟻也踩不死一匹；揮手慢遲遲，連飛的蒼蠅也不怕他。對人總是笑，然而半天可以不說一句話；倒是關上門做功課，一做就做大半大。兄弟真是好兄弟，做嫂子的也忍不住要誇獎；誇獎儘管誇獎，畏怯可真畏怯。越畏怯，他越恭敬；他越恭敬，這就越畏怯。——連吳二爺也在內。吳二爺時常嘆氣：「家當是老五的……」畏怯的心就不禁油然而生了！

回來，光人一個，只肩上掛着一雙冰鞋，腋下挾着兩本雜誌；進門摘下航空帽向角落裏一扔，便嚷道：

「我餓啦，還不開飯麼！」

這就該瞧二奶奶的！按道理說，誰養的誰心疼，二奶奶對他一切都可寬容。只是礙着有老五在呢！老五真規矩，那能夠儘護着兒子不響一聲？罵總得罵一罵的。何況打罵兒女是母親的權利，二奶奶是向來不放棄任何權利的，於是她就開口了：

「不餓你還回來呀！你這沒家沒室的野孩子！進了門，誰也沒問一聲，開口就要飯吃。誰該了你的飯嗎，你娶我罵你什麼呢？你沒瞧瞧你爸爸還沒有回家呀，你哪。你爸爸整天在家裏忙，在外面忙，忙的是嗎？你唸的書呢，都唸到狗肚子裏去啦！……」

享受權利並不是什麼舒心事，二奶奶費力過多竟於喘起氣來。兼之那個挨罵的人滿沒聽，光景並不覺得做母親的是在罵他或者罵的是他，反而若無其事地放眼亂瞧，瞧着小牛坐在矮凳上向他竊笑，他就滑着溜冰的步伐，躡到他跟前，做一個鬼臉，悄悄地道：

「給我找點點心吃！」

「你還配吃點心？」做母親的又拉開嗓子，却沒法接下去。語氣到這裏一頓，下面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從反面發展到最高點，由罵進而爲打。——這雖可以保持自己的權威，但終於不忍下手，「打在兒身，痛在娘心。」豈不是成了自己打自己？這不行。不行就只有二：從正面收束，罵儘管罵兩聲，點心還得給一點。

點心是一盒爲祭禮買來的關東糖，而預備收束的罵聲則將他來跟小牛相比，使之自愧：

「還充嗎哥哥呢，長了這麼大連人家小牛也不如！」又叫小牛：「去請五爸也來吃！」然後正式結束，「別脹壞哪，少吃點！」

那個偏要多吃；塞滿了一嘴連嘴唇都包不過來，而且知道媽媽的罵到此爲止，好吧，他的嘴還閑了半天了呢。

「老太太，」他嚙下嘴裏的糖，開口：「你歇一會兒吧，您沒錯，是呀，我不如小牛；別提疼疼他，就疼不疼他他比我強。您知道學生上學有三個時期？小學生頂用功，頂勤快，天亮就起來，他們算是：『披星戴月』——就是小牛。到了中學，像我這樣，人也大了，事兒也多了，瞧個電影兒，講個戀愛兒，才顯得風流；還要一身瘋瘋癲癲，滿嘴哼唧唧，才顯得有才氣。這叫什麼呢？這就叫做『吟風弄月』。再到了像五爸那

「麼樣？老太太，你別瞧我不起，我還不到喝風飲雪的時候！」

「也也也也也……什麼！什麼！什麼！又在賣弄你那

爸走來，便也衝着他，對抗着。

媽媽卻擒住他的話尾巴，一半也說給那所畏法的老五：

「你那配跟你五爸比？你五爸畢了業還怕沒人搶着來請嗎？」老五，您也不管教管教您的姪兒！快來吃點糖吧。這是買來叨供菩薩的，倒先供了他這位活菩薩了！」

「壽春真有他的，行！」老五只笑，斯斯文文地挑一撮糖。

「怎麼樣？」壽春就又跳起來了，「只有我五爸懂得我，會疼我！當然，我不能比五

爸，他跟我是一路的人：他是「在裡」，我「在裡」，規規矩矩做君子之人；我是「在家裏」——論仁講義，英雄好漢，一個不對勁，咱們就拚個你死我活！來來來！小

牛。」

伸手抓小牛，小牛直往媽媽懷裏躲，媽媽護着他，喝着那英雄好漢：

「你瘋了嗎？真真我疼你一頓哪！」

「我沒瘋！」他更挺起胸膛，集中所有的英雄好漢的氣派堆集在那挺起的胸膛上。

我沒瘋！抵抗我們的敵人只有這樣幹！五爸不成，君子之人不成，專靠英雄好漢！看看在綏遠！實在，綏遠還差勁；明明是抗戰呀，勦什麼匪呢？明明該進攻，只防守就失敗！

他說着，又只見胸膛越挺得高，彎着腿往前踢了一腳，然後一個轉身，一拳，兩拳，三拳……拳拳打着空氣。

「你活膩哪！」二奶奶實在看不過意，第六次又拉開嗓子，「你怎樣一點不像你爸爸呢？你爸爸，多聖明！」

聖明的爸爸可又喜歡這樣英雄好漢的兒子。捻小燈光理着鬍子，玩着核桃，嘴巴幾乎挨到她的耳輪上：

「您別發愁，年青人，火氣大，總是這樣。不啻，多上點歲數就好了！現下要緊的是給他娶一房媳婦，才能拴住他的心。嗨，如今的世界也變了，不給他討媳婦他還不會自個兒去講『亂愛』！早辦早了，了了咱們做父母的一番心事。咱們都是五十以外的人了。您哪，人生一世，有幾個五十歲呢？趁着我從今又交好運；我的主任也很看重我；趁這給壽春那孩子討一方媳婦，湊合成一門喜慶。多美！——將來，壽春那孩子倒是有出息的，您放心，俗話說得好：『有其父——必有其子』哪，那還有假的！」

成了一條縫。——眼睛合成一條縫，什麼也看不見。其實也不用看，心裏早想好了：娶兒媳，抱孫子。兒媳和孫子的幻影黏附她二奶奶的心上：搔抓那顆心，吮吸那顆心，弄得牠一陣陣地發癢；因此更耍笑，更笑得滿臉打皺，合成了一條縫的眼睛更沒法子睜開。

不等眼睛睜開她就急着囑咐：

「那您還不把他的八字開出來？會見朋友，趁早託個媒呀，您哪！」

「也不忙在這一時半時，」看起來吳二爺總比二奶奶沉得住氣：不慌不忙，手裏仍自輪轉着那對光滑的核桃。「等過年有人來家拜年的時候再跟人提吧，實在，這些日子我還有好些緊要的事要辦呢。頭一樁，明天得請一回客，請我們主任，嚇，他很看重我。」

第二樁，您瞧瞧我——您瞧瞧我……您瞧瞧……

「瞧瞧您嗎呢？」她這才睜開了合成一條縫的眼睛。

「您瞧瞧我：我的眉毛是不是顯得高了？」

不說看不見，一說，不錯，不錯，光景是高了。

「這主財！」吳二爺解釋，「第二樁，我得買張彩票。」

「又買彩票？恁哪！」二奶奶記得從前買過一張彩票，白拈一塊錢。落了空——一切計劃都落了空；當初，都以為十拿九穩必然得着的頭獎的錢，早已支配好了用處的，又誰知財神爺騙了三牲供物而不幫她二奶奶的忙！

所以再一提起彩票，比嗎都靈，她滿面的皺紋立時平復，兩眼大張——她真急哪。吳二爺只好再來安慰她：

「這回一定得，恁哪！我說的，沒錯！可恁得依我的話：別讓小牛知道，也別讓壽春知道，連老五也得瞞住；偷偷把彩票供在祖宗位前的香爐裏，早晚記着燒燒香。憑我的運氣，憑恁的誠心，頭彩定拿了，沒個跑，恁哪！」

「真的嗎？」

「可不是真的嗎？」

「誠心，我頂誠心，」她又笑開了，滿臉再打皺，兩眼再合成一條縫，「可也得依我一件，恁哪！」

「好辦，好辦；十件都行！」吳二爺此時非常慷慨，手裏的核桃輪轉得特別響。

「中了獎的錢得歸我分派！」

這就不行了，停住了手裏的核桃，改做搖頭。



我給您，明天讓客的錢往後也在裏面扣除，都成，剩下的可通通得歸我。唉，我不白化呀！要娶兒媳婦了，先得拾奪拾奪屋子，得化錢；也得改裝電燈呀，又得化錢；從請媒下聘起，到兒媳娶進門，想一想該化多少錢啊！咱們那兒有錢呢，家當都是老五的，叫我怎麼辦，您哪？——一準歸我！都得歸我！——

「不啞，嗨，不——」吳二爺撇着嘴，立刻跨過來攔阻她，彷彿中了頭獎的錢已經被她抓在手內。

「一準，一準——都得，都得——」她也揮着手堅持着。最耽心，怕的是這回又輸了。

「不，不，不——」偏偏他真還要她再輸一次，紅了臉，嘴上的鬍子直挺挺，在那裏，傳散出了生爲丈夫者的威風。

二奶奶果然又輸了——馬上傷傷心心地偷泣起來。

45  
空氣陡地沉靜。沉靜！沉靜！——他吳二爺這才轉身坐下。放下核桃，掏出手絹擦擦鬍子。一擦鬍子，便聽出自己嘴裏還在嗒呼嗒呼地喘氣——再遠一點，又聽了二奶奶嗒呼嗒呼的偷泣聲。——再遠一點，又聽出了屋裏火爐上的水壺開滾得嘩嘩啦啦的翻響。

。——再遠一點，又聽出了那邊屋裏唧唧喳喳熱鬧的談話，跟着還有歌聲：

「轟！轟！轟！」

我們是——開路的先鋒！」

這是壽春。他歪躺在床上，腰部橫壓着被條，衝着牆，兩腿筆直地豎在牆上，忽然又將腿往旁邊一蹶，以屁股爲重心，轉了半個圈，腿恰擱在床沿邊。放下腿，站起來。身子向前一扑，扑向坐在桌前的他五爸的後肩上，雙手抱着他的肩膀，搖了兩搖：

「五爸，我的錢全交了援綏捐款，兜裏一個子兒也沒哪，明天您請我吃狗不理的包子去。」

五爸正在專心看着一本厚厚的洋裝書，沒工夫答應他，只點了點頭。

「我也去，五爸，」小牛也跑過來，扳起他的臉，央求着。五爸仍只點了點頭。只要點了點頭，小牛也就笑了。

「咯咯咯咯咯咯……」

而他哥哥却：

「哈哈哈哈哈……」

轟！」

握起拳頭，比劃地在他頭上打了三下。

有其父必有其子，壽春會出主意，放下午飯的碗筷，就催着他五爸走。老五記得：他要做叔叔的請他們上狗不理。可是剛才吃過午飯，要上狗不理也得等晚上，忙嗎呢？壽春就是這樣地忙！他有想頭；老遠跑到下邊去，難道光爲了一頓吃？除了吃，至少也應該去一輪光叨呀——電影，他算起來足有兩月不曾看過了。

小牛首先贊成，拍着手，蹦起來有兩丈高。

老五好說話，說怎樣就怎樣，當然，壽春是摸透了他五爸的脾氣的，要不，他的主意也不會有這麼多。

因此，從光明出來，他的主意又變了，模仿着電影明星的姿勢，擻擻鼻子，將肩膀撞他五爸一下，問：

「嚇！噓氣味？這麼香？」

「煎餛飩子呀！」小牛以爲只有他才知道。

「這要講着這『懶』哦」的尾也他已經一步蹣跚到街邊的煎餅果子小攤旁，吩咐着。

「來一套『加鷄子』」

前該老五仍只笑，並沒一絲勉強。臉一微笑，幾乎是天賦給他專有的特權。他充分地享受了它。即使是國難當前，也還堅抱着救國不忘微笑的主義呢，何況區區一套煎餅果子？

壽春睜着嘴吃得挺香，餓壞了小牛，慾望深藏在一對黑漆的小眼珠裏。陳五爸，五爺又是笑，他也笑。笑得笑着笑着又笑出一套來。

再然後又一個要糖瓜，一個要玉蹄腳，一個要輕氣球，一個又要燈籠；兩個比着，一個賽似一個，老五再不提起該去狗不理，沒準哥兒倆會將市場裏的年貨真個乾淨。這狗不理專門賣包子，這是著名的天津包子之中有名的豬肉餡包子，加上那奇怪的字號。於是更加著名。年青人愛的是奇怪，壽春出的這個主意，何嘗不是受了那個奇怪招牌的誘惑？不過吃的不是招牌而是包子，皮兒薄，餡兒成團，肥而不膩，吃在嘴裏，滑溜溜的倒真有味兒。幸虧煎餅果子打了底，一氣才吃三十個。

飽了，一飽百不思，專想放二踏脚。聽人家的，在遠處近處，一片歷亂的鞭砲聲中，**叭叭叭**！剛在東邊響着；**叭——叭**！西邊又是一聲。走吧，趕快回家吧，回家好放二

雷——巴

吳二爺可嚇了一跳。

他的長官的主任剛說了一句要緊的什麼話，他正在偏頭恭聽，會有那樣巧；自己的身子一震，耳朵跟着發響，只瞧見那胖臉上小鬍子下面的嘴巴動了一動，但說的是嗎呢？沒聽清！又不便問，不得已地點點頭，自以爲是表示了解，而小鬍子就認爲是應諾——

二堆矮胖的身子跳起來像匹蛤蟆，跳得非常活潑，兩手捧着肚子如獲一宗至寶。不必再提身分，這時候，天下之大，他就只知道有吳二爺，他就只需要着吳二爺，幸虧天津市恰恰爲他生了一個吳二爺，反覺得天津這地方比紐約倫敦還可愛了。

他應該叫吳二爺什麼呢？

「好朋友，好朋友，」簡直一肚子充滿了感情，感情抑不住往往向外迸洩，像流水一般，隨着話聲衝出來。因此話聲也熱烈到了極點，一字更比一字高，一字更比一字快，前邊一個字剛出唇間，後邊一個字就追上前來，壓上去，壓得前面的模糊不清。「您老兄，吳二爺，真是一點不含糊，不含糊，真爽快，比外國人還不含糊，還更爽快！北方多豪傑之士，祥卿兄，您就是。咱們是好朋友，咱們從此攜手，來，請來拉拉手！……

又拉手，吳二爺就怕骨節疼，幸而不，只溫柔地輕輕握着；另一隻手還裹他，被握着手背上輕輕拍了兩下——不用說是洋味，表示親熱。

「有福同享！」握着手搖了兩搖，才放開。接下去：「有禍——不，決沒禍，我有靠山，萬無一失！過了年我們就辦，好不好？事不宜遲，越快越好；二爺，除了您我，不叫第三者參加！」

「有的，那嗎我算老幾呢？」在旁邊，張辦事員發話了，擠眉弄眼，故意打岔。

「你喝醉了吧？」那位主任也故意聳聳肩膀，故意擺出一點架子，眼睛盯着他的臉。不錯，自平頭以下，那張狹長的臉上像新塗了一層硃砂。

「嗨！」

吳二爺剛開口，却還沒等他「嗨」出來，他的長官的主任又接了過去：

「別理他，跑腿的事自然有他的！您只顧等着，等候好消息，等着分紅，全交給我——就是這樣了。今天打攪打攪，自家人，我也不多說謝謝了。明天衙門裏見。大嫂子那裏替我問好，過年到府上拜年去。」

又拱手，又拉手，這才作別。但說了半天，究竟說的是怎麼一回事呢？一句要緊給、

那倒鞋的花袍轟跑了，以後就一直沒摸着頭腦。沒用到耳朶用眼睛，可惜在他長官的主任跟前不使戴眼鏡，不管戴戴都一樣，而他吳二爺却不能不引此爲恨事。真的，沒戴眼鏡，自己就有點難於相信自己的眼晴哩！怎麼，難道身爲主任的還會來巴給他的屬員？必然是眼睛看錯了。——看錯了，一定看錯了；人家是主任，人家主任有主任的身分，人家那會……哦，只是握了握手，的確顯得親熱，直叫「好朋友」，也許沒看錯吧，唔，一定沒看錯！誰知道呢，各人有各人的運氣，命裏註定了的，這鐵嘴有言在先，這幾天眉毛也高了，區區一個主任算得嗎，他不巴結他吳二爺還巴結誰呢？

總說越想想不進，誰知一想就想通了。大概從此天下就該是吳二爺的天下了，他的長官的主任還跟他要好呢，那麼他還看得起誰？戴上眼鏡，戴上紅頂的恭喜帽，圍上圍脖，穿上大氅，摸摸馬褂襟前的小圓證章，昂然跨出飯館子。

「走哇？去哪！」

夥計們齊聲呼着，排隊相送，他就昂着頭沒理睬。

頭一直是昂着的，在電車站猛地望見對面大福來門外高懸着的紅紙牌子，牌上的金字和四週的電燈一齊閃光。左邊一個——



財	發	年	過
航空			
有 只			
三天			

右邊又一個——

在	仍	獎	頭
黃河			
個 兩			
頭獎			

強烈的光竟把他吸過街去，伸手就掏錢。掏出來的是錢，心裏才覺痛。手指有點顫抖，胳膊有點顫抖，身子也有點顫抖，幾乎連藏在胸膛裏的那顆心——到底心裏有把握。三天之後，五萬塊錢就是自己的！

揣進彩票，好像就已揣進了五萬塊錢。有了五萬塊錢，頭還得昂起來。昂着頭，累壞了脖子，脖子累得發酸，伸手直搓揉。

「怎樣了，您哪？」二奶奶倒吃了一驚。

他沒言語，只擺手，滿臉擺出了個嚴而又重。忙着說大斃，就來詣祖宗面前的陳供頭。看見供品都已擺好，舉眼示意，二奶奶便去點燃香燭。祭過灶王爺，然後再跟祖宗磕頭。還沒磕頭，先摸摸衣袋。抓撈幾下，手並沒抽出來：大張着嘴，嚴重的臉上斗然又青又白。

這於二奶奶又是一驚，直呆瞠着他。只見他張皇失措地轉了兩轉身，一頭跑進屋裏去。跟着他進去。他正在翻那剛才說下來的大斃，好容易在大斃口袋裏掏出一個淺紅紙封，手直哆嗦着，所幸臉色倒回轉過來了。

淺紅紙封送到她手裏，站在祖宗面前猜不出是什麼東西，還當做是他吳二爺預備給他們祖宗上的呈文哩，正要用火焚化，他當家的早已一步跳過來阻攔着，在不該出聲而又不能不出聲的情景之下，吃力地迸出了一句：

「這值五萬塊，您哪！」

●五萬塊，同是一向淺紅紙封馬上變得非常沉重，叫她幾乎抬不起手來，可是不抬起來是不行的，香爐在高桌上，淺紅紙封不是應該供在香爐裏？

扳起指頭算算還有一天，兩天，三天——

色也掛在他們臉上。

五萬塊錢又落了空，而且還賠了一塊本錢，雖說一日三餐因氣悶而可以少吃兩碗麵，兩碗麵就能值一塊錢麼？不值，不值！不值還在其次，瞧這好運，頭一着就不靈；往後呢……不由人不寒心。

却又不敢向寒心那方面想。他頂明白：除了靠運氣，從頭到尾再也沒嗎可靠的了。最好還是自己求一點安慰。安慰之不足，遷怒於二奶奶是方便的。

「都怨您不誠心，所以才不靈啊，管哪！」——手裏的核桃直揉轉得咕啞咕啞響。

二奶奶還是一肚子氣呢，五萬塊錢原是她們的，難道會不誠心？能怨她麼？當然不能。不能可怨誰呢？——她也不能報復似的轉怨吳二爺，吳二爺到底是她的當家的；只有她的孩子們——盡量享受她自己應有的權利。

爺——巴——她的孩子們正在院子裏放二蹄脚。

「就該怨他們：白天也放炮，夜裏也放炮，成天放炮，放來放去，一點好運也留不住！」

但壽春他們別有所樂，充耳不聞，仍然是——

訶——巴！

訶——巴！

壽春手裏拿着炮筒，拿着香火。將炮筒放在地下，伸出香火去點燃藥線。一縷火星飛濺，跟着響出一聲爆炸：訶！在天空上，吐出一團白煙，又是一聲：巴！炮筒粉碎，碎紙滿天飛散。

爆竹的聲響最富於刺激，壽春就需要這種刺激。對礮，他是自稱的英雄好漢，英雄好漢就必須在刺激中過生活，多會失掉刺激或刺激失效時，也就英雄好漢不起了。並且英雄好漢的另一特色是勇敢，放炮也得要一點勇敢的，壽春敢於放炮，壽春終不失其爲英雄好漢。

訶——巴！

小牛可不行。小牛還沒聽到響聲就開跑。本能地舉手去捂耳朵，有時候其實並沒捂住，有時候簡直就忘了，忘了倒也不要緊，不過會吓一跳罷咧，吓呀吓的也吓出了勇氣。大胆跑到他哥哥跟前，高興得直蹦蹦。但等到另一個砲筒的藥線剛燃着，心裏還是怯。

看，德索萊德索萊不言語，炮筒爆炸，他只睜一下眼睛，動也不動。地下一聲「訇」，衝上半天，他的眼睛也跟勢向天看，等到天上響出了一聲「巴」，笑意加深，眼睛才重復落下來。

小半只怕是「訇」地一聲，飛到天空，洩了氣，聽不到第二響，仍然是一個炮筒落下地，那就會一齊都失望了；老五的微笑散散了，眼睛就只好一直望着天上，無法收回；跑開了的小半也不似先前一溜兒回來，變成了拖着兩條腿一步一步地蹭，小臉上掛出一層委屈，尤其是壽春最生氣，火炮不響大有損於他的自尊心，一怒之下，跳過去就給它一脚。給它一脚還不響，到底要看過究竟，便又俯身把它拾起來。就在這時候，大概手還不拿穩着那炮筒，忽然一聲——

「巴」

意外的襲擊，即使英雄好漢如壽春那樣勇敢的人，因為沒早提防，幾乎也被那一聲炸響，摔了個倒坐。至於老五和小半，一個早已變成傻哩呱噠，一個早已吓得臉青唇白。

「這放炮，這放呢，嚇沒嚇得掉，好運倒給兜吓跑囉！」——誠心有嚇嚇壽春那

「這才屋裏又傳出子三奶奶的抱怨聲。」

「哦，我明白了，」壽春便向他五爸做鬼臉，「他們還在講究運氣，其實用不着講究，血裏如其是繁殖着奴才菌，命裏一定是註定了的奴才命——做漢奸倒是標準的材料呢！」

老五欲笑而不能。那位英雄好漢秉性不痛快，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興趣索然，揮掉手中的香火，未曾燃放的炮筒全交給了小牛，兩手插進褲兜裏，笑着嘴，區區地吹着曲，又喃喃說着：

「咱們也別再放砲了，光放放二蹄脚有嗎勁呢？咱們該向敵人開砲，打他個落花流水！喂，五爸，聽說你們大學裏分了左右兩派，您算是那派呢？」

「我嗎，」五爸笑，「我算是第三派。」

「打倒第三派！」壽春喊。一隻手抽出來，筆直向上，然後從前方落下來，比劃着。小牛趁這工夫，歸集起剩下來的炮筒，抱着悄悄就往屋裏跑。他當然沒注意到，他的確草又不在二蹄脚上面了；只顧：「打倒第三派！不左不右，不能有第三派存在。您到底左呢還是右呢？」

「你得承認我有我的自由，」老五用勁沒白用，開口就是學者的口氣，自然仍是笑着的。」

「可是我的需要自由其目的並不是爲了個人，目的也在救國呀！訓練我自己，充實我自己，訓練充實之後將來以作救國之用。現下，左右都不是我所要問的。」

你總得怪不錯哩，五爸，「壽春也笑了，一串哈哈，腦袋直搖幌。」可惜如果人人都像恁，在你們還沒訓練充實成功之前，國，早就亡哪，你還救嗎呢？五爸，世界是咱們的世界，咱們別充書呆子，預備做奴才，咱們得幹，幹，幹，幹！北方一塊土，大半都殲死過去了，就靠着北平天津的年青人一點熱血，才稍稍覺得有點活氣！」

昂頭向天，噓出一口氣。團團白氣從嘴裏吐出來，消散在陰沉的寒空裏。寒空高處有兩隻烏鴉飛過，呱呱呱呱叫出兩聲。

老五觸景生情，就忙問道：

「跟烏鴉似的呱呱亂叫一陣就算是有了活氣了嗎？我不相信！你們這羣烏鴉，怕的是烏鴉主意，許就是烏鴉救國了。可是你們的烏鴉救國能敵得過人家的水鳥外交麼？」人家是有過水鳥外交的！」

「您別瞧不起烏鴉，」那個再望一次飛到不知那裏去了的烏鴉，說：「咱們天津的烏鴉就算最有本事，咱們都該學習牠們。牠們在天津，散羣結隊地聚集在英中街花園旁邊

總教堂一帶屋頂上，租界裏的工部局討厭牠們早晚叫噪，討厭牠們滿處拉屎，幾次幾次，都想把牠們趕開。但是牠們數多勢大，去而復來，想盡了方法，依然無效，至今還是不得不讓牠們自由盤踞着。五爸，您生長在天津，這事情您知道嗎？您瞧瞧，英國紳士們，能夠降服三萬萬以上的印度人，却不能降服一羣烏鴉；能夠在天津佔租界，却不能不分給烏鴉以地盤。咱們天津人，對着天津的烏鴉還真該慚愧咧！」

一番話又說得他五爸笑而不言，就是笑，也就夠勉強的。

「您不信吧？」他問那不信願們親自去瞧瞧，順便還可以到起士林，您哪。那兒離平安離英國冰場都最近。——英國冰場的冰太好了，公共體育場和寧園都不能相比，就是賣票太貴了一點兒，資本主義味十足！」

提起溜冰，興致又好，情不自禁地權將院子當做冰場，微揚兩手，微屈兩腿，腳尖着地，旋轉縱橫，顧影弄姿，練着花樣，花樣不少，一會劃着「S」字，一會又劃「S」。一邊嘴裏還哼着無腔的曲調。

「彈擲單擲低擲單，低擲單擲擲單彈——彈擲單擲低擲單，低擲單擲擲單……」

循環不已，光陰隨他的歌聲消逝，暮靄張掛起來，天色已是向晚了，一看屋裏都已經上了燈，他五爸早已進去用功，院子裏只剩下他一個人——顯得孤單；再加飽得過久



場去再過過癮。

然而明天偏偏下了一天雪。

雪下得不小，足足積了寸多厚，一望都是白，白色裝點了都市，整個都市都像披上了一幅無際的白布單，污垢醜惡被賦蓋着，都市是高潔了，是莊嚴了，巍峨雄偉的洋樓，鋪上雪，愈顯得他的崢嶸，街邊光透的樹枝，綴上雪，也平添了幾分天矯，崢嶸天矯之外，另外還有壯闊的景象，兩岸皆白，一水長流，那便是海河。

海河汨汨地流着。

雪仍密密層層地下個不止，隨着風，在天空裏飛舞。落在地上，落在樹上，落在房屋上，鵝毛似的一片片地積起來，終於也積成了厚厚的一層，皎潔的雪光，叫人的眼睛明亮；清新的空氣，叫人的胸懷開朗。既是都市都變成高潔了，莊嚴了，自然生活在都市裏的人們如吳二爺和他的長官的主任，以至於政務專員，也都變成高潔了，莊嚴了。

可不是，他吳二爺也變得高潔，莊嚴得有點狼狽不堪！老遠趕上衙門，下了公共汽車還得走一段路，僅僅一小段，但他好像去參觀了一次麵粉廠來，帽上表上一層白。進了門，眼鏡片上罩滿一片熱氣，要不趕緊摘下來，暫時還得瞎摸一陣。嘴上清鼻涕長流。

，糊滿了滿嘴的鬍子，亮晶晶的倒映光澤的鬍子也失掉了它原有的光澤了。大張着嘴吐白氣，似乎還有點喘息不過來。

但這無礙於他吳二爺，些微的狼狽怎樣會碍着喜悅？——他心裏原是高興的，第一個他便找着那個張辦事員：

「瞧這雪，好，好，明年少病痛！」——其實話只說了一半，還有一半沒說出來，那是：「也蓋過了我的晦氣哩！」

「說是呀！你哪！」張辦事員答應着；而他也另有感想：多下一次雪，煤才多漲一次價，生意就更有錢可賺了，回頭說給蕭老胖聽，他也會喜歡。

人同此心，那胖子——那位主任——早也想到了，但他說給他的兩位廚員的話却又是一番仁者之言：

「好倒好，只可憐窮人們經不住冷，一場雪下來，又不知要凍死多少人呢？比不得我們，下雪沒關係，爐子裏多加幾塊煤，——啊，祥卿兄，您曉得今天的煤買多少價目？做那生意才賺錢哩！這是很有意思的問題，我不妨談談。」

談的是，煤在出產地，每噸三元五，在天津却賣到十八元，相差的數目，大半是差在運費上，倘或能夠設法省掉運費——那位主任就說他能夠，那麼到出產地化三元五去

「將這筆天津賣十八元，想懣懣那點錢，大筆利息呢？我們正在約人合作，拿出本錢。」

「好朋友，您是答應了我的，只須交給我，沒錯！」

吳二爺這才聽明白了那天席上被外面花炮轟跑了的那句話，話是聽明白了，但心裏轉而弄糊塗了。心裏糊塗了，臉上也變成傻像了；像要笑，其實只想哭；要想哭，其實還得笑。一時間嘴也噁了，眼也瞎了，耳也聾了，兩腳冰涼，兩手顫抖，橫身的肌肉都在痙攣，每個細胞都要分裂。久久，久久，才嘆出了一口長氣。——氣發於心，心裏三傷痛：家當是老五的！

大年初一，清早起來，吳二爺便陪着二奶奶上娘娘宮燒香去了。雖說秉着百分誠心，但尤其在二奶奶，是不免有點眼忙心亂的：禮教嚴於國法，一年三百六十天她就只這頭一天才能得着休息，也就只這逢年過節才得出門。久了不出門，眯着眼睛瞧一瞧，世界又像變了個樣；到底她當家的話是不錯的，好些地方看來都不懂得咧。就說眼前，宮南宮北大街，擁擠着，黑壓壓的人頭，人頭上，男的女的數不清；二奶奶單挑着女的看，倒得看看人家頭上戴些什麼花。——所以這才使他驚怪起來了呢。時興着將長髮剪成鴨屁股式樣的事她是知道而且實行了的；時興着將短髮燙成亂草窠式樣的事他雖沒實行也是知道了的；可是現下又變了，頭髮儘管還是燙過却已經弄成亂草窠，之外左右兩邊還長着翅膀。有的，那算是嗎？

嗎？吳二爺給唬着了。他不知道。本來不知道是有女人看女人。心眼才仔細；像他吳二爺那樣的男人，看女人的時候，一來眼光掠向眼鏡片外，二來掠出來的眼光而且斜斜着，僅止在胸間腰下一溜溜，頭髮倒不是他所要留心的。他如何能知道？

水裏曬着女人，還不至於下流到評頭論足，自以為總不榮為上流人。只可惜天下的上流人本不多，以己度人，人心大都不可問。這就對了。原來他因此才輕易不肯讓二奶奶出一邊門。趕巧是大年初一，又是去給娘娘燒香，說不得，不能駁，却那能放心？連保險公司都不肯保這個險呢，說不得了，只好親身陪着去。陪着去，好一份差事，真也夠辛苦的；既要向人陣中衝撞，又要維護以保鏢，更要提防着前後左右的人們的眼睛，可嘆他那套精通的拳術，到此竟自一籌莫展。

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匆匆給娘娘燒了香，求得一支「土土」籤，趕忙就抽身，催促着那位事感到新鮮，戀戀不能割捨的二奶奶，趁早回家。

二奶奶那裏就捨得走呢？臨年到頭給關在家裏，難得出來換一口新鮮空氣。空氣真新鮮，有時治病比嗎藥還靈哩！常常在家裏蹲得久了，蹲着蹲着，不知不覺地竟會蹲出病來。病象難捉摸，說不出是嗎症候；只覺得頭腦沉重，心裏煩悶，渾身疏懶；重自然不算重，可又輕也未必輕，這時候，就只需要出來走走。走呀走的，瞧着什麼愛吃的東西買一點來吃，回到家去，癩便霍然。

瞧瞧我這病，出去走走也就好了——要是買劑藥說少也得化好幾毛吧，您哪！——只要少化錢，走走也不妨——並不是忽然敢放心，他早知道雖說男子愛看女人，却

不愛看一個生病的女人呀！生癩出去走，情倒有可原。

然而今天既沒生病，理合無須多走。——他居然又自有理由。實在二奶奶是只該讓他獨自佔有而不能叫別人隨便看一眼去。只看一眼，便算吃了虧，吳二爺豈是樂於吃虧的人？又怎肯讓他二奶奶在此等着找虧吃？越想越不是味兒，一言不發，拉着他就直往人縫裏鑽擠。

人們像偏偏跟他吳二爺作對似的，越來越多，跨出廟門簡直插不進足，二奶奶那裏當得起這個陣仗，只好瞧他的，他吳二爺沒工夫理鬍子就直衝上前，攻打頭陣。心想打開一條血路，却不料人們的陣勢猶如銅牆鐵壁一般，血路沒打開，胸膛上倒早受用了幾下胳膊拐——人們連他馬褂襟上的小圓徽章也沒瞧瞧，人們竟沒認識他就是堂堂的吳二爺！

難道就此退下來？又是脚不由心，不退不行，推擠的力量能使山搖地震，他便在遺山搖地震之下變成滿面發青，眼珠發白，鬍子翹挺着，大張着嘴巴喘不過氣來，而且幾乎一個倒蹲坐下去。頭一個意識是感覺坐在女人懷裏，心裏醉醺醺，好像喝了四兩酒；跟着來了第二個意識：那個女人才是二奶奶，斗地心一冷，莫非喝下去的竟是凉水？凉水漲滿肚，兩腿輕飄飄，要抬也抬不起來，反而給二奶奶一把把他拖出人叢中，擠着又

被擠着地拖到了街邊上。

使他一想起失敗的怨忿是頂難受的，滿眼的人們都成了他的仇人。邊喘着邊默祝着娘娘應該賦給他報仇的機會和力量，他得報仇，報仇最好是一拳能打騙幾個人，然後指指佩在馬褂襟上的小圓證章，叫他們人人都睜開眼睛，認識認識他這位吳二爺。只是娘娘未必專愛他吳二爺，他自己就沒敢放應果真實上能否做得到。如果做不到呢，至少也該蹲在旁邊看看人家打場把架，打死幾個，那才舒心，也叫當衆現眼的不止他自己一個人！

這倒不須求娘娘，人叢中早就騷擾起來了。那邊那邊，像海河中洶湧起的浪頭，一陣陣洶湧着，一陣陣洶湧着，這邊的人流又隨着激起了翻滾，一片呼喊，一片緊張，每個人都陷入了搏鬥與掙扎的漩渦中。——只有他吳二爺不，袖手旁觀，光景像報復似的深深感覺興趣。

眼光從眼鏡片上掠出來，掏出潔白的手絹理着鬍子，一直懸開透頂地老遠望着，近了，近了，那洶湧的浪頭，這裏的人流陡然分開，迎頭就現出兩位英雄。喝！兩個外國人——偏偏是他最怕的外國人，暗中又不免大吃一驚，趕忙低下頭，裝着沒瞧見。裝着沒瞧見，才敢換口氣。

只要能放心，心上也就別有得意處，得意得不禁脫口嚷道：

「媽的，擠吧，擠吧，您哪！瞧瞧你們敢不敢擠外國人？」

姑娘保佑，吳二爺總算雪了恨了！

兩個外國人並排走着，手上高高舉着照像機。外國人，新鮮；外國人也逛娘娘宮。新鮮；外國人逛娘娘還照像，更新鮮——一百個新鮮。被這一百個新鮮所吸引，於是外國人身後也跟着羣人，人流推動着，這就激起了一陣洶湧的浪頭。

三十六計之外，吳二爺又得一計；拖着二奶奶就跟着人羣的步子，開路的是外國人，誰敢跟外國人鬥——連他吳二爺還害怕呢，跟着走，這是機會。二奶奶不明白這個，她還想多呆一會兒——一年三百六十天裏有限的一會兒，能夠挨一刻就願意挨一刻，能夠慢一步就設法慢一步。然而吳二爺死抓着，使她不得不儘可能地交換着那幾何器裏的圓規型的寶貝小腳。其間，偶然看見一個沒有兩腳的叫化子，坐在自製的圓輪木板車上，躲在街邊，攤開手向人討錢。她本得掏出了一個銅子，終因她當家的不肯放鬆一下，一個銅子竟也不會扔出來。這件事就叫她非常抱歉：燒香爲行善，行善就不該吝惜個把銅子！可是在吳二爺，行善遠不如一個銅子的價值大，而且那個叫化子又不是外國人

。外國人在前面，正爲他們開路。



一想到外國人在前開路，他又自然而然地將頭昂起來了——不必瞎耽心：外國人的後腦袋上沒長着眼睛，只要不挨撞，他們那瞧見後面跟着的有他吳二爺？

但忽然人流半途停止，路沒開通，浪頭又湧起。吳二爺提起腳跟偷望前面，高高舉着的照像機望不見了。那兩個外國人呢？外國人也栽咧！陡地着了慌，進退兩難，任人撞擠，連躲讓都來不及，腳上早叫人踩踏了一下。彎腰顛着腳，頭又正碰着。

抬起頭：不是別人，是蔣老三。

「哦，吳二爺，巧得很，我正要到府上拜年哩，您哪！」

「哦，蔣老三，恭喜恭喜！發財發財！您哪！」

忘其所以地撇開二奶奶的手便面對面地掀起屁股朝天拜六掛。可惜人流一衝，大掛只揖了半個。

「人這麼多，怎麼樣走得通呢？我這又帶上一個她，您哪！」

「噫，還有二嫂子，恭喜恭喜……不要緊！來，你跟着我走。」——我正要到您府

上拜年。一來拜年，二來——

他瞧見吳二爺又一歪身，嚙着了話，伸手攙着他。他就乾脆一把將蔣老三抓住。他委實需要憑依，或者外國人，或者蔣老三——蔣老三原只該倚仗他的？不過現在是現

「拜。倘若那個外國人依然可靠的話，他又何至於會求助於蔣老三？因此他終於還是念不忘。」

「有兩個外國人，外國人哩，您瞧見？」

「他們不中用！」那個居然胆敢如此說，「他們差點兒給擠爬下咧，您哪。您吳二爺，二嫂子，跟着我走，我正要到府上拜年，一來拜年，二來——」

浪頭洶湧着，下面的話仍給淹沒了。

「一直到了吳二爺二奶奶府上，重新拜過年，喝過紅棗茶，他才吐出來他那個——」

「二來，給府上保個媒，您哪！」

說得儘管明白，聽來倒難於捉摸——真會有的？二奶奶怕是耳朵不管事；吳二爺疑是人家鬧着玩。

大年初一豈有鬧着玩的？看看蔣老三，滿臉的一本正經。沒說的，過了年，趙鐵嘴的話應例！忘記了剛才在娘娘宮求的那支籤，籤上不是說得更明白？

看看那支籤——

天 后 宮

第三十七籤 上上

海河汨汨流

汨汨海河流

不遠光明德

海河汨汨流

解

謀有成

試必捷

婚姻諧

訟事息

曰

疾病痊

行人至

五穀豐

六畜順

於是不約而同地心花都開了：二奶奶喜的是從此娶了兒媳婦，自個才可以吐氣揚眉。早晚也不用瞎忙，儘管盤着坐在炕頭上，拉開樣子：

「來呀，有嗎吃的做點來吃，要不就來一頓貼餛飩熬魚吧，也成！」——理由最大：總算熬出來哪，也該享點兒福哩！

吳二爺掄轉着那對核桃更有深意，他的見解不僅正大而且遠大：壽春年紀雖不小，還沒脫孩子氣，兒大爺難管，就該娶個媳婦來管着他，要不他就會反了——年年鬧學生，那會子少了他呢？

、賑災羣集沿着鐵路跑，下鄉去講演，演劇——有他！

大夥兒結成隊伍，出來遊行，搖旗吶喊——有他：

開會討論，發表宣言通電，主張和平，擁護陣綫——有他！

挾着捐簿，提着錢袋，挨門挨戶討飯似地去募捐——有他！

他還向他五爸表示過：

「我要是您五爸，我早去太原受軍訓去了。」

老五只微笑。——笑得那位英雄好漢非常難受。

「有嗎說的儘管說呀，您哪！笑嗎呢？」其實心裏有數：講說，他才不怕他五爸

哩。

果然那位君子老老實實地中了他的巧計，厚嘴唇剛裂開說出半句

「我笑的是你跟你爸爸完全……」

就被他截過去：

「嗨，別說了，別說了，我知道我知道，完全完全——又是完全，唔，完全嗎

呢？」

「我說完全嗎呢？」老五仍然不動聲色，「你不是知道的嗎？」

「得哪，頂多不過是完，全，不，對，勁，對不對？」伸出手指一字一點地劃着。」  
「不錯。」那個點頭，慈眉善目且中顯出嚴厲的神色，「我說是你跟你爸爸完全不同——除了長像一樣一樣。太奇怪了，他會顯出這樣的兒子，你會有他那樣一個爸爸，那裏想得到呢？」

壽春聽着立刻就擤了擤鼻子，擤擤鼻子就有了他的話頭。問一句，答十句，他原有着這樣的來領的。沒開口，先轉轉，轉轉的意思，表示連「爸爸」也就不在話下。

他說：

「太奇怪？想不到？這年頭太奇怪，想不到的事情多看咧：川島芳子會來開飯館；壽春拉同國人的書舖老板會賣之Camassos；還不奇怪嗎？——你奇怪我會有那樣一個爸爸了麼？也該是想不到的，我必是跟他完全不調，倒是應了你們哥兒倆倒還差幾毫子，我們分立兩極端，您却在這兩極端的中間，照您的說法您又該是不左不右了，眼亂到，三好哪好哪，不扯下去了吧，我該在您的家裏愛我拾掇，您來他撿我的媽，您回他給過我的錢化，又過年費，少不得給錢，又建得成買幾塊。」

現在他五毫真有點對付不過他，話叫他說了去，錢還得給出化，勸他別管。他問他怎麼，我又不記小人過，講到底他還是個說話，他總還算年吉，不能不原諒他。——可又不得

不原諒他，自己本不是壽春的對手。

壽春有時不措推算他五爸爲君子之人，久而久之，老五也竟居之而不疑。因此不免常常記着表出一番君子的派頭：臉上總含笑不過是其中的一端，此外還須走道邁方步，舉止慢遲遲，讀書死用功，列入高材生。教育家最喜歡這樣的學生，特加獎勵，以使搗亂之輩能夠就範，自無需乎自我宣傳，君子之名很容易傳播一時。

有了這樣的聲名，區區年青的晚輩的幾句話就真能給損傷玷辱？不，一點也不，聽

着也——

「小牛，快去叫你哥哥，叫他來給三爺拜年！」

這位君子就非常可憐着那位英雄好漢：糟了糟了，他多會肯在家裏安安靜靜地待上三天呢？連大年初一也不放過！睡到太陽晒着了屁股才起來，翻身起來就往外面跑，說是到學校裏去開會。過年還開會哩，簡直胡鬧！這下可糟了，要人找不着人，叫做父母的臉子怎樣掛得住！

這就還須自己出馬。口說是爲救壽春而前去敷衍，可怪舉動裏却加倍地表出了高尙文雅一點頭招呼，拱手拜年，請安問好，進退應答，都恰寫到好處，板眼不差分毫。常常說着「爲學而優則仕」，但在蔣老三看來，明知他在大專堂還沒畢業，可是神氣上已

從這笑問了，連眼睛也在笑，笑着的眼睛一直望着心目中所謂的那位鄰。——那位鄰正襟危坐，一雙因為兒子不爭氣而惱着的父母。相形之下，壽春啊，是嗎東西呢？

老公母倆幾乎無地自容——

二爺奶臉上面胭脂失色，合成一條縫的眼睛睜大得賽似銅鈴。

吳二爺嘴上的鬍子直刺挺，竟忘記了手裏還揉搓着一對核桃。

老五爺像沒聽見，依然微笑着淡淡加上幾句：

「——到底是一年書以上學校開會也不挑個日子。雖說現下奉行陽曆，咱們總是中國人。豈不是——」三爺？——不過呢，該也就快點回來了吧！」

淺淺的講也惹出了吳二爺一身汗，「嗨，老五就不明白人家蔣三爺是來保媒的？向着媒人這麼說，不是誠心嗎！奈何他是老五——家當是他老五的——偏偏是他老五的！得聚着，得讓着，還得陪笑臉。」

等老三迎着他的笑臉，連連拍了兩下手：

「我看的人真不錯，配得很，二爺您哪！人家是本地大舖面老板的姑娘，只有您五爺才配！我今天一來拜年，二來保媒，就聽您一句話。嚇，真是沒處去尋，沒處去找





還不齊，趙鐵嘴的相法仍不靈。如要勉強叫它靈，這親事一定該纏在壽春身上。這就不得不暫時擱下身分，放下核桃，拉着那位客人的衣袖，咬着耳朵，縮小嗓子：

「您再想想是不是給我們壽春更適合？您哪不瞞您說，我現下正交好運，又在衙印裏當差，我們主任挺看重我，我們主任身邊那位紅人兒您不見過？我們壽春，那孩子已經是年清，將來可大有出息，您那，三爺可——」

此語正歸調和咬定，趙鐵嘴忽忽由得，即平眼吞道：「胡說開天辟地，其首您那有不先給倪第婆親倒洗脚端碗子的道理，您有不認明嗎？况且還要說，在您這兒說說兒婿，那兒婿是怎麼樣？這媳婦也等我親過了五爺的壽辰，我再來給您壽春娶個媳婦，怎麼樣？」

「怎麼接？當然不怎麼樣，將老莊蕭直不响朋友，這話又沒法說出口，老五是那第幾個？那能不成他辦。辦完呀，他還有壽春的分兒嗎？他將老三是答應了的。答應訂就訂，瞧他動動，只有右腦兒交給他吧。但還沒忘記訂婚囑咐：」

「訂可要越快越好。」無可奈何，重新揉着核桃。  
「知是壽春了嗎？那那直拍胸脯，快示着。」

於是老五這就將有一個未婚妻，但對於他那未婚妻的家世並不明瞭；只幾次從蔣去三的口中所得知，倒是一個新人物。

這個「新」自然是蔣老三的觀感，他包含的意義是：畫黑眉，抹紅嘴，指甲搽寇丹，頭髮飛機頭（嚇，那紀是一奶奶在娘娘宮看不懂而把吳二爺唬住了的，原來叫做飛機頭），身穿長毛絨大氅，長褲管，高跟鞋，喝咖啡，吃巧格利，愛上平安光陸，有時也歡喜劉麗黎消遣消遣……

這姑娘已然如此，那麼姑娘的爸爸呢，這才關係到所謂家世問題。說起來自然話長，其實就在蔣老三，自從和他合股開設的國貨商店倒閉而後，差不多一年光景，他們之間，也概不會碰過頭。——他移家秋山街，似乎別有所忙，時常離開天津，說是去經營生意，也許就是到大連辦貨吧。辦貨不吃緊，運貨可麻煩，貨船只到昌黎附近的洋河口一轉，也就得自己設法偷運過。只要偷過了關，化點小費，平安運到，他焉得而不賺錢？

賺了錢還有對，他豈只難得跟蔣老三碰頭，即便碰了頭，恐怕還不認識了哪！——

他瞧他姑娘，早是打扮得好像一朵交際花。——如此大半時，他倒是很知足。——倒也不是碼知足，光景神經過敏，不免有點心虛，畢竟就在秋冬之交，突然通州城外開來了二十九軍，謠言非常多，由言變政事實的

救歇了。同時天氣漸冷，煤價飛漲，立刻改行做筆煤生意。——同是做生意，這回可不同，這回佔便宜的是人家，人家有的連運費也可以設法免掉呢？（比方吳二爺的長官的主任就有這條路子。）他不能，他只能瞪着眼睛乾賠本。

賠了本倒了霉，他又認識了蔣老三而且找着機會碰了頭。

患難之交，蔣老三替他保了這個媒：

「我知道您這位姑娘，孫二爺。我跟您保個媒，城裏財主吳家哥兒倆，可不是嫡親的；兄弟的家當哥哥代管着，您啦。當然，您不在乎這個，還有，那子弟還在上大學哩！成了親趁早叫他們哥兒倆分開過日子，誰是誰的算個明白，您哪，嘻嘻！只要給我一點好處，孫二爺，我知道您不在這個！」

誰說不在乎呢？——孫魁五外面點頭內中盤算着：眼前混得多不易呀！夜裏辛苦，白天又見不到太陽，自個沒本錢，只好聽人使喚：主子吩咐蹲在地窖裏，管包裝，管封網，夜裏搬出來，裝上大汽車，這之後，還要順着叫人膽寒的炯炯眼光，戰戰兢兢地聽候指揮分派。

每在天亮之前，全天津市還在夢中，就有成隊的載重汽身，裝滿了貨物，沿着海河

南岸駛去，駛去到近處遠處。其中，被派來管理那些貨物的，便少不了那位大學生吳德五的丈人峯孫二爺。——關於這，只憑他姑娘的一張藝術像片和蔣老三的一張嘴，方面大耳，慈眉善目的吳老五焉能猜想得到？

六隻眼睛期待地望着吳二爺，形勢成了「三缺一」。——他吳二爺原是來給他的長官的素任拜年的，沒想到給拉着要打牌；看見牌桌子，他可楞住了。奈何提倡的是主任，那矮胖子揚頭一聲喊：「請吧！」只見張辦事員和另外一個穿洋服的新人物卻乖乖地應聲跨到桌旁，追不及待地摸起牌來敲打着。只有他還離得遠遠的，恭恭敬敬地站着，光是笑。——「哈嘍，來呀！」——這回明明是他在招呼他了。聲音直向他衝來，他還躲閃，「嘻嘻嘻嘻……」仍然不肯動。這一不，六隻眼睛便盯住了他。

那個穿洋服的高傲他低下了頭；張辦事員也好像故意掉開了臉。而他的長官的主任，胖臉上立時由紅轉白，白得簡直叫他下不了台。

——「總得應酬——」又是三缺一——還關聯着主任的面子呢；嗨，要打就打吧，打八圈，大不了認輸幾塊錢。既然陪他主任打一場牌，輸點兒錢也應該。事到無可推脫，他吳二爺頗會善自寬解；光景不打是不行的，只好死心地坐下去。手觸着牌，心上直跳，暗中默禱着：只希望少輸點兒好了，少輸當贏，能夠贏更不錯——誰知道呢？全憑手氣！手氣好，媽也擋不住！

康：他可又警告自己：在他的長官的主任跟前，理合不能多贏，多贏了就有罪，只贏個半塊八塊就夠了。肚子理自有賬：這一趟來，禮物化了五塊，又給了小少爺兩塊，回頭還得給一塊賞錢，贏八塊，出入相抵，剛夠本。

坐下去，手氣果然不劣；連和兩牌之外，第三牌又起得很好。上家是張辦事員，下家是鄭位主任——主任的臉色又由白轉紅，一眼一眼地瞭着張辦事員，嘴裏直喃喃地嘮叨着。領受嘮叨，張辦事員雖遠笑着，却不住地用手扒平頭；摸起一張牌，半天打不出。對面又直敲桌子，忙中無計，仍將原張打下去。打下去，恰好吳二爺就給吃上了。

「噙！噙！」沒說的，自抓平頭還不足以謝罪，更不惜拍拍地順手先打自己兩個嘴巴，又罵着：「我真混賬！我真混賬！」

小鬍子老實不客氣，將牌一拍：

「豈止混賬，簡直是混蛋哩！」又轉向那新人物，矜持又矜持，好一陣才口吃地說：

「可康——康——細兒(Scoundrel)，對不對？」

「所得士咧，」那個就格格格格地笑起來了，直笑得他張辦事員無地自容。

於是只有吳二爺感到得意非常；摸進牌，理順牌，打出牌，都覺有勁。眼睛計算籌碼，紅的多，三個，已經贏到三塊以外了。」

然而也惱了那位主任，仍是喃喃地：

「儘吃儘吃，把我一副好牌吃得個亂七八糟！」

這是衝着誰說呢？不禁默然。他分別一下這裏的人事關係，上下兩家他都得罪不起。就是對面一家——剛才介紹了是吃鐵路飯的，姓立早章，章委員——他也看出人家很不愉快；一直是把牌撲在桌上，嘴裏直哼哼。於是他覺察出三面夾攻，痛心壓迫與孤單，不知不覺地竟自兩手發抖。心先怯了，贏錢的念頭不容存在——得輸點兒。他知道只有輸點兒才能夠和緩圍攻的場面。

偏偏他又和了一牌！

這下空氣更緊張到了極點：他自己已經出了汗；別的三位也出了汗——還有六隻眼睛儘可能地睜大了來盯住他，身子都一律向前傾，張着嘴巴咧着牙，光景要是他再和一張牌坐了莊的話，他馬上該有被那三位抓住而撕成幾塊的危險。他心慌了，沒了主意，兩手更哆嗦着，隨手摸起來的牌竟連自己也沒看清楚就又隨手打了出去——性命交關，他簡直忘記了是在打牌哩！

估了這個便宜，下家的主任這牌就和了。小鬍子稍稍活動了一點；他也才稍稍放了

點心

莊位順移下去。在緊接着的一牌，那位長官的主任在莊上又和了一牌平斷帶元寶，三大翻。

幾牌贏來的一牌輸乾淨，吳二爺着急之後又繼之以後悔。一張牌的關係竟推設了一牌大牌，該死，該死，真該死！輸了葛陶錢，豈是罰元內！「賭易賭父子，推又推誰？」

——吸進一口長氣讓它在肚子裏警任，勇敢地下了一顆決心；頂着點兒，好好地幹。——可是不由他，真像是因為打錯了一張牌，牌就從此不順手；短碼不來嗎，聽碼偏沒嗎，漸漸地，碼子也摸不夠，四圈下去，一牌沒和。——紅籌碼只剩下兩顆，不多不少，也是八塊。八塊錢上別人那裏去了！

天色漸黑，開了燈，跟着又搬莊。吳二爺借此興奮一下，把滿腔熱烈的希望寄託在那開燈和搬莊的事情上。他以為這些事情對於他都是一種除舊布新的機會，得到這個機會，他的手氣也必好轉，轉輸為贏，當然不套話下了。於是又加了點勇氣。只是好友而越出越多，終於忍不住站起來脫掉馬褂，摘下紅頂瓜皮帽，顧不得什麼禮節，他預備要吃奶的力氣都使出來。就只看見一顆漆圍的腦袋在電燈光下搖擺。他吳二爺自從置身官海，因為宦海中的人時與光圓亮，所以他的頭頂上也不肯留下一根毫毛，光如水晶球，



眼鏡玻璃鏡，當中電燈的光影傾瀉下來，正射在他的腦門上，毫釐不差地映出一抹弧光。那弧光閃閃地，不可喻他仍深努力與情。

不說另外那顆頭上也閃着一抹光，那便是他的長髮的狂。人家可是條亮的粉頭，因為是塗亮，所以也閃光，同時在閃光，其實也各有所為。那矮胖子為的是閃閃，聽了牌悠閒自得地專聽人家吹泡或自摸而已，嘴角上叨着一隻雪茄菸，縷縷香煙表示出他應該飛遠服利。

想：勝利持續着，淨叫他裝一齋苦嘗失敗的滋味兒。

寒楚寒臉的滋味實得多次連疊疊的晚飯都無法吞嚥。主人勸他喝酒，主人勸他吃菜，說他是初來者，所有的小餚都是為他而設。萬分客氣，竟不嫌迂回對於那數五輪驟是一種隆重禮遇。隆重得甚至於像國際間的交際——譬如日本的外交官請中國的外交官吃香檳，或中德僑商籌備起貴賓似的款待，勉強咀嚼着，食而不知其味。要說呢，喝的吃的真不少，然而肚裏依舊只有空虛，彷彿喝的吃的不曾吞落肚中，直打脊樑上就踹

主人再編備種種初次會面的重慶員，那位穿洋服的新人物。要二齋的觀察，不獨是備備是備辦人物，不單外表新，儼然表裏俱一致；時有文章發表，研究種種問題。

嘖嘖傲視權貴，一心只想遇時弄。如今身任鐵路委員，不過就是屈尊一下，終日無所事事，只算月底拿薪款，却還不以此爲滿足。——心比天高，正和吳二爺的長官的主任一樣大權他們兩人自落生下來便都具有如此之秉賦，所以結識之後，很快就成爲知己。

香餅知己便常談着心話。

蘇新華委說：

你是母喪的志不在做小官，倒願意屈而做文章咧，別說做文章沒出息，不是在這里大學裏教書的，就因爲常做文章揮動了通權達變，至於做大使的做大使，做處長的做處長了麼？所以呀，嘛，刊物不可不辦呀，文章不可不做呀！跟他們比一比，我自問也還對付得過，只可是沒有人給我拉皮條能咧——拉皮條的也有，他却拉我上通州去，然而名譽上幾種點綴以爲靈，啊，你以爲？」

香餅我以爲沒關係，你鬍子胡一點不會糊，有什麼關係呢？——與們爲的嗎？怎麼不是爲的法幣嗎？——這也是生活問題呀！只要能夠解決得了生活，然後再講名譽，也不晚吧？中華民國卅十六年，忽說忽沒的不知多少人，誰把他們怎麼樣了呢？別死心眼兒，

香餅！

「那嗎？〇，你說是去得的？」

「去得的——我可還要問你一句：誰給你拉的皮條？」

「放心，咧，來頭不小，給我拉皮條的人也就是那邊的靠山，還錯得了嗎？……！」

「你們中間有直接的關係？」

「有一點，不多！」

小鬍子就一下蹦起來：

「那就去不得——何必跟人家湊熱鬧呢？咱們不會自己來幹？冀北，豫北，地方還多得很哩！——來，謝克韓茲 (Snake hands)，趕緊進行去！」

「陳兒那，(All right) 咧，讓我考慮考慮吧！所得士——」

「別考慮了，夜長夢多，耽不了大事，——自然，咱們得先湊點本錢。這，我倒可以拔倆蛋兒，改天我給你們介紹介紹。」

那個主兒便是吳二爺。

這麼着吳二爺也很快就成了他的長官的主任的知己，同是知己，於是主任轉而介紹養他，介紹給那位穿洋服的新人物

「我正跟你一樣，不大滿意天津，噯，休兒勒 (Shelly)！但是現在我們籌謀該做點

改變「慈誠」了。天津已有可愛的地方哩。您趁早再做一篇文章吧。不是囑咐美幾幾  
地方不好。您能生長能人呢。祥卿兄就是天津的了不得的能人！人家疏財仗義，瞧  
瞧！而且也贊成我們的事業，入了股。……回頭再談吧，打牌要緊！」

「所得……」那新人物就敏捷地站了起來。——敏捷得並沒帶着「屈辱」或者  
「本滿足」的神氣。

倒是張辦事員才在一旁哭喪着臉：

「還打嗎呢？打了八圈我沒一子輸贏，自來！」

「那還不便真，……」矮胖子對他從來沒客氣過。——你那樣的臭牌也想贏？小心點兒  
，這四圈就該解決你了呢。你也別想逃脫。人家吳二爺輸得不妙，好意思嗎？至妙處得  
打四圈……」

再撥轉，他吳二爺也就不能不又坐下去——其實他也願意坐下去的。坐下去了，又  
有點茫然。他明白他自己輸得很多，輸了二十幾，把這數目在心裏一計算，茫然自不免  
。茫然之中，倒也盼望還得續，那樣才有機會撈回本——不說全撈回來，只輸過四塊五  
塊就好了。袋裏只有五塊票，輸多了，要贏也贏不出來。

……，接着應就應和，於是心急又出去了幾毛。再一牌，又是幾毛。

籌碼直見少，心躑直見高，汗已經不出了，身上反而發冷。頭腦已暈了，眼睛已花了，一片茫然，籠罩着自己；起些什麼牌，茫然；摸些什麼牌，茫然；打些什麼牌，茫然……直到別人和了牌。看也無心看，倒非常慷慨地數出籌碼。籌碼輸光了，自然有人借來。隨着借來籌碼贈給一聲同情的歎息。這個，他也不曾領受，倒像被同情的是另一個人而不是他自己，他自己是籠罩在一片茫然之中。

第三個四圈打完了，連頭上算是四家贏；吳二爺呢，輸了法幣四十五元正。

兩撇鬍子直抖顫，臉色發青，却還努力笑着，望望另外三個人。——另外三個人都深深埋下頭，眼光躲避和他的交碰着。

發青的臉陡然漲紅。顫着手艱難地掏着口袋，艱難地掏出一張五塊錢票子。張辦事員也斜半隻眼，睜着這張票子居然被疊成十六疊，還不知是藏在身上那個緊要地方的。既然收藏如此珍貴，也就休想更有富餘。要求解決，只有由他出來調停；主意本來有，他原是會計兼庶務，薪水歸他發，吳二爺的月薪四十元，不恰好麼？

他便跟他咬了一陣耳朵，吳二爺是求之不得的，連連拱手，感激之情，這時候光憑嘴巴已就表示不盡：

「勞駕——勞——謝——謝——您——囑——我——不——失——信——信，下月

發薪——準——您哪！——還——還……」

然後離開牌桌，頹然坐到角落上；而嘈雜的笑聲却在別的三個人中間響起了。

主人招呼聽差倒茶，打手巾。忙亂一陣，又聽見收牌聲，搬桌聲，茶杯碰着茶杯聲，劃燃洋火聲……吳二爺終是視而不見，仍然籠罩在茫然中。

忽然一隻肥手伸過來加在自己手上，拉着自己站起來，拉着轉到沙發上。一張長沙發，坐下三個人，他是被推讓在中間，只剩下張辦事員當前站着，弓下身子，偏着平頭，叭兒狗似地揚起耳朵恭聽着。

矮胖子先笑了幾聲，然後——

「對不起好朋友，對不起您，祥鄉兄。改天兄弟再約一次，怎麼樣？老章，您聽這一段吧，輸贏小事，掃了與多不值，外國也有這說法吧，您知道？」

「也士，咧！」

「好了，言歸正傳，」主人接下去，「這件事，運輸方面，老章全負責；出手的事，交給乾飛；本錢，由我跟祥鄉湊。——祥鄉兄，你能出多少？」

茫然——茫然——茫然……

「您知道，三塊來的本，却可以賣十八元，一噸賺十塊，不少吧。您出多少？至少

得這個數——」

響起三個指頭。

茫然——三個指頭，三個，三十，三百，三千，三萬——茫然……

「當然，至少得三千——三千，您就發了財了！」

發了財？能夠發財？——吳二爺衝出籠罩着的一片茫然，臉上閃出光彩，鬍子掣動一下，費力地張開嘴，聲音可也變了樣：

「發財！一定發財！——能發多少財呢？您哪，四十，五十，六十，不只四十塊呢？」……

大家都笑了——但矮胖子懂得他是已經答應，忙就收住笑聲，懇切地：

「那里那里，算起來呢有一萬多呢。您哪，吳二爺！您回去籌劃吧，過天我去給您拜存，順便就帶回來。事不遲遲，晚了行市就要落了。您得記着呀！——就這辦法，等一等，我叫人僱車子送您回去。」

吳二爺回得家去，整晚不會合下眼。一場牌牌四十多塊，在他有生以來確沒經驗過。後悔自不用提。可又因這場牌認識了穿洋服的新人物，矮胖子才替他想辦法。任說的還能錯？利息那麼大，一賺就過萬，那兒去戒呢？雖說輸點錢，可倒地想將癮——終又不能完全想得開。要是今兒個打牌贏了錢，明兒個生意又賺了錢，兩全其美，

豈不更好？就爲了這美不會兩全，所以他仍然整夜不會合過眼。

那嗎生意是做定了，顧不得家當是老五的，反正又不是白化出去，生意做完依然狂。做哥哥的代管了這些年哩，暫時挪動一下有嗎關係？且不告他說，諒他也不懂。從頭到尾，那件事不是做哥哥的給拿的主意呢？豈有偏偏這一次才又想起告訴他？而且時間緊迫，也來不及從容商量的，就這麼辦吧，就算他將來知道了，能把做哥哥的怎麼樣？要不，不但輸了的算白輸，要想發財，也永遠沒希望了。事到臨頭，還嘀咕嗎？矮矮切齒，下了決心。於是，三千，收回手頭。

三千，交給他的長官的主張。

從此天天望天上：幹嗎不颳風呢？幹嗎不下雪呢？幹嗎不冷得滴水成冰呢？……却奇怪，自過年以後，天天出太陽。——看看燥熱到他連紅頂恭喜帽也戴不住了。貨還沒到！

問張辦事員，張辦事員推矮胖子；問矮胖子，矮胖子非常樂觀。

他就非常樂觀地等待着。一方等待下雪，天氣冷；一方面等待貨運來，行市漲——可是，從月初到月半，兩方面都沒信。

從月半到月底，老天不負吳二爺，雪倒下來了，還整整下了一天。橫亙在心上的樂



雙足重新踴跳起來，憂愁之上蓋一層歡欣，他又去找着張辦事員。

那個不等他開口，掉開了平頭，而且放下了臉：

「別問我，我不知道，您哪！您真塵蕊，我管得着嗎！您有胆量，自個去問主任，結了嗎？淨麻煩我幹嗎呢——司康總究！」

實在他吳二爺只有胆量麻煩他，要去問他的長官的主任，他可不敢。真真不敢，連正眼也不敢望他一眼——人家是主任，主任有主任的身分，那身分是不容一個屬員隨便亂看的。要是他發覺了吳二爺這麼做，一定會大發脾氣。「怎麼，區區三寸塊錢，我還漂得了你麼？」——自己的飯碗端在人手裏，那就殊多不便了。

似乎還得耐心等着。心，總有點耐不下去。幾次試了試從坐位上站起來，預備走到主任跟前；無奈橫身都顛抖，仍又坐了下來。即或因爲公事上的事情前去請示，本來打算借此探探口風；到時候反而像該躲避嫌疑，乾脆只談公事，談完了就轉身，轉身得特別快。

事後才後悔，勳已經來不及了。無可奈何，只好憑空猜測。既然是猜測，自又偏向樂觀——不錯，這裏有着總實的理由；倘若不可樂觀，主任就不言語，難道從他臉色上還看不出來嗎？而現在，那圓屏圍的臉上依然飄飄勃勃，小鬍子修飾得斬彙，光景倒是

二、三個人逢喜事精神爽，的確兒。也許，貨該運到了吧。

渺茫中，他吳二爺總算又放了一點心。又放了二點心地等待着。

心總放不塌實，聽說行市又落了。沒別的，只盼着還下雪。

節氣交過了穀雨還會下雪麼？會的，就憑他那份誠心。二月初頭，由雨變雹，由雹變雪，整整下了一天一晚，彷彿特別爲了買好他吳二爺，而一個勁地從海口外颶來狂風——一天，兩天，三天……

可是，可是，連天的狂風沒把他所希望的行市颶高，倒把春給颶來。

春來了，天氣又和暖起來，幾天的快晴，連一向叫人瞞不心的天津都變了模樣：灰黃的天空變成無際的澄碧，更覺高遠開朗了。纔纔白雲，飛來飛去，飄渺如輕紗。於是使得紅膏藥的飛機，也更加飛得起勁——自然，天空遼闊，正好翱翔哩。在壘上，首先令人注意的便是樹枝的轉綠，雖然看不見一片新葉，雖然還找不出一片嫩芽，但遠遠看去，却有一片綠意籠罩着，儼然也改穿了新裝了。正如人們的改換春裝一樣。人們改換春裝，身上感到輕快，心裏也感到輕快；春的消息透進心裏，會使得心上蠕蠕癢癢，墊伏了一冬的思緒這時候都會牽引出來，搖頭擺腦，跟吐絲的蠶兒一樣，好像都要吟詩一

首。

自然哪，春天的人們個個都像詩人，那是因為春天的風光正像一首美麗的詩歌——冬天呢，就像一篇嚴肅的論文，人們讀膩了嚴肅的論文，現在忽然讀到了清新的詩句，便不禁也都變做詩人了。人人成了詩人，詩的空氣更加濃厚，於是一切都包含着詩意——連國際談判也包含着詩意，而成功了一「詩的外交」。

「詩的外交」是：「太平有象人人醉；造物無私處處春。」

誰說不是呢？自從過年以來，中餐館的如東興樓，豐澤園，美麗，蓬萊春；西餐館如晏士林，西湖飯店，大華，永安；小吃館如北安利，京來順，文利，柳花香……那兒都是家家滿座，座無隙地？擁擠着進去，擁擠着出來——走出來，醉醺醺，春風滿面。

二門上自軍政界，外交界，學界，商界，以至於武官司令，公司洋行，倡言「提攜」，「警行出關發」，自更要大開筵宴，對碰酒杯。醉了，醉了，大人都醉了！——就連老劉媽那個老兒子都醉了，偏偏倒倒地撞到吳三爺家裏來向他媽要錢。

「沒錢，沒錢，怎麼能喝得這樣醉？」二奶奶眯着眼睛呀呀地這麼反問着。不是她不要借錢給老劉媽，她是一番好心：不願意瞧着劉老媽把錢去養活這樣一個好喝好吃的兒子。而且她又還預支了工錢去。

「我那存錢喝酒呢，媽哪？」老兒子的「一張醉臉上全拆滿了皺，比劃着畸形的大手分

「辨着？」老板請的——新來的老板。新來的老板是東洋人，他們有錢有勢，去年買去了紡紗廠，今年又來買了我們這麵粉廠。今天就請我們喝酒咧，您哪。這酒，明兒個得變成血汗去還他，我們是樂意喝的嗎？不啞，鬼才樂意呀！他們嘴裏說得好聽：「不裁人」。不裁人可會打算盤：從今以後，一天要多加上兩個鐘頭的班，中午吃飯也不停。加了班可不加錢——誰知道呢，您哪。這就是教你幹不下自己走呀，比明白的裁人還狠毒哩！你聽聽，我們從前做十個鐘頭的工，就夠累的了，現下又加兩個鐘頭，合着成了十二個鐘頭，還怕累不死嗎？我懂得，早晚總是死，給他們做工是沒便宜的。可是，有嗎法子呢？肚子餓不過呀，您哪！可又說：就是現下也吃不飽：在廠裏待久了，吸多了麵粉人常發暈，發暈不要緊，廠裏會教你請假。請了假，工錢也給扣哪，那裏還有錢買吃的？太太，太太，您不知道，剛交了春，我的一件破棉襖都送進了當舖呢，您哪！」

說得怪可憐的，二奶奶的臉也皺做一塊。再算上老劉媽，滿院子盡是皺起的臉。皺臉向春風，真合着了「處處春」呢。這小院子也吹來了春風，春風吹着，好像要給他們熨平他們臉上的皺紋。

春風吹着，吹遍了整個都市。

海河汨汨流着。

，身上雖然輕了許多，而沒了樂觀，換來一塊石頭似的憂愁壓在心上，心上却加了百倍的沉重。憂愁暗着他的心，可嘆啊，他更加消瘦了：下巴尖了，鼻子高了，額上的皺紋又添多幾條，掠在眼鏡片外的小眼珠也淨發直；兩撇鬍子下垂着，動也不動——他像傻了，連人也像傻了，站着坐着都發楞，手裏拿着一對核桃，兩個核桃可也楞住不動。

眼見就是清明，家家開始撒爐子，誰還買煤，別提行市，運到也沒用了。——到底運到了嗎？誰知道呢？

只有他的長官的主任知道！

那麼問他去！衙門裏不方便就找上他的家！有嗎可怕的呢？要賴可不成！雖說沒寫字據，天地良心，他還配做主任麼？去！一定去！

——就去了。

聽差送來一杯茶，請他等着。——他等着，又發怔：心裏直跳，嘴唇直抖，橫身火，熱，口乾舌燥。他需要喝一碗茶。捧起茶杯，茶杯燙手。却又感到燙手的舒服，忘記了喝，反而兩手緊捧着，叫他給燙到麻木為止。

——會了，茶杯由燙而溫了。

又一會，茶杯由溫而涼了。

涼，涼，涼了好久，主人——不，不是主人，是主任。他主任那個身分又擺出來了，面對着他吳二爺，眼睛可向着房頂，他像在跟房頂說話呢：

「那件事，本來有點冒險，意外的成功必須將意中的失敗去掉換，所以，我滿失敗了。祥卿兄，你還好，才三千；我呢，我呢……噢，不失敗也是失敗了，外國人做事都不問過去了的，不說也吧。總之？你知道，我們的貨在半道上被人家扣住了。真是不幸得很——不幸得很——可還有一件：這件事，請你從此再別向任何人提起，我們全都担着干係，鬧穿了，後患就多了。我跟同人間的感情向來都很好，但是假如誰要和我爲難，我還能顧得到麼——不過祥卿兄，咱們總是好朋友！」

乾脆而且嚴厲，最後又是一句：

「對不起，我還有事！」

這一句就把他吳二爺給送出大門外。

春停留在天津。春給天津加上了顏色——於是草地塗抹着青，柳枝點上了綠；紅花白花黃花，處處爭開，比豔賽媚。西沽的桃花，幾天快晴之後，便也不惜拋頭露面，冒着塵沙臭氣，含笑迎人。笑得天真，笑得熱鬧。——春也給天津帶來了熱鬧：在空中，鴿羣繞着白雲飛；黃蜂白蝶追尋着嬌豔的花朵。在地下，綠色的東洋隊伍和威羣的中國災民同走在馬路上。小鳥在枝頭，常常愛打架。熱鬧是真夠熱鬧的，一清早起，在窗前，牠們便叫噪起來，以至於叫噪得驚醒了老五的春夢。從此休想再睡着。心裏靜不下來，滿胡同裏充滿了嘈雜聲；賣報的來了，賣青菜蘿卜的來了，賣羊肉的也來了，都一聲聲拚命的吆喝着。換洋火的拉着沙啞的嗓子。賣餛飩的敲着梆子；柝，柝；賣水壺的敲着壺底：巴，巴。一個走了一個來，外面鬧後裏面也鬧——或是小牛挨了媽媽的罵而嚎陶大哭；或是吳二爺早已起來練過拳，正在那裏嘩啦啦地激嘴，嘔吁嘔吁地刮舌條了。除了壽春依然睡得香，他老五，不等隣家開放無線電，他委實不能合上眼睛再睡一會了。

起來，也好；雖是彷彿睡眠不足，周身倒覺有活氣。春又給天津充實了活氣——海河汨汨流着。——有精神。

整個都市都顯出了精神，煥然一新。——這都市，久矣乎被人爲的力量割成了若干區域。一塊中國土地，却被東西國家的勢力分據着。分據之後，各顯特色。但看那每個區域的公園的建築，便是那些各種特色的代表。

火車到天津，剛到總站，第一眼就可以望到寧園，綠瓦紅牆，迴廊曲檻——這是中國風。

跨過金鋼橋，轉入日租界，雖中原公司不遠便到了日本花園。一座神社，幾樹櫻花——這是東洋風。

順着電車道，進入法租界，緊隣着國民飯店的是法國公園。中央踞着一個圓亭，亭週淨是草地，草地邊沿上密排着小花——這正合着了俊俏旖旎的法蘭西風。

英中街的利順德飯店，門臨英國花園。北面高峙着戈登堂，樓尖直入雲霄，穹窿一派偉壯；小亭花架，簡單樸實——這正合着了古典保守的英格蘭風。

海河東岸，回力球後身，是義國花園。地力雖不大，佈置極整齊，一座噴水池，兩三遊人椅，式樣都別致。從此還可以望見馬路中的馬可李羅石像，彫刻工精，儼然一派



南歐風。

最遠的舊俄租界，現今的第三公園原是俄國花園，森林密茂，池水澄潔，園角古老的教堂還在，莊嚴肅穆，儼然一派北歐風。

中國風，東洋風，法蘭西風，英格蘭風，南歐風，北歐風；調和着春風，同添了活氣。

更多的活氣全添在人們身上。——老五就是感到了的。那活氣在他身上經過熔冶，發出來，發出來便變成一種派頭。他的派頭是不新不舊的中國派，自然由是可知吳二爺是舊的中國派，而壽春是新的中國派。又由是以知吳二爺的長官的主任是西洋派，而那位穿洋服的新人物是東洋派。

真有這許多派！中國的天津這地方還能劃分許多區域哩，怎能說住居在天津的中國人不會因為那些區域而同化而分出許多派？但看街上的警察——租界地叫做巡捕，一律是中國人，却也可以看出其中不同的氣派來——

國地的警察，態度最圓通，穿上制服還作揖，泱泱有君子之風，表出了文明古國的精神。

西方的文明古國數英國，所以英租界的巡捕完全透出了一派紳士氣，法租界的巡捕

都是大胖子。相反的則是日租界的巡捕。在法日兩租界交界處，一邊站着一個，那邊的一個如其像哈代，這邊的一個無疑的就是勞來了——只是體格像勞來，派頭自不同，須知勞來原不是東洋人。

還有義租界的巡捕，特別高，高到沒法跟他們面對面。硬領圈着他們的脖子，昂昂然，兩手自會向胸前一抱——當然，其中也有派頭關係哩。

人同是中國人，可是派頭竟有如此之不同，彷彿中國人漸漸地也有點變樣了。沒變樣的算法算來依然還只有吳二爺他們一家。

而那一家，却又得推老五做中心——不新不舊之謂中，那麼他那派頭可稱做標準派頭。

派頭是被春給添上的活氣支持着，支持得有點過分，過分的興奮，興奮而至於在整個春假中連夜晚也睡不着。——月光映進窗來，窗外月明如水；晚風習習，吹拂着，吹拂得心影搖搖。思緒像一團亂絲，又滑膩，又黏滯，抽不出一線，倒引起了滿腹的難安與煩燥。像——缺少點什麼。又像需要着什麼。不足之感無從發洩，情不自禁地會發出一聲嘆息。無可奈何，拚命拉緊被頭，被頭貼着肉，身上仍然只覺空虛，盡虛圓，其奈合不上眼。……

不錯，是春天了——

咪——咳……

嚷叫着，追逐着，在房上，是兩隻貓叫春。

是月也：丫頭妍靠汽車夫；奶媽跟廚子捲逃；四面鐘後遊客暫多；女招待鬧出風流案；救濟院公開招配偶；集團結婚開始報名……離怪老五，他睡不着！

被頭拉緊怪悶氣，發狂似地又推開。伸手摸撈一把，鬼使神差，一把就摸撈着藏在枕頭下面的那張藝術照片。——照片上有一個她。手像觸着電，橫身都發燒，直燒昏了過去。

白天裏，燒還不退；無心再用功。只是兩眼發直，常墮沉思，忽而自言自語 忽而抿嘴微笑，忽而唉聲呻吟，忽而打個呵欠。

小牛也看出點情形來了，放學回來悄悄問壽春：

「哥哥，怎麼哪，五爸幾天不唸書就瘋哪嗎？」

「不，」哥哥做一個鬼臉，「五爸在害單思病。」

何至於？他老五不是那樣子？不過他的確切盼着一個人。

他切盼着蔣老三，盼他來。

着。  
 蔣老三來是來過了，可不怎樣使他滿意；坐一會，便拖着吳二爺出去了，嘴裏直曬

「二爺，我請你喝一杯，您哪！」

他沒請他老五。——老五一旁直瞪眼，從此呻吟多於微笑，不再自言自語，呵氣連天，蒙頭睡覺——睡覺是假，竟不敢正眼看一看壽春和小牛。

其實蔣老三並不是專來請喝酒，拖着吳二爺，先找趙鐵嘴。

一張紅紙單上開列着「千金八字」。另外從這位嘴裏報出老五的。不用推算，趙鐵嘴已懂得他們是爲嗎而來。

嘴雖稱做鐵，其實也是肉做的，用起來，挺活動：

「喝，這兩個八字很可以談一談。——話說在先，我可不會奉承哩，您哪。」姑而表出一驚，却又馬上莊重起來。「瞧這乾造，喝，」他就翻找着指點着他那本寶貝的萬年歷，「辛亥年正月初七，那天不是立春？喝，跟節一塊兒來的您哪！」似乎關係重大，一派凝神靜氣。「我說跟節一塊兒來的準沒錯；可是呢，要錯就沒邊兒您哪！八成是個六根不全，喝！」話是一句大膽的話，不過心裏也有點計較：六根不全，誰還肯給提親？到此就得使出鐵嘴的功用。一嘴咬定，當然，凝神靜氣之中，眼角依舊不住瞭着吳

二爺蔣老三他們二位，從他們的表情上證實了自己的斷語不虛，加上幾分得意，才又洋洋地接下去：「正月初七午時，喝，午時。您哪，立春可是在戌時三刻。這八字就另有說法了您哪，時辰在節前，還得算年頭生人，對不對？這就叫做辛亥生人，庚戌論命——」

像做出兩句得意文章，提起破筆，畫符般地寫在面前那張排好了八字的紙上，一邊還直搖頭棍腦地慢聲吟出：

「喝，辛亥生人，庚戌論命，您哪！」

他得意地搖頭，另外二位就跟着心服地點頭，已然心服，以後自然更好辦：一擒一縱之間，恭維十分得體，不顧惜露出滿嘴黑牙，不顧惜紫漲一張白面臉；站起來，恭恭敬敬地作一個大揖，連稱「道喜道喜」，伸手就賺來法幣一元正。

事情是老五的，吳二爺並不太認真；不過終也覺得滿意：白算了張八字自己並沒掏錢。——掏錢的是蔣老三。但蔣老三也並不是毫無所得：合過八字，事情總算定了局，先下點本錢，慢慢自有利。

本錢還得下。——第二次，他才單獨約請了老五。

「五爺，大喜您哪，我敬您這一杯。說句笑話吧，實在，您到該謝謝我呢——跑壞

了我的兩條腿，嘻嘻嘻！」

老五紅着的臉自然也笑了。——心裏甜如蜜，蜜水餓透了整顆心。

「您笑了不是，這可是說玩的哩您哪！正事還是正事，怎麼樣，趕早挑個好日子，我等着喝您的？」

那個仍只笑——空着急，肚內有話苦於說不出。

「嗨，好歹您總得拿個主意呀！——對嘍，你得聽您哥哥的。您真不愧是一位君子之人！——那可不對。年頭改咧，您又在大學堂上學，別，別——咱們再喝一杯！」

別怎樣？那位君子之人只好把笑暫時停在臉上。隨着招呼端起酒杯。

「別淨聽您哥哥的，這年頭，生身父母還做不了主呢，況且你哥哥又不是嫡親的。——五爺，你不見怪吧，咱們不是外人。」

並沒見怪，所以老五還是笑。

「您哥哥呢，人是好人，真是有點道理的能人，可惜好些地方不在行。——比方做生意，像您府上開在估衣街的那家寶號，要是由我辦，您聽我的吧，早就該賺老鼻子咧您哪；您令兄，不在行，光景一年不如一年，現下簡直弄不開哪。——您不知道？」

還該不該笑呢？——他考慮着這個問題。生意原來弄糟哪，自己會竟不知道。

「您喝呀，這不過是小事一椿呢！總之，您令兄，他人是好人，就是不在行，過年送人禮，一送就是三幾千。這個該知道的吧，您哪？是不是送給他？」

——請，喝過這一杯！」

陡然一下，老五到底把笑容撤退了。這麼半天，臉上的肌肉已是給笑弄得發痛，委實再也不能支持下去。三杯下肚，蔣老三又話裏帶火，火在肚裏燃燒着，熬乾適才的甜蜜，變成了苦，苦到眼淚鼻涕一齊流，滴滴淚珠在眼眶裏滾來滾去。透過淚光，眼前的電燈牽出了紅絲，忽斷忽續，忽短忽長。紅絲長時，直會牽到對面蔣老三頭上。——眼中的蔣老三，這時也好像忽顯忽隱地長出了三頭六臂：三個腦袋重疊着，三對眼睛閃爍着，三張嘴巴張合着：

「早點成家，各立門戶，五爺，您有不明白的？不打緊，凡事有我幫您忙。您那老爺子也是個台面上的人，都可以給您做主。您記着！——還喝嗎？我再奉陪一杯！」

不喝了，那個偏偏倒倒站起來就掏錢。——怎麼由他會賬呢，他自覺着是應該，蔣老三幫了好大的忙，不能再叫人家破費。

蔣老三前此倒還不知道他有如此的慷慨呢，眼眼一瞧鼻子尖，這忙該是幫定了。決不肯放棄任何機會，惟求其越多越好，越快越好。

說着就下了定。

說着就擇了期。

好日這就來了！

責無旁貸，吳二爺和二奶奶都不能不挺起腰來。二奶奶惦记着收拾新房，裝設電燈。老天看成，她到底遂了她的意願了！吳二爺惦记着印發喜帖，買辦用品，用品堆了一大堆，喜帖發了兩千份。

挪出正屋，用作新房，舊屋刷過漿，吳二爺帶新的。二奶奶留心老五的臉色，事全問他。他倒好說話，問嗎都贊成。笑一笑，看也不多看，抄着手踱方步，又自走開了。除非待她忙着別的，裝着沒事般。他又會溜回來，蹣回來，着實看一眼，這才放心。再笑笑，悠閑自得地表示欣慰。

誰像他這樣閒？另外也只有壽春。他根本不來家，他是住在學校裏，他正起勁地參加集體唱歌，公演話劇；還要辦什麼物理，成天倒沒閒着，找印刷所，找發行處，憑着兩腿在街上跑，趕不回學校吃飯，就鑽進小舖吃兩碗鍋巴菜，也算混飽一頓。他那裏有工夫來家？沒別的，只等到當天回來道喜而已。

家裏辛虧也沒有他。他回來還不是和小牛一樣，只會屋裏跑到院外，外院跑進屋子



他長大的，永遠把他看成一個小孩子，於是他們從不會感到需要他。其實連對老五也如此，別說老五是就要成家的人，算起來從吃奶糕到現在，也還不過二十六七年，一個年青青的小夥子。會幹嗎呢？

會幹嗎的光景就只有老公母倆了，再算上一個，也只有老劉媽，對內對外委實有點抓瞎，到頭他吳二爺還不得不向衙門裏請了幾天假，而且吩咐老劉媽的老兒子，歇工時候就來幫幫忙。破出幾天工夫，多了一把手，好容易在裝親頭一天的酬客日子以前，湊合着才得預備齊全。

胡同裏搭上天棚，廚子們就在大門外架鍋辦席。火光熊熊，白氣瀰漫着。上簾梅花子似的樂隊，蹲在門洞裏，哀而不傷地吹鎖呐——嗚哩喇，嗚哩喇……配合着鼓聲

……居然也號召起大小閑人，將這胡同擠得水洩不通。

客人來了，不去道喜不合適。然而去道喜，喜期却還在明天——明天可概不招待哩。好在禮多人不怪，不必太認真，大家不妨馬馬虎虎。禮堂就在北房正中一間，伸腿就到，只須進去磕一個頭，出來就可以在大門外的胡同裏從容入席。

酒席上，吳二爺的長官的主任首席。他今天特別改穿一套新洋服，據說是前禮服。

特色是領子上戴着一朵領花而不是打的領帶，如其打了領帶，那當然就不成其爲常禮服了。他昂然坐在首位上，背却正靠着牆，牆幫助了他，使得他的腰板昂然挺得筆直。可是他並不吃什麼，雖然他慷慨地隨了一塊錢份子，即使想狠心吃下一點，到底腸胃不接受。好傢伙，煮得半生半熟的豬羊肉上澆點油，不是那副尊貴的腸胃所能勝任愉快的。沒法子，放下筷子皺皺眉，撮起小鬍子的嘴偏向身旁的張辦事員瞭了一眼。

張辦事員坐在他旁邊，坐在第二位。可不是，這場面上除了蕭老胖就得數他了。他應該看不起衆人，也應該不能跟蕭老胖相比，所以蕭老胖儘管食不下咽，他可不能也那麼做。他得吃，光景還吃得很歡，一手端酒杯，一手拿筷子，幾乎每一道菜上來都是他搶頭，碰見首席的眼光，拉開嗓子就嚷着：

「您吃過這樣的酒席嗎，主任？這算嗎呢？哼，也未免太，咯，太難哪！吳二爺到底底是生意上的人，經濟真有研究，我早知道，他這些材料都是自個先買好了的，先叫廚子給他做。他還能做出個嗎？您哪！主任，您多陣受過這份罪呢？趁早算了罷，倒不如看看新房去，咯！」

便回頭，嗓子又加大一倍——

「來呀！咯，給主任打手巾來！」

職司打手巾的就是老劉媽的老兒子，吳二爺光着禿頭跟在他屁股後面直笑着作揖：

「對不起，對不起，主任；沒吃好，沒吃好，主任您哪；」

「對嘍，」漏掉了張辦事員，他張辦事員當然不快，「主任原是我給拉來瞧瞧天津的風光的，咯，主任只要看看新房。」

「哦，是是是，您哪，」就又拱手不迭，「張二爺，自家人，多原諒，對不起，對不起；沒吃好，沒吃好。——哦，是是是，看新房，我帶路您哪！」說了又晃出聲。——但是一轉身心裏非常難過，他忘不掉那一去無踪影的那三千塊錢！

新房在禮堂旁邊，進新房必須穿過禮堂。這時候，禮堂裏紅燭高燒，正中供着弓鏡班斗——下面一個斗，斗裏盛糧食，糧食上插上一面鏡子，鏡上橫着一張弓。喜神像依鏡而立，喜神之外，全被紅綢包裹。斗的左右，一邊擺瓶，一邊擺着升，為預備明天新娘下轎時抱一抱之用，意思是既要求高陞，又要保平安。二奶奶們曾以此自豪，像她們這樣的女人，却還肩負着兩重如此重大的任務哩。

跨進新房裏，腳無插立處，一間小房子全給木器傢伙擠滿了：樣樣東西，成雙又成對——椅子一定是兩隻，凳子一定是兩條，花瓶一定是兩個，而鬧鐘也一定是兩架。箱子兩口，被條兩床，牆上的字畫玻璃屏倒是一堂，却是字屏仍是兩條，畫屏又是四條，

字條落款是何紹基，畫屏少不了是鄭板橋畫的梅蘭菊竹。不錯，新房裏就忌諱單單的東西只能有一樣，那是馬桶。如今馬桶可放在炕頭上——因為新媳照例三天不守炕啊！

老五坐在新房裏，儼然跟做客一般，不言也不動，沒準他又墮入沉思咧。

壽春還是沒回來，只有小牛，他可早又跳到院子裏去看花轎去了。——花轎停在院中，四角掛着琉璃燈。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現下到處流行着，所以琉璃燈裏也裝着電燈。這辦法，吳二爺的長官的主任最贊成；外國人發明的電燈委實亮得多哩！

亮轎之後，樂隊奏着樂，從大門外排隊進來一彪人馬，全是孩子，稱爲文武童子。文童子頭戴紫金冠，武童子身穿綉花袍，而在綉花袍下，却一致都是鞋襪不全。每人手裏捧着一盞燈，燈光映着他們自己的臉，不顯紅潤，只是又黃又瘦——然而他們這被小牛羨慕着：爲嗎自己不能加入他們？自己學過體操，會做遊戲，步伐一定該比他們整齊得多吧？老師就會經常誇獎過：

「吳小牛，體操遊戲一〇〇分！」

但是那沒用，他仍然不能加入他們，只有跟在他們的尾巴上走。鑽呀「嗚哩喇，嗚哩喇」地吹着，他們就跟着「齊唱」。他們居然還唱歌哩。他更覺不服氣。不服氣怎麼着？索性打着哈哈笑，笑他們唱得一點也不合拍子。

「嗚哩喇——嗚哩喇……」

「啊嗚嗚——啊嗚嗚……」

「嗚哩喇——嗚哩喇……」

「啊嗚嗚——啊嗚嗚……」

有腔無字，那算是嗎？那就是喜歌麼？「啊嗚嗚，啊嗚嗚」，那樣的喜歌誰不會呢？——自然小牛是覺得很容易會的，連「三民主義，吾黨所宗」那樣難唱的歌他還會理，何況這麼兩句的喜歌？

只須聽兩遍，他就能跟上——

「嗚哩喇——嗚哩喇……」

「啊嗚嗚——啊嗚嗚……」

「嗚哩喇——嗚哩喇……」

「啊嗚嗚——啊嗚嗚……」

是不是，到底有一個剪平頭的客人就在當着他爸爸誘發起來了。

「二爺，咯，您這位少爺真聰明。」

心心相印，父子之間都感到滿足——尤其是小牛，唱得特別賣力。手裏沒有燈，雙

手空捧着，小腦袋還不住左右一頓一搖。

隨着文武童子的隊伍繞轎一圈，又進新房。走過他五爸跟前，忽然停住，蹲下身子揚起臉，眼睛一擠，舌頭一伸，聳起肩膀做個怪像，然後拔腿就跑，追上隊伍。

隊伍可直出大門，直出胡同而去——他們是去女家討賞錢，小牛不能跟着去。無端給人家扔下來，一肚子的高興洩了氣，還只得拖着兩腿蹭回來。

他爸爸正出來送客，客人回身還禮，他看見那客人中的一個穿洋服的矮胖子，洋服背上却襯了一身的白灰土。攆着一身白灰土還裝出怪不錯的樣子呢，便不由他不笑了

「哈哈哈哈哈……」

笑着一溜烟就跑進去了，留下的笑聲却驚覺了衆人，每個人都感到惶然，立時各自開始審視自己，而又互相審視着。事情被發現了，毫無顧慮地，四下哄然一齋笑出聲。

主人趕忙湊步上前，輕輕拍着洋服的後身，張辦事員同時也加上一隻手。穿洋服的人至少明白了一半。於是在這大門外一字擺開的十架八架官燈，每架燈光都能照出那張胖而且圓的臉上的豬肝色。

「磅，不懂一點規矩，真是野蠻民族，外國人誰不這樣說？——中國不亡，實無天

「理！」

惱羞成怒，他空空的肚子裏這就發了火。——不錯，他就盼望中國馬上亡掉才算遂了他的願呢。

巧得緊，笑聲一靜便隱約地聽到了東洋兵在野外實彈演習的砲聲——

「轟，轟，轟，轟……」

却是不相干，早是聽慣了的，一靜之後又復哄然，哄然的笑聲仍將砲聲壓下

## 八

這場喜事辦下來，因為連吃奶的氣都已使完，他吳二爺的確有點乏了。等到新人入了洞房，男女賓客全都散盡；時候交了下半夜，熱鬧空氣斗地變成冷靜。冷靜包圍着他那堆疲乏的身子，頹然坐下來。懶懶地輻轉着手裏的核桃，微微揚起枯澀的眼睛——眼光從眼鏡片邊上掠出：小院子裏每間屋初裝上的電燈已被二奶奶親手一一擰閉了，滿目變成一片昏暗；只有新房裏還留下一盞，僅僅一盞也不能大放光明，而何況就是那一盞又是用的粉紅紗燈罩？粉紅燈罩下瀉出粉紅的光，只適合於新倆口兒談愛情，却不適合於老倆口兒算家計。

面何況就是那一盞半明半暗的粉紅紗燈跟着也就關滅了！

昏暗更進一步。瞧着正中屋裏喜神前面的那對紅燭，也不過就是在閃爍着最後的餘光；餘光搖呀搖地，只待燭油滴盡，餘光也就該由閃耀歸於熄滅。彷彿整個世界都濛罩上了黑影，他吳二爺也被濛罩在這黑影裏。

點他感到落入了空虛。從熱鬧變成冷靜，從明亮變成黑暗；冷靜與黑暗襲着他，他自



然而然地就感到了空虛了。他記得，這滿院子的熱鬧，是他一手造成的！這每間屋子的光亮，也是由他一手經營的；而末了，他自己所能享受得到的反而只有冷靜與黑暗。空虛，真是一片空虛哩！

到頭一場空，自己委實毫無所得——自己以外，別人正相反：頂合算的自然數老五，他得着了一個媳婦。其次數小牛——壽春不在家算是例外——足吃足玩，小孩子們最大的慾望他都得到滿足哪。便是小牛他們媽，二奶奶，頭一樁家裏裝電燈，得遂心願；第二樁酒席上剩下來的菜飯還很多，幾天的日常開消又得以省掉。那點又不值？再算個乾淨，就是老劉媽，她也得了賞錢。她那老兒子，至少也得看這麼一個求告機會哩！

「二爺，我求求您，我願意給您効勞，求您提拔提拔吧，您哪！我們廠裏換了東洋老板，晦，一言難盡，他們淨在作難我們賣苦力的人：加了工可不加錢。胡說不裁人，還不是叫我們幹不了自己走，您哪！我們走了他們就招女工，女工好對付，不會鬧罷工呀的什麼的。我們早晚總是要走定哪。——不走也不成，我們全害怕。這年頭，人命不值錢，死一個人跟一條狗一樣，您哪！河漂子都是白面客嗎？我求求您，二爺，求求您給費碗飯吃。看在我媽面上，看在我幫了這幾天的忙。我們做工簡直吃不飽，老板賺了錢，都拿去買地，借此擴充租界去哪，待我們就比待狗還不如哩，您哪！他既有錢有勢，還

不講理，你聽我這一段吧：有一天他們坐車不給錢，車夫追着跟他要，他們順手就是一下——他們手裏是拿着手杖的，打得拉車的頭上裂開一條口，鮮血跟着流，您哪！打了人，還一路罵着走咧，我們光瞧着，氣得沒有法。晚上上夜校，我告訴了我們張先生。張先生說：「劉萬福呀，小鬼現下是鬥架不得的，我們可得準備着，準備着……」二爺，我們怎樣準備着呢？」

原意是告幫，可是說了一大篇，越拉越長，越長越遠，離題不下十萬八千里。他劉萬福既不會開過紀念會，又不曾登過講演台，一心直慙，滿臉忠厚，說話缺乏訓練，語無倫次，自然難怪。吳二爺很能原諒他，却也並不就瞧得起他：摸摸馬褂襟上的小圓證章，身分早又抬出來；架着腿，抖擻着。不必聽下去，單看人，心上早就有了定評：「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一副蠢樣兒，還能講出什麼大道理？真蠢！真愚！窮人嗎，不蠢不愚還會成窮人！……對嘍，在吳二爺看來，劉萬福的確是道地的「蠢而愚」，他却頂瞧不起這樣「蠢而愚」的料。這瞧不起，也就表示着他們之間的差度，那當然，吳二爺却不能也一樣的「蠢而愚」。不「蠢而愚」又怎麼着？他到底更多一點分量，他是「愚而詐」哩！——閉着兩眼，連連點頭，光景聽得入神，其實滿沒聽見。聽見了遠處？人家劉萬福要求差事，怎麼答覆？幸虧那個自己打了岔，一扯又扯到海河裏的浮屍，再

扯又扯到什麼準備着。於是他才抓住了話頭，反而顯出十分關切：

「您說嗎？河裏又浮來死屍，跟去年一樣？」眼睛斗然一睜開，手裏輪轉着的核桃不禁也停住了。

「可不，您哪。好幾天了，天天都浮着。人說有八十多個了，今天還瞧見了六個哩，可憐啊！可憐啊！」

可憐啊——

海河汨汨流！

陽光下，一灣黃水如奔逐。後浪催前浪，水流開浪花。浪花翻滾之處，駭然一物浮了起來——遠看彷彿牛與豬，近看才知是死屍。肚子脹如鼓，面貌全模糊，一身破棉襖，已成爛布包。一個一個又一個，不懂得他們怎樣丟了命，也摸不清他從那兒流出來；只看其間沒有婦女老幼，個個都像是年青漢子；也不像是白面沒過足癮，而自願輕生的；更不是醉開汽車而掉落在河裏；或許是生前被人當做牛，牛的事做完，便又被當成豬。畢竟是人不是豬，只好嘆口氣送給龍王，不便居然擺在菜市上賣人肉。

情景太淒慘，天也變了色：狂風帶黃沙，浮屍不見了。別說眼不見，心不煩，一幅畫却已深深攝上全天津市人們的心版上哪。

眼睛一閉，吳二爺忍不住也叫起來：

「說是呀，準備着啊！」

「說是呀，可怎樣的準備着呢？」「蠢而愚」的劉萬福，又追上了一問。

這問題，吳二爺並沒忙着答復。足見他雖然「詐」，却也「愚」

他還不會修養到當面說謊的程度，儘管當着面的不過區區一個叫他瞧不起的劉萬福

。心裏無主意，幾乎就想鬧脾氣。

——媽的，你問我，我問誰去？

——問你那長官的主任去呀！

不錯，該問他去。他做官做到主任，必然知道得多；而且他又是上司，請教他也不  
算寒儉。但如其連他也不知道呢？那更好。叫屬員給難住，豈不是就栽了麼。問題不  
定非要得着解答，而上司能栽在屬員手裏那才趁心；這樣一想，他吳二爺倒更巴望着趕  
明兒他的長官的主任也跟自己一樣：不知道。——看他坐在主任的座位上怎麼好下台！  
管叫他臉紅脖子粗，管叫他手脚無所措，管叫他分頭失光彩，額上冒汗珠，一撮小鬍子  
，隨着嘴唇直顫抖！那怕張辦事員是他的紅人兒，沒別的，也只好在旁乾着急。——他  
還能抵他的屁股幫他的忙，跟幫助他新寡兒騙錢一樣？——好狠的心呀！一騙就是三千

「每刻不忘三千塊，吳二爺這又想到他那三千塊。住了三千塊，苦還說不出。話早交代過：如其犯着他，他就不客氣。好傢伙，人家得了錢人家還有氣哩！該不會的吧？說着玩的吧？要是黨幕倒得放心，千萬別犯在人家手裏，差事玩兒完，悔也來不及哪！」

什麼準備不準備，那算嗎問題？這問題倒着，一句話：到底他的長官的主任謝他是怎麼樣的態度呢？

因為老五的太華本自己把上加了，跟着又有幾天沒進衙門，倒一時把這回事給馬虎過去了。然而豈是能夠馬虎得的？當着他家被他三言兩語給送出來的時候，心裏痛惜錢，任嗎都看淡，差事幹不幹，草沒在意中。現下呢？錢是丟定了，好只好死了心，再退一步想，錢又歸到老五的，那差事才是自己的，辦錢比差事，差事更要緊，還能夠爲了希圖收得老五的錢，賠與梅田已丟差事，犯不了一犯不犯，就不怕不辦到這一個兩姓意的態度問題。

仔細想想，誰辦錢？辦錢就犯了事，那老五辦錢，那夫家連莊就隨了份子，還惠然肯差障，當然錢財出，不翻林，沒問題，這可奇是樂着樂着，領子就直往承差頭，領大上級級級，噲巴又撒起來，非的，隱忍又非出頭，舞美刺他哈哈笑，當場就發發話。

可知他肚裏早生了毒氣。生誰的氣呢？這筆賬啊！這筆賬啊！正三千塊能抵消得掉這糟透了！當他心上長出一個大疙瘩，疙疸擦着，連茶也睡不下，煮氣才喝三碗。船在炕上，那個疙疸就漂滾滾，像滾肚子裏的茶水，升騰游來游去，游到大竈。

天亮了，工廠拉出一聲長汽哨：噲——足有分多鐘。

噲——上崗同班還聲中，便有劉萬福他們一羣男女的，老的少的，嘩嘩地從黑漉漉的破門裏爬出來，由個別的集成了羣，終於集成一股人流，流向工廠的大門去。

工廠門裏交北着兩面旗，一面是太陽旗，一面旗是跟着工廠的轉賣而改換的。

「掛旗哩，勞動節哩，放假麼？」

「醒醒吧，還在做夢哪！過誰的節呀，放誰的假呀？——星期護加班，還有假放嗎？」

「星期是星期，過節是過節，老板高興呢，安知不讓咱們休息一天？哪？」

「那可好，放假還拉笛兒呀？」

可不是，第二次汽笛又叫起來了，嗚然的叫聲打斷了人們的嘈雜。在洋監工，翻譯「博克」(Boy)和工頭們的梭梭監視下，人流落入了沉默，步子細碎而匆劇，呼着呼數，儼然每個人都像置身於送葬行列中，走向墳場去。

太陽還沒出來，紅膏藥飛機可已盤旋在空中，驚散了雲彩，驚飛起烏雀——烏雀也在期待太陽出來，咕吱叫着滿天飛。

等不及和太陽見面，人流已然湧進了龐大的機器間。第三次汽笛長鳴了，做夜工的退下來，新的一羣接上去——配合着機器，和機器合成一體，變成了機器的一部份。一排排木立地站着，運用着手，也運用着腳，在同一姿態下做出同一動作，在同一動作中一直持續着。有限的幾處天窗透進來少許的光亮，而光亮又跟飛揚的白粉混合着，憑着這點混濁的光亮，只瞧得出一排機器的龐大的黑影。却嗅不到一絲生人的氣息，排立的人們，簡直不過就是龐大的機器的一排鐵樁或一排輪齒罷了。

其中就有劉萬福。

劉萬福今年三十八歲了，他可已在這裏工作了十四年，十四年前，那兒還有一個十四年。那十四年整個是在肚子咕咕叫中過去：太陽剛出來，肚子一定叫；太陽爬上天，肚子一定叫；太陽落西方，肚子還是叫。嘴裏流清水，頭暈眼花——餓哪。人家一日三餐，他家一日三餓，餓不能成爲習慣，他們一家大小便終朝每日陷入了艱難的掙扎中。全部家產二畝地。他爸和他媽，永遠沒閑着，一年忙到頭，仍然吃不飽。

吃得飽的是另外一種人家，黑漆大門上常是刻着八個大字——

## 詩書繼世：

勤儉持家。

像他們，『詩書』成了資財，智識也要包辦，然後有吃有喝，知足常樂，還把來刻在大門上，正所以誇耀於鄉里之間。吃喝不盡，更望長久，要得長久，必須『勤儉』。

因嘆啊，因為他倆這一勤儉，便使得如劉萬福他爸那樣的人就更沒法不挨餓了！兩手兩腳不停滾，勤已勤到了家；屋裏空空無一物，委實儉無可儉；怎麼辦呢？還不如死了乾淨！

他倒興趣地死去了，可留下了大小一窩羣。劉萬福和他媽之外，還有一個小兄弟兩個小妹妹。最小的還只在炕上的淺窩堆上爬，屎尿糊滿身。二畝地帶一所破房，賣了二千塊錢，辦完他爸的喪事，娘兒五個借住在一間破廟裏。勉強有了安身處，肚子餓，不容情，只才過三天，大小都已脫盡了人形樣。那個會爬的已經不再爬了，剛在人世上打個照面，又回去哪。

村裏也有人，常上天津衛，便給他們拿主意，勸他們到這天津衛尋活路。天津衛在那裏？第一找不着路，第二沒盤川。找不着路還好掃聽，沒盤川可真作難。幸虧好心人，一直好心婦理底，求個情，將那第三個女的孩子賣進了黑大門。



因此在十四年前，劉萬福同他媽便帶着兄弟來到了這天津市。他媽進了吳家，他哥兒倆進了這工廠去做工徒。

工徒有師父，師父管他們的吃食，憑了這，他們就活該盡挨打的義務。老二小小到竟經不起打；不到兩個月，腿給打斷了。

媽媽來，流眼淚。

「學工猶如學手藝，哪？」手藝手藝，不打成手藝，「吃不待苦，還想做工？行有規矩，收徒不是便宜事，只要算還我的損失，也成，趁早給我滾蛋，極囉囉。」

「冒媽媽不懂規矩，媽媽也賠償不起損失，媽媽更沒飯給孩子們吃；擦乾眼淚裝笑臉，攪攪不臉蛋兒就轉身。捨不得母子情，幾次都想回頭瞧一眼；咬緊牙，死了心，倒底沒敢回頭看。」

這真死心八竿，還是劉萬福的命大，只有他才逃出來。老三呢，早就埋在離軍義地的墳堆裏了。死了的也就罷了，活着的總算出了師，他劉萬福如今是有着專門技術的工人。他那變畸形的大手，就是它的表記哩。

這劉媽頭一次現出笑容；二奶奶也將眼睛吞成一條縫來替他歡喜。

可是那位有着專門技術的工人呢？十四年前餓傷了胃，十四年後噏傷了肺。所以

「至肚子疼，嗓子咳嗽，腦筋遲鈍，手足麻木……工作的技術越精，身裏的病象地越重，身上倒是筋強力壯，臉上却是面黃肌瘦。象之製麵粉有他，吃麵粉沒他，沒有營養，怎能工作？」

「何況現下的工作又多加了兩個鐘頭？——除非不想活，便不能不誠心求求吳二爺。人家吳二爺是有個了不起的身分的。身分的法力無邊，毫不費力便能從賞他劉萬福一碗飯吃，要不呢，那身分又還有什麼可貴？身分真是可貴哩，可貴到不容假借——這就是說不許冒充。冒充就有罪。」

「冒充公務員犯人一名游街示衆！」

一塊白布寫着如此字句，給掛在胸前，胳膊上拴着麻繩，兩名法警左右挾持着。走在馬路上，招來無數的眼光。眼光裏充滿了好惡與責備。一大羣人在屁股後面追隨着，議論着，譏笑着，宣示出他的罪狀，當然是——

「嚇唬公務員；公務員就是官呀，哪不是官冒充官，配麼，身分？」

身分不夠，一定不配。所以他只好低下頭，一雙死魚似的眼睛深埋在胸前，孤悽地凝視着踩在脚下的自己的影子。人們的嘻笑加倍使他難堪——他們追圍着他，然而他和他們之間却相隔着一個無底的距離。那兩名法警，拉着麻繩就像牽一匹豬羊似的，專挑

可又說，借此逛逛公園，在他們二位，又何所樂而不爲？

公園裏的人可真多，比往天還多出好幾倍。這就奇了！仔細聽說話，才分出都是東洋人——原來東洋人來此過什麼天長節。東洋人最愛新鮮，於是他們也行三人爲主，得到好奇的注意。眼睛翻呀翻地，滿嘴裏嘖嘖叭叭。

嘖嘖叭叭聽不懂，可多少也能猜出一兩分。情形斗然變了：人家不止瞧不起那個犯人，人家連那兩位法警也一樣瞧不起；一種輕蔑，他們三人同時分享着。這倒好，自然隨然地，忘記了各人的身角，拉着人的轉而付給被拉着的以同情。衝出公園子，蹣跚蹣跚，踉直往公園外面跑。

——這着就送來了一片哄笑聲。——下賤啊，可鄙的民族啊！噫哩叭啦，無端就會得意起來。

得意之外，與我竟覺高了。舉起節日慶祝席上的酒杯，大家齊乾。

乾了又乾，乾着乾着身子直搖擺。眼前成昏霧，舌根僵絆着。但不能就此躺下去，武士的本色，還得站起來。怪叫，唱歌，表出激昂氣慨；走兩步，搖一搖；兩腿終覺不得勁。心下明白，光景是醉了。

。磨子之後，花樣翻新，要脫光了衣服跳下水池裏洗澡。

洗澡沒洗成，對着來勸着阻攔的人就罵開了。

「下賤啊，可講的良辰啊！」

人誰沒有自尊心？是人都應該有。地方在這些事情發生之後，很快便會故意傳播着謠言，張地繪影繪聲。意在言外，其意若曰：「嗨，飄洋過海到這兒來丟人，原來世界上也不止咱們才沒出息啊！」

自尊心何幸得到發揮，如其是張辦事員，早就又該搔着平頭哪。他張辦事員除了對他自己和對他的長官的主任之外，一概不在話下。不僅中國人，就是外國人他隨處裏也有說：「外國也有叫他的，真憑實據，誰也駁不倒他。」

既然駁不倒他，還得附和。這也並不是看在他是那位主任跟前的紅人的分上。

原因是：光景外國事事都比中國強，中國黨是洩氣洩到了家。生為中國人，難道不愛國？愛國就不該自甘示弱。那麼，誰能舉出理由證明外國不如中國？則他也就可以變成「愛國英雄」。——多少「愛國英雄」都是如此出名的。他張辦事員不過是其中之一而

已。

愛國英雄的論調最能博得大家的贊同。他搖搖擺擺地在這間辦公室裏走了一圈。老

環顧的眼光會經落到每一張辦公桌上，徵取坐在每一張辦公桌前的每一個人的意見，

「對意見非常一致，每一粒都點了頭，」

只有吳二爺不——他正在專心求得那個「甚麼」問題。

那個就惱了：他倒越來越有勁了哩！憑嗎呢？對嘍，他有錢。有錢頂好在家裏享福，別到這兒來一塊混叨！要來，就得湊和着。這兒是衙門，除了頭兒，誰也不比誰大，

憑着錢又算他老幾呢？大家都是同事，好心說說話，却是給臉不要臉，端起來哪。嗎？還有騙地訪過不去麼？——眼光剛一瞬，一瞬就有氣。氣浮於面，滿面通紅；尖下巴一抬，

熱氣裏直傳兩。

卽立時攔攔着吳二爺，他驚覺了，對着那平頭，儘自發饒笑。

吳二爺又自起疑心：笑嗎？是不是笑打夥兒騙了尊爺三千塊錢？您哪？

不是。吳二爺紅了臉。挪了挪身子，兩隻手從懷裏放到桌上，終又放回懷裏。

葉二爺也笑不下去了，怎麼辦呢？主意沒打定，人家張辦事員已經轉過了身，大踏步地垂回他的座位。硬勁拉開椅子，故意做出一聲：「隆隆！」

只有他吳二爺獨自發着楞。忽然他發覺他的長官的主任一雙眼光，利箭般地向他射來，心裏一跳，身上也不禁一抖，兩撇鬍子直發顫，嘴唇也白

絕望的預感緊壓着心，呼吸費力，眼睛看着世界就要變了樣。

果然，那堆肌肉這就離開了煙，而且直向他走來。真像有種大力，人沒到，力先灌注，直使他全身的肌肉變成繃緊。使得他頭腦變成昏暈——天旋地轉，房頂也像就要塌下來。

在滿屋子低着的頭斜眼向他一瞭的時候，那堆肥肉已經移到他身旁，像觸電一般，他立刻木然站了起來。忽紅忽白的臉上勉強做着笑；摘下眼鏡，眼光一次平視過去，在矮胖子漆亮的分頭後面，傲然展開一張尖臉，滿臉作鸞鵲笑。

他的頭不禁垂下來了。身子變得非常輕，飄飄然，好像要飛。就飛起來了，飛到遠處遠處。不知道自己還置身辦公室，也看不見站在身旁的他的長官的主任——主任說話了，其聲暗暗，彷彿來自電話機。

「辦一樁喜事真不易，夠辛苦的肥，哈哈哈，群卿兄？」主任的態度是那麽和易可親，還肯親熱地叫着他的名字；他被叫着，便又飛了回來，腦袋搖一搖，重新落回了座位上，從而看見站在身旁的那位主任。因此他主任的話聲也同時變大了：「抱歉之至，我沒得幫點忙。好在是自家人，您不見怪吧。或是這麼樣，我們改天聚一聚，就有什麼不

「主任，電話您哪！」張辦事員過來拉一把，一番話又給打斷了。

他就轉身去拿起電話機。

「喂，喂；誰呀？你是誰？」——啊，老章，章委員，是你呀！」

那邊便接着說下去：

「……所得士咧，蕭老胖，你忙嗎？我很想找你談一談。喂，我們上回談的那件事，有消息了，咧，我做過了一篇文章，他們都很贊成；願意拉攏我，找我們合作。咧，你看怎麼樣？……喂，現在他們組織了一個協會，鼎鼎大名的江博士，大克頭兒江，在名的人物哩，他在那裏主辦，我已經加入了，你也加入嗎？……這是進身的機會，咧。……沒有的事嗎？……那我就去進行。我們多陣見一面呢？……好吧，你等我的信。」

這個放下了電話耳機，滿臉都在笑。

「老章，行，憑他那口漂亮的阿衣烏啞哦。」

「所以呢？這年頭，你說洋話倒是便宜得多哩，惹哪！」張辦事員嘆口氣，一時疏失，他竟又除他自己和他的長官的主任之外，而且羨慕起外國人來了。

## 九

五月是毒月——五一、五三、五四、五七、五九……鮮血寫成歷史，歷史在鬥爭中開展……

……天氣一天熱似一天，太陽傾瀉出它的威光，像一團烈火。人們被這烈火烘烤着，被剝去身，才不兩天又得換過單褂子；銅盆帽上了市，而得風氣之先的且已然揮搖着扇子了；丁香零落，牡丹凋謝，芍藥盛開；空氣裏飄浮着熱，飛騰起塵土，背着陽光的洋樓陰涼處，倒成了令人留戀的所在。空望着密茂的樹枝搖曳，却並沒吹來一絲涼風。銅碗叮叮，反而易感到口舌乾燥。——口舌乾燥還算小事，最怕是心裏把太陽的熱收進去，變成火種；肝火太旺，逼着更燃。所以五月易出亂子，實在天氣也有關係，人們全叫那一團火似的太陽烤得烏焦巴弓了！

於是種種鬥爭事件——譬如輕則吵嘴，重則打架，便往往在這些時候演出。

——這些時候，吳二爺和二奶奶都一直紅漲着臉。眼珠在眼眶裏掄轉着，靈活不下於手裏弄着的那對核桃；可又像珍珠在玉盤裏滾滾，却偏偏愛往眼角裏擠，擠到眼角裏也不



停住，只一也斜，馬才又轉騰了。而說話也多出一番表情：儘管四顧無人，不是嘴巴接着耳朵，也須抬手捂住半張嘴，還是暗示夢於說明，語聲儘可能壓成低細。——雖然光景又反而更加吃力，一會工夫，鼻尖上就又點綴上一堆細碎的汗珠了。——天氣熱哩。

不錯，他們領受到一種新奇的刺激。只說添人進口，誰知添進來的人竟另有「股子」魔力，每每使得人頭昏眼花，不快之感，不禁油然而生。——原因是吳三爺這一家人從有史以來自有其不變的風氣，風氣所顯示的是陳舊的，是沉靜的，是灰暗的，是樸實的；進得門來便如身入古廟，全家老幼都在修行——壽春不守清規，已經稱不得佛門弟子；而不料斗然更慘進一位花枝招展的人兒，古廟再不能維持其素日的寧靜，異樣的光輝閃爍着，風氣不變，以致於陳舊的，沉靜的，灰暗的，樸實的都給掃蕩無存。半震眩於新奇，半懷戀於舊事，外因利害的衝突，內成愛惡的糾紛……酸甜苦辣，樣樣俱嘗到，則在老公母倆，又豈只不快而已？

斗然一陣風，香氣滿院子。嬌娜的身影在眼前掠過，吳三爺自以為滿腦袋裏像盛着仁義道德，如今仁義道德倒被香氣溶化，頭腦空虛，有點茫無所措，橫身壓迫，背上直冒熱汗，做成一副傻像，飲住氣，竟自呆在那裏。此時倒是心無雜念，意識全叫那嬌娜的身影弄迷糊了。——雖沒抬起頭，而且眼光也一直躲在水晶片裏，但是能明白，偏過

，比看了還明白清楚；在心上，早已絲毫畢露地活現出來：飛機頭，黑眉毛，滿臉橙黃胭脂紅嘴唇；深藍旗袍，潔白襯裙露出花邊兒；鮮紅短襪，套上白色高跟皮鞋；手上戴着一雙白手套，白手套上又拿着紅皮包，紅白相間，多麼鮮豔？鮮豔還不單在顏色哩；旗袍緊窄，緊束腰身——肥肥的奶子肥屁股，圓圓膊胳膊圓圓的腿……夠了，夠他受的了！幾乎不相信，怎麼，這樣一個人兒居然會出現在他家裏？意外的幸運才足樂，他笑笑。沒笑出來，在迷惘中依然明白：人是老五的，又是老五的，跟家窩一樣。老五，真有福氣！

羨慕加上嫉妬，實在是嫉妬多於羨慕，要不，他怎麼會覺到嘴裏流酸水？嚥下酸水，偶然望望二奶奶，牙關突然咬緊，就恨不待扔過核桃去把她打死。

二奶奶又何嘗沒被觸呢？被觸使她回念着當年，當年穿綉花鞋的時候，青春蕩漾在眉尖眼角上，紅得像猴子屁股似的面龐不也甚多光彩？只是時光不容情，轉眼三十年，老了，臉上褪去了紅潤，換來了凶肥。眉毛變成硬條帚，眼角牽出魚尾紋，眼光轉枯澀，合成一條縫。要說這也沒關係呀！全家五口人，四男一女中，她還是唯一的女性哩，比了老劉媽，她豈不仍是美人兒；可是如今是如今，青春又發現在別人身上。她所失掉了的面人豈偏偏保持着，將來比一比，怎麼比得過？



「沒有？」吳二爺搖搖頭道。

「鬧得很呢？」我這告您說？」她就走向他跟前，像是一宗祕密，她預備將嘴也送到他的耳朵上，「也是小牛說的，啊，笑死人，比大腿大。」

「比大腿？」那個連鬍子連眼睛都直起來了，「嗎事呢？您哪？」

「老景天氣實在熱，二奶奶說着話竟自喘了起來，本想沉住氣，却反而帶出幾分慌促，似乎嘴唇也在開始顫抖了。她說：

「比搖大腿呀，在大羣人中間比哭腿呀。您也不知道？嗎，還有好些事我都說不上來哩，小牛說的，您哪？」

小牛說的是這樣：他五爸陪着他新娶的嬌娘，成天出去玩，他嬌娘才是頂會玩的，聽戲看電影還不算，打氣槍猜詩謎也有他們。摩登人物，處處露臉：永安飯店看畫展，維斯理堂聽音樂，北洋戲院聽話劇，查拿會看講演，英中街看外國皇會，巴黎舞場參加比美，比容貌，比腰身，比大腿。

他吳二爺真急了，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他還是一家之主哩。一家之主自有一家之主的身份，他又有了身分，憑這身分他就可以管教了。中非管教誰呢？老五麼？家當還是他老五的，不處主管教那位比大腿的兄弟媳麼？媳婦也是老五的，他不比家當，做哥

哥的沒法代管着，空自生了氣，仔細一想反而爲難起來，滿肚子的悶氣無從宣洩，這才不能不效法二奶奶，兩人一條心，最聰明的辦法是全給她一個置之不理——表示瞧不上眼。當衆比大腿，瞧不上眼；叫人估便宜，瞧不上眼；丟了一家人的臉，瞧不上眼；嘴唇儘管紅，瞧不上眼……一切付之以瞧不上眼，他吳二爺暗地裏又算勝利了，心平氣和地擦了擦頭上剛才急出來的一頭汗，又悠悠然掄轉着手裏的那對核桃。

嫵娜的身影再從眼前掠過，竟可以不至於被壓迫地低下頭，更打眼鏡片外輕蔑地投向一瞬眼光。眼光像是有意專投向那兩條大腿。那大腿啊，眼光死盯住，不是輕蔑，彌覺多情。心裏發燒，可不，天氣委實太熱了。

瞧不上眼——瞧不上眼的意念只該出於嫵娜的身影：

「臭鬍子，死婆子，賊眉賊眼氣死人！你們家裏怎麼樣會有這一對老寶貝呢？」

紅嘴一撇起，老五就心痛。——心痛正應該：老五向來不曾接近過女人，而自己又不是女人，女人是什麼？女人是神祕。現在伴着他却有了一個女人，真正是女人，牽挽着，挨近着，神祕變成實體，笑了，女人是塊肉。肉是屬於自己的，無異於成了自己身體的一部分。讀英文 *The Bachelor's Fall*，就是指的那自己原來只一半，加上個女人，才成一整體。苦功沒白用，深意至今倒已明白了。明白就好。「較好的那一半」就真能

「控制他——控制他的思想，控制他的感情，控制他的行爲；最終他竟隨她轉：『高材生』進跳舞場，含笑看太太和人家比大腿，沒有的事也會有了。」

人在蜜月中，橫身都甜蜜；外面紅日薰風，內面乾柴烈火——老五都不覺得熱，而且笑臉上更笑得愉快。

只這一次不能再笑——

「達爾林，麗娜，您生了氣？一生氣呀，瞧瞧我該多難受呢，您哪！」話是真話，他心裏正痛着呢，心痛時臉上也做出苦。苦着臉來安慰他的肉。自以爲措詞很得體，這原是從什麼「戀愛小說」上面套來的，雖是用口述，其實在暗書，暗得非常流利。

「挨不着你」，紅嘴又動着，「我討厭那臭鬍子，死婆子，關你嗎事呢？您哪！」

「是嗎我哥哥嫂嫂得罪了您？」這「較壞的一半」不能不收斂起笑容，一則無書可暗，他抓了瞎咧。

「醒醒肥，」一隻綿軟軟的手指指到他的鼻尖，痛而且快；鼻尖裏，一股肉香飄然而入。「你那兒有這們子的哥哥嫂嫂呢？要是你真有個嫡親的哥哥嫂嫂啊，我可樂死了哩！」

人世間的詞令都不可當真，即使是夫夫婦婦。老五不失爲君子，得到肉體的保證，

一切關係都看成嚴重。可是在她麗娜的另外一種眼光看來，就未必不稀鬆得如像喝一杯水；過於嚴重，那就傻了。她本是天津市上交際場中一位人物，認識的男子豈只千百？只是現在才輪到這位吳老五。她雖然是老五有生以來惟一接近的女人，而老五在得以接近她的男人羣中，歷史可要算最短最淺的了！——雙方的觀念截然不同。所以老五老實實地把她當成整體之一半，並且把她列入了家庭系統中；而她心裏才滿不是那回事：她是她，他是他，他們依然是兩個人，別說這一家的其他的人，就是他老五，她對他也還並沒有深切的情誼，她是不是就瞧得起他呢？天曉得！

當然，她肯和他同居，原也對他有所希望，聽說他很有錢，希望他也當具有天津市上的「少爺」資格。少爺有多種：其中一種是空具虛名，落得日食難度；其中又一種是棲身白面館，只剩了一副骷髏。——都在希望之外。除非是第三種：今天買一輛「福特」，明天買一輛「道濟」，漂亮的新車，開出去，滿街馳騁。高興的時候，兜風不必限於天津；好，到北平去。到北平去幹嗎呢？德國飯店的西餐還不壞，吃一頓，再回來。

——她便希望着這一種之中當有吳老五。

然而沒有。希望成了失望——不是說他有錢麼？

是呀，他哥哥代管着。

利害衝突，必有爭鬥，這就難怪她瞧不起這吳二爺和二奶奶了！

「臭鬍子，死婆子，什麼哥哥嫂嫂呢，哪？各人有各人的家，咱們頂好跟他們分開來過。這日子，我過不來！我在娘家就早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人，聽着他們我就有氣，趁早分開。是咱們的分給咱們，是他們的他們留下。好不好，哪？」

老五是君子之人，君子之人應該三思而後行，其奈思想已經給她控制住了。他沒敢脫離羈絆，但也缺乏勇氣遵行。臉上停住笑，問題太大，他呆住了。

「你不愛我？你不聽我的話？你不把我當親人？——我才是你的親人哩，你別說我來給你添了麻煩，在離開你們的家庭骨肉；你是當今的大學生，你想想吧，當今的潮流已是推翻了大家庭——那是封建什麼的，咱們又幹嗎偏偏違背潮流，做不成摩登？我是你的『喂浮』（Wife），我還有不向着你的？難道你就不會尊重女權？——臭鬍子，死婆子，生出兒子像共產黨，還要我說嗎呢！趁早分家，要不：好，好，好，好，生命於我就太無意味了，啾！」

在迴響裏的「生命太無意味」換在「死婆子」的二奶奶口中便成了：

「我不活着哪！」

女人不分新舊，本領一樣高強：麗娜怎樣控制老五，這道理，正和二奶奶之與吳二



爺同。他個男子漢，結了婚，成了家——家字的寫法是寶蓋下面一個豕，便可以說成家之後，就已變做被蓋着的一條豬，老五是新豬，吳二爺是老豬。

「我不活着哪！」聽這一聲吧。連合成一條縫的眼睛都睜圓了。

二奶奶也並非無所爲而爲——尤其不關係天氣太熱，她實在是傷心之極哪！一家之內，她敢說是向來沒被入含糊過；吳二爺有身分，安知她就沒有？吳二爺的身分寄託在馬褂襟前佩着的小圓證章上，她雖沒有證章，然而「妻以夫貴」，在她的世界中當是天經地義，以吳二爺的身分爲身分，所以她自己也有了身分了。固然她不敢並比吳二爺，但吳二爺以外誰又能和她相比？一人之下，老五壽春小牛老劉媽等等人之上，她可以居之而不疑。——憑了這個，而且加上那小院子裏的最高領袖吳二爺那一份，他們理應住在上房。住上房正所以表示尊崇，這在家庭歷史上是有明文規定的。二奶奶這番的如此傷心，原因也就在這裏。

上房三間，吳二爺繼承他堂兄之後，改做自己兩口兒的起居處所。老五住在和東面的下房廚房相對的西廂房裏。後來壽春長大，二奶奶生了小牛，西廂房裏才又添入了壽春。從此便成定例，每逢他倆放假回家，住法從無變更。直到最近，老五結婚，需要新房。——新房總得像個樣子，在這裏，像個樣子的就只有北面的那三間上房。讓不讓呢

？吳二爺還在手裏掄轉着核桃沉思的時候，二奶奶倒自動地慷慨提議了——誰說她不利害？暫時借給老五，只等新娘三天下炕之後，依然可以收回來，一番修飾，全歸自己享受。深知老五是個懂得規矩道理的人，他不會漠視哥哥嫂嫂在這家庭裏的地位和身分；因此一半也就爲了安慰他，新房裏粉飾得非常漂亮。

喜期三天內，新娘並沒整天蹲在炕頭上，早就在外滿街跑，直到深夜才回來，白天睡過十二點。老五變得快，學校裏請了假，再也不用功；成天只含着笑找他哥哥吳二爺要錢，除了要錢，別的不說一句話。——二奶奶就很奇怪：他怎樣連搬房的話也不說一說呢？

一天等一天，光景他們要永遠黏佔下去。二奶奶千悔萬恨：又失身分又受冤，又加嫉妬又難過，肝火一旺，她砸哪。

「我不活着哪！」

他威脅吳二爺，要他向老五辦交涉，收回失地。她認爲老五跟吳二爺是兄弟，吳二爺才是老五的哥哥，吳二爺才有代表去交涉的權利和義務；要不他怎配做一家之主呢？她德惠他，他沒言語，只揉核桃。她催促他，仍然只聽到核桃吱吱響。她再逼着他，核桃也隨着響得急了——紅着臉，手心裏滿是汗，天氣可真太熱了！

不錯，吳二爺是身爲老五的兄長，老五對他一向也恭順，他說的話老五不見得不依從，其奈他就說不出來——有一種什麼大力黏着他的嘴，實在，他說不出來。心裏愧懣不如壽春，壽春倒能把他五爺折磨一氣。在這些地方，壽春真比自己強。

豈但這些地方，根本壽春的世界就比他吳二爺的世界大哩！他生活在他們那一羣中，全憑了集體的力量進行着英勇的反抗；他們更爲了援助小西門的海關的關員，拋棄了課堂上的功課，分組四出講演——烈日薰風，煉成了鋼筋鐵骨。末了，還同其他同在一塊的三個人齊被傳去問話，過了一天才放出來。但進行並沒因此阻撓，雪片的宣言紙張，依然跟着傳遍了全天津市。

那宣言上寫着——

如今走私是愈來愈猖獗了，走私的範圍由華北飛速地擴展到全中國，在任何方面都使我們感覺到滅亡的威脅。我們能眼看着走私的惡浪沖滅我們的國家嗎？我們能眼看着自己全部的工商業崩潰毀滅嗎？不！決不！我們是中國人，我們要救中國！在全人類面前我們從今宣誓：

我們誓死不買賣私貨！我們一致

(一) 要求並協助加緊緝私；

(二) 要求即刻制止私貨入境；

(三) ……

(四) ……

但是在另一方面，人家新人物章委員和吳二爺的長官的主任蕭老胖和他跟前的紅人張辦事員他們同樣忙得不可開交，章委會寫文章，一遍官通，蕭老胖以為會寫文章一定會起草簡章了，便抽出一張紙，向他弓身一揖：

「老哥，您是著作家——大文豪，隨便寫幾條還不容易？請吧，在哪？」

「成得士呀。」

雖是新人物也未能免俗，他也喜歡聽這個。因而更加上一番興致，昂昂然，喝下一杯太陽牌的檸檬水，點起雪茄煙，坐下來，打開稿紙先寫下「簡章草案」四個字。

打了一個隔，稍稍停一停，伸手弄弄領帶，對嚶，他在用心思，張辦事員筆直地站在旁邊，規十分關切，就像用心的是他，瘦尖臉上早是做出了一臉的苦。蕭老胖才清閑

替別人就愛，他沒那麼傻，反而是如其老章弄不出來倒更好，管教他當場現眼，也省得往後再聽那一套自拉自唱哩。——然而章委員倒底是章委員，並沒作難，提起筆，筆不停揮，結結實實地叫那胖子變成了心悅誠服。

丁，將他寫出。

「第二條 本會以恢復共和，實行民治，造成足以符合適應世界之新國家爲宗旨。

第三條 本會總部暫設天津……」

忽然停住了，嘴裏吐着白煙，抬頭問：

「經費呢？有大肯出錢嗎？咧。成立了總部可得要開銷哩——那是先決問題，先決問題得先解決，咧。」

這就暫時放下筆，端起玻璃杯，趁勢向椅靠上一靠，囁囁地喝着，也在等候答覆。

自前在張辦事員和他的長官的主任呢，兩人的腦膜上都一同放映出了一個同樣的人影。英雄所見，自然相同，大家不禁相對點頭，相視而笑。

放映在他們腦膜上的人影不是別人，是吳二爺。

在那知道吳二爺正在麻煩又麻煩中！

第一個麻煩是二奶奶給他的，她逼着他收回房屬；第二個麻煩則是老五秉承新媳婦的意旨而提出來：

「她說，我們要想學一學管家……」

自然一切都感到要完了！

世界也像變了樣：天上的太陽逃避了，陰沉沉地，一片長空，彷彿拉長了臉。一會還颳起風來，呼呼呼，風在大地上逞着威勢，騎來騎去，怒吼着，吐出它的煩燥；捲起黃沙，遮掩了陰沉的天幕。陰沉長在，煩燥難消，觸景生悲，付之一哭——便下了雨，越下越大，一天，一天，連續着。

雨綫如利箭，海河似長蛇，雨綫打海河，猶如利箭射長蛇——長蛇負傷，蠕蠕爬行，海河汨汨地流着。

可憐吳二爺，雖然隨着天氣的寒涼又重新穿上了袂袍，袂袍可暖不了他的心！心冷了，淡了，一切都看成了空；才後悔：就不去妙峯山朝頂，也該到蜂窩廟燒香呀！

得，現在吳二爺真變做了一無所有——這是指的那非常高尙的金錢而言，此外仍是有的，卽如「身分」，那代表身分的小圓證章依然佩在他馬褂前襟上哩！

其實家當原是老五的，他不過代管着；只是積久成習，管呀管的就儼如自己的一般。他不曾分過彼此，滿心十分慷慨；誰化誰的不一樣呢？——他每月的薪水就掃數歸公，國幣四十元從沒落下一文，留做私蓄。這就足以表示他存心公正。公正存心，一家和氣；子而孫，孫而子，他們的子子孫孫也將永遠這麼生活下去，豈不甚好？

想得長遠，反而忽略了眼前，意外的變化，在他是連做夢也不會就過心。——本來嗎？老五是位君子之人，君子之人懂得道理，做哥哥的代管家務，光明正大，有嗎說的？他老五向來就是個知道尊兄敬嫂的好兄弟呀！

誰知他娶了親，來了一位摩登新媳婦。媳婦止於摩登，無非愛化幾個錢，也還罷了；別的又還有什麼能耐呢？

晴天霹靂，他們要鬧分家！——先前沒準備，一時難於應付，而對方更乘機下手。

着着進逼。老五不足怕，可也沒料到會變心；算他是給新媳婦教壞了，新媳婦終不過是個女人，又有多大本領？但是他們的氣勢來得陡，陣線也堅固——好像幕後還有人。跟着跟着，幕後的人居然露了面，有孫魁五，有蔣老三。

嚇，蔣老三，他清楚這家裏的事：存款、土地、房產、商店，他肚內都有賬，一絲不漏。老五剛對吳二爺提出分家的要求，他蔣老三就已經打着代表的名義執行着移管權。一不怕官，只怕管，蔣老三只要取得他吳二爺的地位，於是原在他吳二爺這方面的人馬上也就跟着倒了過去，一齊倒戈相向，直弄得他棄甲丟盔。

所以現在是一無所有！

本來就不是他的，物歸原主，於他又何所損？然而話不能這樣說，要這樣說他便更該傷傷心心地哭一場！在從前，兜裏三二十多陣短少過？可是現下摸摸口袋吧，一毛零兩大枚，出輪門，坐車也不夠。——離月底遠得很，巴望發薪早着呢。跟誰要去？像從前似地打個電話到店裏櫃上，有人理麼？人家早交代明白了的，非有他老五親筆簽字，一概不許付款。好利害的手段呀！

世道真是有許多不可思議的事，無影無形之間他吳二爺簡直像栽了一個跟斗，這個跟斗彷彿還栽了個不小的距離，一向像是低頭向下看的，這下都必須仰頭向上看了。地



方是同一的地方，人物是同樣的人物，就只時移勢異，冥冥之中潛伏着一種力量，使他不得不然，使他自然而然而然。滿院子裏就數他偉大，那是過去的事；今非昔比，渺小，只覺突然渺小起來了而已。

遭逢意外的變化，感傷是難怪的，可是在這時候他是連感傷的餘裕也沒有。恐慌，倒只有恐慌橫在當前，一家大小四口人，個個張嘴要飯吃——但掙錢的却只有他吳二爺一個人。月薪四十塊，不多也不少。往常跟老五的家當一塊兒夥着用，四十塊錢覺得滿富餘，他吳二爺很知足：「錢嗎，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掙多嘍有嗎用呢？」可見他不是沒能耐多掙錢，而是純然不願意——清高得很哩。不過清高也有清高的價值，兩字「清高」決不是單憑他那四十塊法幣所能買得來的，多一半還是靠着老五的家當來貼補呀。如今老五收回了管理權，就很容易再進一步：兩下分開過日子——那麼房錢伙食，日用零化，歸裏包堆全靠這四十塊錢去支持。夠嗎，不恐慌才怪！

僅僅吃飯就成了問題，此外可又還有兩個上學的。——小牛還罷了，他方上小學。最了不起的是壽春，人大了，都該娶媳婦了呢。直到如今，他吳二爺仍然沒忘記念着給他壽春娶媳婦。自然光景也只好念念而已，滿腔遺憾，輪轉着核桃，不由得嘆出一口氣。事不隨人，只瞧他各人的命吧！論說中學畢業，「學問」也就很可以了，再想化錢上

大學，幹嗎呢，摸摸佩在馬褂襟上的小圓證章：

「你爸爸我就沒跨過洋學堂的門坎哩！」

「我怎能跟您比哩，您哪？」壽春滿面變成紫紅——晒得油黑的臉上漲出紅，紅黑調和，故而混成了紫。好傢伙，不兩天沒見，他竟黑成這個樣兒：黑得出油，黑得發光。身上穿件翻領襯衫，袖子捲到肘腕上，於是連頭帶臉加上一雙胳膊，露在白衣外面，白是白，黑是黑，更顯得黑白分明。

兩手插着腰，挺然筆直地站在他父親跟前，身子靠在一張藤椅的扶手上；黑臉上一對黑眼珠溜滾着，正像他父親手內那對核桃的不住掄轉一般。——但有時眼珠突地凝着，直落到那對核桃上面，必然地那對核桃也突地停住不動。

各人有各人的威風，那怕是父子之間。——吳二爺幾乎又得承認自己失敗了。心裏虛怯：失掉了對於老五的家當的管理權終是一樁丟臉的事，尤其對不起兒子們，沒叫他們得享幾天現成福，還不得不跟隨他做爸爸的飽受饑寒之苦，倒霉啊，做爸爸的真該抱歉萬分哩！

眼光掠出眼鏡片外，在他兒子的黑臉上一掃射。難怪他跟爸爸鬧脾氣呢，爸爸竟掏不出錢來給兒子化，何況又是化錢上大學？上大學是好事，大學畢業才可以多掙錢——

兒子是偉大的，渺小，爸爸倒是。

可是兒子說的是這樣：

「實在，我也並不想上大學——您可別以爲我偷懶，不願意讀書您哪。我有我的道理，不懂，爸爸，您老了，世界上的新道理可又太多了。我說我的，請聽聽吧：我不願意上大學，乾脆是讀完大學也毫無用處。這不是指的有沒有出路——找不找得到事做。那是另外的問題。可就說在大學裏念了幾年書，又跟我們現下這個社會有嗎關係？我們生活裏面所需要的，課程裏面一概沒有；而教本裏教給我們的，又跟我們的生活毫不相干。教育不跟生活打成一片，教育還會有嗎效果？我們中國辦大學，都是學的外國，可是就在外國，教育也就是有錢人的裝飾品，小學中學大學，那一張文憑不是化錢買來的？錢越化得多，資格越高，學問越好，在外國，這就成了；在中國却還不成！中國依然殘留着封建餘毒。封建講關係，宗族，親戚，同鄉，同學這些關係，要是發生不起一點關係，大學畢業又有屁用？所以我不願意上大學呢您哪，爸爸，您懂得我說嗎？」

「對嘍，」吳二爺聽了半天，直聽得出神。出神嗎？他是叫壽春激昂的姿態給攝住了。那年青人，黝紫一張黑臉；兩片嘴唇直活動——嘴裏的牙齒雪白，嘴裏的舌條鮮

紅的又白又紅，包在一張黑嘴裏面。像在跟人吵架，有他的，他就一個勁地沒完。誰聽得那麼快！光景很有一點道理，惟有讀書高，瞧他到居然讀出來了。

「那嗎忒爲人父的他吳二爺呢，哏哏嘴：

「對嘍，有點道理。我懂——只有兩成三成不大懂，可道理總是一樣的：就不必上大學了。唔，都是命，命裏該有呢，終會上得去，慢慢地來，一步一步往上爬吧。實在我懂得的，只差一點點，你的話有道理。回頭跟你五爸說去，露一手給他瞧。說給他們聽聽：你用不着上大學。」

「爸爸，乾脆，您全沒懂得！」壽春斗然一下截住他，黑臉向外一掉，下巴尖往上一抬，兩眼直盯着房頂。房頂上有一隻蒼蠅嗡嗡繞着天花板在飛，他的眼光便隨着那隻蒼蠅轉。

屋裏一時沉靜，蒼蠅的叫聲更覺加大了，嗡嗡。

年青的壽春呆着呆着，呆一陣，收回眼光，放下下巴尖，掉回臉來，自己倒先笑了。

「您一定沒聽懂，我先說過您不會懂的，爸爸。」

「我我不懂？嗨！我還會不會不懂？我是誰？我是你你的爸，爸爸呀！孩子，你年

青得很哩！我我生你出來，我瞧着你長大長大，我還有嗎不會懂的？我我的長官的主任  
 都看着你爸爸，我我又又不懂了哩！」

「這是指出身分的時候，吳二爺便止着摸摸小圓筒章又去理理兩撇鬍子，但終地紅了臉，口吃着，比了壽春，說說不許壽春的流利動聽呢。」

「壽春只得按住性子，又解釋着：」

「您是在了年歲的人，爸爸，太陽光下的新事多，光憑年老沒有用，比方您不要我學大學跟我自個感不願意上大學，是一件事，可是兩條心——所以您沒懂得。不用再說了。現在我要問的倒是您不要我上大學可要我幹嗎呢，您哪？」

「鬧了半天你倒沒聽懂，還說我不懂哩，糊塗！」

「猜我是猜得到的，可是您沒說明白呀！」

「證明白：要你去找個差事幹！」

「嚥不啞！」——轉過身，「屁股就坐在藤椅上。坐穩了，藤椅直吱咯吱咯地叫。」

「依說吧！」——替窗口又自言自語：

「那幾邊是繼續上學，等會考之後就投考大學去。」便站了起來，伸頭向窗口，高聲地：「這什麼響，誰由窗邊聽二爺說的話？」

「五爸！」

沒有應聲，却由他母親二奶奶在院裏天棚下接過去。

「你五爸跟你嬸娘都不在家吧，你自個兒瞧瞧去。」

他沒動，向着窗口忽又自言自語：

「今年天氣不算熱，倒破例地搭起天棚來了。」

說是呀，「吳二爺在他身後廳和着，慢條斯理地揉着核桃響，「國民政府有通令，運衙門裏都不許搭棚哩，咱們家裏却特別。我老實，我管家處處儉省，究竟給誰省着了呀！往後瞧吧，那兒經得起這麼地化咧？可不是，好入難做，好話誰肯相信？總得叫他們吃點苦，回頭再來找咱們，咱們才能再指點他——準有那一天。所以我說你先用上學了，怎麼你這又拿不定主意呢？」

壽春沒言語，反而跨出門去了。

二奶奶正在院裏包粽子，明天過節了呀。她坐在小板凳上，弓着身子，一會不停地包裏着，非常勤懇，也非常熟練，老劉媽在旁邊幫助吧，她本無需乎老劉媽的幫助；在這些地方，她正要顯出自己的能耐，別瞧人老不摩登，做起事來誰也比不上，請問那些威夫講究打扮的人，就算打扮成像朵花兒吧，拿針動線還不說，單說包粽子，有幾個會

包粽子呢？

除非她二奶奶，她不但會包，而且包得好：尖尖的角兒，肥肥的肚兒，又周正，又結實，包着細着，周正結實得如自己腿下的一雙小脚——它何嘗又沒被人當做寶貝般珍惜過呢？如今不時興了，高跟鞋科科科，把二奶奶她們那一輩人全給擠了下來，永世不得翻身。千真萬確，實例就在眼前：慨自高跟鞋跨進門來，她二奶奶的地位便斗地一落千丈，僥倖維持着口頭上榮譽的稱呼，揭穿了僅不過只可與老劉媽講平等。二奶奶的悲哀才大哩！悲哀還只能藏在心裏，臉上反而不得不出笑容，兩眼依然合成一條縫。吃人的飯，受人的管，沒法子呀！

每個人是人，誰能受得下這個？蓋管敢怒而不敢言，怒也終是不免要惹的，一怒之下，總想報仇。仇怎樣報呢？她二奶奶是有生意的；家當已然不是自己的了，買米買鹽，自然有人糊塗，糊塗話該糊塗，化不着自己，自己才不心痛哩！買紅棗，買糯米，包粽子，好餡，糟踐了東西自有倒霉的！這就給了那個報仇的機會，報仇的心發洩在粽子上，越包越緊，越包越大，每個裏面只擱一個紅棗就夠了，她却加倍地擱上兩個，——誰叫他們要把家當收回去呢？替他們儉省，怪冤枉的！幸災樂禍，她痛快了。痛快之中總仍有不足之感，賊心這番浪費叫他們查出生糾紛，但總馬上就想出了巧妙對策——





嬌貴的金魚受不住吓嚇，一時驚慌，滿缸亂蹿。

「哈哈哈哈哈……」

他就又大聲笑起來了，影子映在缸水裏，在微漾的水面上，也能看出他那大張着的嘴，笑得過分，連頭帶腦不住地一俯一仰。

他笑着，和他一同倒影水中的石榴花也笑了——它可是深躲在綠葉叢中，紅着臉，裂着嘴，大姑娘似地微微笑着。嫵媚地笑，嬌羞地笑，似乎在笑他呢，笑他的輕狂，擾亂了這夫權下面的幽靜的環境。

他也自知不適合於在這環境裏生活，忿忿然，立時走出去，他需要出去換過一口熱烈的空氣。

開門時，迎面兩人剛下車：他五爸和他新娶的嬌娘回來了。手裏提着大包小包物品，飽囊漲外邊還有一大串粽子。

粽子，放着家裏包的不吃，偏偏要往外去買！——二奶奶幾乎氣得發暈過去。

科科科……然而高跟鞋却滿淺理會地直走進了他們的新房裏。

留下老五，他理應和壽春說說話。摘下黑眼鏡，一邊解開大褂的扣子，一邊拉開了嘴——嚙着可帶着鼻音。這個感覺到：他五爸完全變了一個人。

鼻香陣陣：

「你也回來了？」

大褂脫下來，掛在肘上，做了個手勢，等人來接着。

「過節呀！」壽春一手抓住拉棚的繩子，眼睛可凝視着他。怎麼，他臉上永遠不消失的笑影比那裏去了呢？

笑影大概上老劉媽臉上去了，她趕忙站起來，一拐一拐地來接他脫下來的衣裳。

一搖手，一皺眉，老劉媽就給僵在那裏；他却又：

「你也講究過節麼？」

「五爸，您怎麼哪？」這個年青人終於忍不住叫了，「我覺得您變了呢，您自己不覺得嗎？您怎麼儘拿話來刺兒我？喂，瞎，您瞧我這個——」他便抬起右手，伸開五指，將姆指頂在鼻尖上，另外幾個指頭左右搖扇着，而且擠咕擠咕眼睛：「得了吧，咱們裝什麼樣子呢？您不笑我可得笑了呀：嚇嚇……」

老五才驀然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轉過身，借着尋找地方放下肘上的衣裳來掩飾。剛轉身可就碰着二奶奶，她正是代替老劉媽來侍候他的呀！他竟沒考慮地就交給了她，交給了她又覺後悔，羞見壽春，背着手在院裏踱方步——就這剎那間他才現出了原形

哩。

「實在，我正有事跟您商量，五爸。」

「我也還有話問你呀！我問你：暑假之後怎樣辦？」

「嘛，我要跟您商量的也就是這個問題，您說怎樣辦呢？」

「當然考大學！」

「我沒錢！」

「我給你。」

「那那那我也不願意——上大學，沒用處：第一……」

「你不用說了，」老五忽然站住，「你那套我通知道，又是學校教育不切實呀，大學畢業沒出路呀什麼的，對不對？其實事在人為，只要你用功，那裏會毫無所得？或者就算法政經濟據你們說是替現行制度說教，不值一談，難道不許你研究科學？數理化學，工程機械，是任何社會都是需要的呀，又那該一概扔進毛廁裏？中國現下已在統一和建設的道上走着——多少外國學者專家都是如此批評，建設需要人才，需要真正的人才。人而有才，必有出路。每年各大學畢業的高材生，正還有人爭着羅致。何至於沒出路呢？我勸你：還是安心上大學，別再請你那一套灌調子了，對嗎？」

「對！五爸，您的濫調子倒比我還懂得熟哩！」

他說了就一扭屁股，直向大門走，走了兩步，又回頭：

「回見！」

這才瞧見了他五爸的一張難看的臉。想了一想，又停住，再抽身回來：

「五爸，我是特意回來給您拜節的，您總得給我一點禮物吧——這回我可得要雙份呢：您一份，我孀娘一份；您既然回來都是喜歡我的，想來我孀娘也是該喜歡我的。一言爲定，君子不失信，我在這兒等着了，您哪！」

老五到此又設法子矜持下去，却也不理他的岔。仍是繼續着適才的話頭，感情抑壓不住，終也吐出了一聲諷刺：

「你是前進者，我們都是落伍的人，可是……」

「不，」書春一個勁的搖手，「您不是，我孀娘也不是，——您瞧您燙的頭髮，前兒個是飛機頭，今兒個又是高射砲了，前進得很哩！」

「是呀，她跟你們只憑嘴巴喊口號的有嗎區別呢？——「統一建設！」「統一救國！」」他揚起嗓子大聲地學着他們，「是這樣的吧？我也會！」

那張黑臉上可又變做了一本正經地：

「不是。喊『統一救國』的不是我們，我們只喊『救國統一』。」  
「不是一樣的嗎？」

「不一樣，大大的不一樣：『救國統一』的意思是發動『救國』以求『統一』，『統一』可以隨『救國』而完成；『統一救國』就不同了——」

這番話，着五聽來就不大清楚了，於是又把他給難住了；心裏着實不免吃驚：實在，壽春竟自知道得那麼多，自己真還不是他的對手；要在這上面討便宜，休想！留了半天方步，沒法子，索性抬出做叔叔的這塊牌子，借此好下台：

「胡說八道，你簡直還是個小孩子，別的不用提，乾脆還是升學吧，聽你五爸的，升學是正道！」

「不嘛，」壽春可非常堅決，「我早就決了心，我一定要離開天津——一定要離開都市。您剛才說的是對的，待在都市裏喊口號真沒用！」

「您要上那兒去呢，孩子？」沒等老五再開口，二奶奶就慌慌張張地問着了。她親耳聽得他孩子說要離開天津——那便是要離開她，她心先痛。

這個涎眼。

西廂房門斗忽然碰響一聲拉開了，跳出來了一個吳二爺，青着一張臉，一對核桃在手

上揉得咯啞咕啞響。

「你瘋了嗎？」他就罵開了，「你五爸這樣疼你，你還給臉不要臉，混賬東西！你捧着肚子想一想，你多會孝順過你五爸和孀娘呢？真是個忘恩負義的畜牲！你要走，好，給我滾蛋——滾蛋——滾蛋！」

一聲比一聲高，吳二爺倒也勉勉強強地使盡了父親的威風，撒賴似地滿院子裏蹦來蹦去，揮舞着兩手，彷彿在打太極拳。——壽春自然沉着氣一聲不響。老五也儘自低下了頭。二奶奶臉上變成一張紙，手裏拿着個還沒包成的粽子，直發抖。老劉媽悄悄躲到下房去。新媳婦剛捧開無線電隨又關上，走出來，站在門邊上，却也只彎着染紅的小指甲剔着牙。

滿院靜悄悄，只是各人能聽到各人自己急促的呼吸。門環響了，老劉媽一拐一拐地前去開門。門開開，閃進小牛，手裏提着書包，小臉晒得緋紅；但瞧着院裏這般光景，漸漸地，緋紅褪去，也吓成了一派青白。

「實在，」過了很久，他吳二爺又才向着老五，蹲在眼鏡片外的眼光也掛着那站在門邊的新媳婦：搖頭幌腦，恭而且敬地，鉄青的臉上還得裝出微笑。「孩子總是孩子，那能一味的放縱呢？慣壞了他，便是害了他。他比不了您，天生或是位君子之人，您那：

他是他媽一條牛，得天天罵着，要不，更得天天一頓揍——真氣死人！吳家有了他，真是家門大不幸，嘆嘆。都得靠您五爸呢，學問資格道德文章，您五爸那一椿不都在替咱們增光露臉？總得好好管教他呀，但願他能及上您這麼一分——一分呀！」

掐着手指比方着，眯着眼，臉上笑得直打皺。——老五首先便笑了，他媳婦也跟着就笑了，二奶奶也在陪着笑了。小牛望了望他哥哥，做一個鬼臉，也天真地笑了；壽春哼了一聲，瞧瞧他爸爸，也不禁發出一聲冷笑。——連老劉媽也躲在下房裏笑了起來。

「格格格格格格……」

吳二爺真笑個不亦樂乎——他心裏真是痛快呀！不管怎樣，拉攏老五，總算又進了家門了啊！

果然不錯，大節下，老五夫婦就慷慨地請他們出去玩了半天，裝沙丁魚罐頭似地全家擠在一輛汽車裏，呼呼呼地在街上兜着風。——吳二爺兜裏只揣着一毛零兩大枚，却還昂昂然坐在正座上。

雖然兩個熟面孔從車窗外面掠過，是他的長官的主任和張辦事員二人。身上斗地一陣熱，他們該聽見了他坐在汽車裏的吧，後悔沒叫司機停一下，和他們打個招呼——實

在的難得的機會呀？

所以汽車雖靜，美中也起就是跑得太快了，快到呼車外的人看也看不清楚裏面坐一  
 的都是誰。

這汽車似乎懂得他的心意，跑到海河邊，咕地一聲便拋了鐵錘姊妹倆了。

司機聽着每只妹翻手去修班夫，他們喘着氣還不得不停頓請手來。嚶在火熱的太陽下，  
 流着汗，帶着喘，極目四望——

海邊，海海流。



不過節是星期日，第二天，冀察當局有消息補假一天，中央却始終沒電報來。吳二爺放心不下，理合仍上衙門。

一 早半天大家還裝裝樣子，下午這就誰也管不住了：中國人到底是中國人，中國人最講究過這二年三大節，雖然恰巧趕上個星期日，但如其第二天不補假，滿肚子的彆扭，總像吃了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外國人常說中國人散漫得像一盤散沙，其實這些地最妨是常一致的。——這一致，管叫他們愛胡說八道的外國人都害怕。整個天津市的地方一管理權和經濟權都落在東洋人手裏，可他們也不敢不遵行中國的習慣，吳二爺的衙門裏就有好些東洋人，因其是東洋人，薪水便也高出無數倍；此外還有津貼，房租，旅行費，在中國每年任意他們到處旅行——其實是調查。享受到了家，天地良心，他們才沒法子不讚美一聲「中國好」。中國是好地方，是「冒險的樂園」，除了上海，就數天津！——於是怎樣不補假呢？他們也跟着發了急哪。

自然用不着他們客卿發急，衙門裏自有辦法：只要畫了到，不必再上班，各人自

這就違了心，剩下的只該討論着怎樣去吃喝玩樂的問題；便是東洋人，好奇之輩也要找一位「中國通」領路，上一家中國館子去吃一頓中國餐——不備爲了冒險，這原是在中國過節的最好方式呀！

在飯館裏，他們有趣地欣賞着所有的中國人。奇怪於那些人一邊喝酒，一邊吃菜，一邊還費力地伸出手來指劃着，嘴裏直嚷，嚷得滿頭流大汗。吃完了又你拉我扯，大家扭做一團。

到此冒險家們也不由得胆顫心驚：

「怎麼，他們喝醉了嗎？」

「沒有呀！」「中國通」却淡然解答。

「他們是不是要打架？」

「不，他們很客氣哩。」

「是不是他們之中有人要搶別一個的錢？」

「不，他們是搶着給錢呀！」

所以吳二爺的長官的主任便也因此而常常瞧不起中國人，開口便是——

不過到底他也是中國人，終脫不掉中國的習性，這時候又不免低頭白「言自語」：

「這半天幹嗎去呢？不上班倒真無聊！」

「那還不好辦？」張辦事員早又湊上前來了，細聲地，「要不，咱們還是找地方去抽兩口，您哪。」

「還抽兩口呢，」他就撇着小鬍子瞪他一眼，嗓子自然也小了，「你還不知道嗎？這幾天那些地方這裏搜查，那裏搜查，到處雞飛狗跳，你還想去湊個數麼？」

一句話將那平頭提醒，興頭打斷，彷彿萬事都灰了心。

「那您還說組織嗎會呢，還不是一樣？咱們靠着人家，到頭可叫人家來收拾咱們，您哪！當初誰不說在那裏黨的白的，紅的賣的，抽的吸的，搓的扎的，都有保護，全方關係，現下呢，有的，搜查他們的却就是聲明保護他們的人。咱們幹的事正跟他們一樣，趁早收手吧，您哪！」

「不，」小鬍子搖頭，「不一樣！我也問過人家老章——章委員，他告訴我，搜查是搜查了，可是大個的全放跑了，落網的淨是一批小蝦米？這就是明情理的事呀！咱們的工作是不同。聖農團的案子怎麼樣？姓谷的就抓了去也還得乖乖地送回來，咱們又」

「你別胡思亂想，趁機會還得……」

「那……得再請他一回。」

「說幹就幹，就是今天！」

眼光一掃，吳二爺穿起馬褂正要走；張辦事員搶步過去，一手把他抓住，哈哈……

笑……

「二爺，您忙嗎呢？太太在公館裏候着您吧！」

「不忙，不忙，您哪！」那一個直弓腰，應酬着。

「一百個準，哈哈！」平頭一頓頓地更笑着，話便從昨天說起。他說他昨天同他們的長官的主任就瞧着他吳二爺陪着太太一塊兒坐汽車。「喝，寫意得咧，一心自以為俏俏地學着一付南方話，「沒錯吧，今兒個又打算上那兒去呢您哪？」」

原來他們倒是瞧見了的，吳二爺在肚子裏留了一天的後悔——後悔不會「停車和他們」招呼一下，至今才變成心滿意足。然而今天，今天那有機會再露臉？嘴裏不好意思說，心裏可明白：今天麼，兩個飽，一個倒，家裏蹲。

「不陪太太不成嗎，咱們一塊兒走。」張辦事員一直拉着不放手，並且……他在耳朵上，「蕭老臉也去呢，咱們纔得隨着他，這是機會，您哪。晚上還託能吃一頓……他許過您的

吧！極好！我好久沒吃了哩，來吧，面子事！」

吳三爺被拉着，身不由己，只好跟着走……其實他也並不是有意拒絕。就因為兜裏只剩一毛零兩枚，一毛零兩枚還不夠喝一瓶橘子水，可口可樂呀什麼的，只夠喝瓶光明汽水或者喝一杯冰結淋，然而三個人同喝一瓶汽水或同喝一杯冰結淋，成麼？

而且偏偏他們的長官的主任又提議要去聽「聽一回少一回」的劉寶全！

跳上公共汽車，張辦事員先就搶着買票，糟了，他必然是存心將聽劉寶全的事推給他吳三爺，怎麼辦呢？只有一個注意，等到換上電車，他當以請坐電車為報酬，如其報酬不了，就更好，他可以半道上在東門臉下車，就近回家。——故而上了電車，他寧肯破爛地站在車門上，不等買票的過來，一手先就送過一張毛票去。

計劃成功，人散心安半，那一半心是一直到了天祥樓上，眼瞧着張辦事員買票到手，才平地敲了下來。當時，他雖然稍稍躲得遠一點，可也一手拉住那平頭的胳膊，一手掏着口袋的口袋，只聽兩個銅子在盤裏碰響，但他一邊仍在大喊着：

「再買我買，您真是……您真是……不啞，嗎，嗎呢？您真個就買了麼，您哪！」

可也不免急出一身汗呢。回頭瞧瞧他的長官的主任，不由一笑，笑有笑的意思：晚飯可吃定了哩哩！

主任點頭：

「那都好辦！自己人。患難之交，祥卿兄，朋友嗎，朋友本在互相照顧呀！您是位很有點道理的能人，佩服得很。現下我們組織了一個協會，圖謀大事，正約集人——可也石能隨便約人，每個都得經過嚴厲選擇。只是您祥卿兄我們是相信得過的，希望你加入該協會合作。您答應吧！」

「那光是入會小成？」那個非常慷慨，還十分得體地客氣着，「是是，主任提拔，您

「笑話笑話，」主任大笑，「都是自己人。……可是籌備時期，差一點經費……」不說

「去去，眼睛當嘴巴，眼睛閃呀閃地，補充了未盡的餘意。」  
「噢，此界二爺這才明白了：來了。三千啊，這又來了！還能答應麼？——還答應嗎呢？現今非請此二爺當早叫老五收回去了，實在，只要手頭活動，用在拉攏上司的事兒上，說鋼也理所應該，無奈妙手空空，做不到呀！可是這話又怎能說出口？說得不明白，人

「這還未必相宜哩。」  
吳蔭樞對此地強笑着，手足無所措，眼光擦出眼鏡片外，却不敢正視他的長官的主任

「這還未必相宜哩。」

大眼他們在等待着，話必須說下去。——那乾脆把真象告訴他們吧！——不能，不能；

他們還許會認真做假。即使相信，有的，從此失掉了歡心，飯碗，飯碗就砸了！

「回過又躊躇——還是只好答應，答應完了才想主意。說不得了，家去求老五，老五是君

子文人，念在一家骨肉，總可以幫幫做哥哥的忙——老五會的。再不然就去求蔣老三，

蔣老三好朋友，他吳二爺一向聽得起他，通融一下，沒嗎了不得——他蔣老三那會誠心

作難？而且這是辦大事，大事辦成，有權有勢，難道他們竟敢得罪他吳二爺？

「一反一覆，疑神疑鬼；身子坐在戲場裏——那裏是在戲場裏？飯館裏——那裏是在

飯館裏？倒彷彿跟小鬍子們分了手，回了家，找着老五；又到了店裏，在櫃上找着了蔣

老三，拿着一個大圈子，依樣回頭，睜眼一瞧，身子落在小鬍子們跟前。

「按捺事情又得從根本上說起。」

「大這機會，唔，實在，是是，倒底有嗎好處呢？——我不懂。好處，是是，想來一

是有嗎好處呢？」

「好處？——這辦事實接了過去，直擄平頭，四顧無人，才大聲說着：「您還問好處？

好處？大哩您哪！這是辦大事呀，要我怎樣說呢？大事就是挺大的事啊！比方咱們

主任和人家章委員二位拿住了大權，正副的位子自然屬他們二位。咱們呢，至少也是

「大才必有大用，您又何必推辭？」那個就停住抓平頭的手，一本正經地敦勸着。

倒舉他們的主任忽地在旁邊大笑起來：

「哈哈，祥卿兄，他是要求您那時候對於他的款子別故意留難啊！」

「前是呀是呀，可不是嗎？嚇嚇嚇！」

「嚇嚇——不，不嚇，不嚇！」第二次，他吳二爺又搖手。

他儘並不是潔身高蹈，不願意出山；何況事關財政，手裏面還愁少了錢？他平生最需要的就是錢，只要有錢，立刻翻身。那自然，估衣街那個店裏的事求他管他還不管呢，老五又那敢在他做哥哥的面前拉長面孔？財政總長，喝，只要有機會，誰不來？可是這一回必須擲辭，事情幹起來，上了報，多不名譽呀？名譽要緊——沒事找罵挨，誰幹呢？人哪，總得愛點兒國，他吳二爺向來都是很愛國的：他雖然稍稍地怕外國人，他可大大地恨外國人——他反對穿洋服，即使買了外國的衣料也必縫成長袍馬褂；他反對吃洋



餐，固然有時候又覺着吃洋餐到底頗爲光榮；他反對找西醫，因此他並不每天嘴裏含着仁丹；他反對讀洋書，原因是他自己就不認識A B C D。總之他自己的一切一切，他自認爲都非常愛國。愛國的人不能叛國。中央如其找他管財政，成；要不，他應該愛惜名譽。

所以他推辭，推辭不掉，他不知道應該怎樣做。這問題的確不很簡單，放棄一個機會完全不像少喝一杯黃酒似地容易——少喝一杯酒，沒損失，放下杯子就是。放下杯子一想：至於官場，講不了許多清高，滿嘴清高的必定是失意的人；得意的人講究的重實際——實際上怎樣奔走活動，以求達到目的。他吳二爺眼前應該是得意的人，趙鐵嘴說過的，「加官晉爵」。這就應驗了。機會就在這裏，怎肯輕輕放棄呢？——財政總長，嚇，念起來怪響亮的，那也是名譽的事呀。「財政總長吳祥卿」，他吳二爺便不知不覺地忽然感到重要起來了，儼然成了要人。要人當有要人的氣派，言語，態度，舉動，都該像個要人樣：這就暗中不免鄙屑張辦事員，鷹鉤鼻子尖下巴，那兒是配做頭二等官員的料！

於是他不再堅辭，列身功臣，有他一份。他的長官的主任解釋得好，「世界上沒真是非，你可以做一個是非的創造人。」「成則爲王」；而他又說他一定能成，則吳二爺

一番挨罵的憂懼，從此可以釋然。釋然之後，跟着就應該設法建功——言歸正傳：第一他得籌款。

回頭他便要人似地去見他老五。——但當跨進老五的房門的一瞬間，要人的氣派又驀地從他身上躡走了，仍只有一對核桃在他手裏咕咕啦啦響。

在屋裏，核桃配合着談話聲，迂徐低緩，時時間歇，彷彿着重在談話，而談話聲裏又充滿了恭順。

終於兩者都中止了——談話聲和核桃聲。

核桃聲再響，變成急促；話聲跟着，也成了結結巴巴。

等到急促回復迂徐，他吳二爺已是又跨出了老五的房門。眼光掠出眼鏡片外從天棚隙處望天空，天空裏現出一片抑鬱與陰沉。

嘆口氣，退一步只好去找蔣老三。

「二爺，好辦好辦，」蔣老三倒出意外地非常爽快，「咱們哥兒倆過得多，還有嗎客氣您哪？——可是您二爺不是外人，兄弟我的境況你是知道的，賣力的事兄弟我倒還幫得了忙。論到這個——」拇指和食指圍成一個圈兒，比劃着，又翻身作一個大揖，「那兒有呢？二爺，真是萬分對不起，您哪！」

「不啻，」那個吞吐着，他搯的是櫃上。

「櫃上？」蔣老三問。「是啊櫃上，那就好辦了。您哪！您要多少呢，二爺？有，沒錯，一準有。可是，咱們得把話說明白：兄弟我不過是店裏一個夥計，店是德府上的——就算屬您老五名下，還不是跟您的一樣嗎？您哪。您是東家，您要提款，兄弟我這個做夥計的自不能駁；可是我也有我的爲難處：五爺他吩咐過，沒他的字條不能動用分文。咱們得先聽他一句話，二爺，您跟他說好了嗎？只要他一句話就成，兄弟我一百個相信您。」更連連拍着胸膛，表示自己是一道地地夠朋友。

吳二爺砸嘴，不好意思地說他老五可哼，櫃上沒賺錢。

「有的，是他說的嗎？」蔣老三就蹦了起來，激忿地踩着腳，「有的，您信他的嗎，您哪？他昧良心，二爺您不知道，兄弟我賣了一身的氣力算是白費哪！沒錢，他還沒賺個夠麼？憑他怎懂得賺錢呢，都是我，兄弟我才是替他賺錢的人。有的，他倒跟您說沒賺錢！——或許他是借來堵您的嘴，可您不是外人，他也不該偏偏把『沒賺錢』來做話頭呀！實在，錯非您，別人就不知會把我蔣老三看做怎樣的人！又是沒賺錢了哩，還要怎麼樣呢？」不禁又在腰上一巴掌，「二爺，我對您實說了吧，您聽我這一段：當初您在櫃上的時候，的確沒賺錢，那可不能怨您——不是兄弟我當面奉承您的話，您真是一

位很有點道理的能人，我知道您滿肚子都是學問，可是講到做生意，那您就嗎，嗎，不那麼對付了，是不是？生意是生意，生意得有生意的門路；您瞧瞧咱們天津，真不愧是個，嗜，」他伸出姆指頭，「這一份的大碼頭，五洲萬國五湖四海的貨品全都趕到咱們天津這兒來，東西是一天比一天多，樣兒是一天比一天新，就說咱們的店裏，單是一樣擺一件也就擱也擱不完，要緊的還得挑着進貨呀。咱們做生意，爲的是賺錢，那嗎挑選貨物也就該求個『價廉物美』，二爺，您說嗎樣的貨是價廉物美呢？」一問。但沒等到答覆便又接下去：「不錯，咱們這店是老字號，開辦很有年頭。一直到您手上，都是依照着老規矩，辦貨專向蘇杭，貨真價實，童叟無欺。這就糟了，一樣的办法，現下就不能賺錢了哪，從前是天下太平，地方富足，大家手裏都有幾個錢；火車不通，也沒輪船，來貨的地方，蘇杭一帶就算挺遠的道路；這麼樣，人人肯買東西，人人都只能買蘇杭一帶的東西，生意這麼做，錢自然好賺了，您哪。後來呢，來了洋人，洋人帶來了洋貨，洋貨新鮮，洋貨便宜，人人愛新鮮，人人愛便宜，洋貨有了銷路，蘇杭一帶的東西就連問也沒人問了。洋人賣洋貨，錢都叫洋人賺去了，怨不來大家都天天叫窮哩。再又說，南方北方年年打仗，種地人沒收成；大工廠到處開辦，手藝人沒事做；越有錢的錢越多，錢都全向幾個有錢人那兒跑去了，您瞧瞧，二爺，滿眼只瞧見沒錢人。沒錢的人也得

活呀！您哪，沒法子，買東西更挑着便宜的買，嗎最便宜呢？話又說回來了，還數洋貨呀！洋貨才合着那句話：「價廉物美」！咱們總守着老規矩，咱們怎能賺錢呢？」說得粉紅合拍，兩腿交疊着，就不住搖抖起來。然而一轉：「單是這樣還不成，年頭又變了您哪！這年頭，賣洋貨也賺不了錢，要賺錢，說開了還得來個『特殊貿易』，懂吧？誰不知道天津衛是那個走私的大本營？那個麼，更便宜了，便宜到叫人不相信，還愁沒人買？——真的，大家都快窮瘋了啊！二爺我瞧定了這一着：要做生意，就得投機，不會投機，趁早準備關門。令親翁孫五爺跟我正是一條心，他挺贊成我，兄弟我就跟他一道做起來。他替店裏辦貨，不含糊，辦得真乾淨，連改換商標都沒問題。再加店裏一裝修，門面高搭彩牌坊，白天放無線電，夜裏開天燈，招牌安上霓虹燈管；派人到馬路上去耍獅子，做宣傳；報上登廣告，四十週年大減價，起碼三個月；優待主顧，抓彩，贈獎。二爺，這可真熱鬧了，從此人如潮水一般地來；錢呢，不屈心，能說沒個賺麼？這都靠了誰來着？我那點對不起他五爺呢？他可好，說得響：『沒賺錢』。怎地他能說出口！噫！」嘆息着，而且也灰心地搖着頭，「還要我說嗎咧？」兄弟我蔣老三是挺講究交朋友的，可是誰要對我不客氣呢，我也就……真的，有錢賺的事我不會自個兒……噢，別見怪。咱們不是外人，您的事，交給兄弟我，咱們慢慢商量。兄弟我可不懶，

「您要這筆款子幹嗎呢？我聽您一段吧您哪！」

那個才不得不說出原委：辦大事。並且介紹出他們之中的章委員，和他的長官的主任，和張辦事員。

「哦，」蔣老三又像記起了什麼，「就是那位張二爺？熟人，熟人，大家都是熟人，您哪！這年頭，年頭變了呀，誰也料不定誰，二爺，是該您走運的時候了，您真是位有點道理的能人！兄弟我理應幫忙，咱們好好幹一下。求您攜帶吧，我也來。我還告訴您說，令親翁孫五爺，嚇，他也有他的後台老板，怎麼不也把他拉來呢？人越多越好，都不是外人，全可約在一塊兒。二爺，您跟您主任說去，令親翁跟兄弟我都加入，」就高高舉起手來，「兄弟我贊成您！——款子的事，咱們慢慢商量，好辦好辦您哪！」

吳二爺給弄得莫明其妙，蔣老三可表示得堅決非常；那個起初還有點懷疑，這個竟至發誓以示誠意；那個這才信任地微微點着頭，這個就感謝的連連拱着手；那個忍不住笑了，這個也奉陪着樂了——結交朋友，貴在知己，「不亦樂乎」，孔夫子說過的。雖然孔夫子沒預言過他們能成大事，那是因為他不知道他們身後有老板。有了老板，何事不可爲？想着就樂。樂得合不上嘴。

這就彷彿陰沉的天上忽然開朗。——太陽衝出雲層，都市又閃着光彩。

都市閃着光彩，便也加上熱鬧：幾乎清冷的馬路漸次又湧出了人流——紛亂、震張、匆忙、興奮；旭街一帶，更成了人流的中心。

人流洶湧着，便也擾動了空氣——空氣裏更散布着流言：彈劾攻擊，抗議撤職，回藉掃墓，東渡養病，提攜通航，閱兵演習……

流言搖動了人心，人心隨心浮動：要變——唔要變——要變了哩——一定就要變啊……

光景一切都在「要變」中，連整個的都市在內——除了海河。  
海河汨汨流。

正在這將變未變之間，也是在這紛亂、震張、匆忙、興奮的人流裏的一羣，忽然靜止了，靜止下來開會。——那便是吳二爺他們。

在會場中，吳二爺認識的有他那矮胖子小鬍子的長官的主任，有那穿洋服的新入物的章委員，有那平頭尖下巴的張辦事員，有那厚嘴唇裏嵌着銅牙的親翁孫魁五，有那見人就揖滿臉一團和氣的蔣老三；而更多的却不相識：長袍馬褂，西服短裝，老的少的，男的——單少了女的；但看起來模樣來：教書匠，大學生，公務員，生意人，律師，記者，醫生，買辦，密探，流氓，倒是諸色人等，色色俱全。之外，又還有東洋人和西洋

人。人影幢幢，擠在一起，吳二爺將掠在眼鏡片外的眼光偷瞟了每張緊張而又虛怯的臉，心上不禁驀地難過起來。

豈只難過？在這一堆人中，他不過佔着一席之地，而且還輕輕地被人就擠在角落裏，當初自以爲重要，到此何嘗重要？其實還不是依舊渺小！

豈只渺小？他平生最怕的三種人——西洋人，東洋人，中國人而帶洋味的人，偏偏三種人全在這裏，叫他怎會沉了住氣而安坐不動？心驚胆顫，他就欲安坐不動也不能夠啊！

他只得勉強壯着胆，挨身依傍着他長官的主任。他委實需要依傍，而也只有他的長官的主任才能做他依傍——主任原是個不小的官哩！

然而——

「蕭振華！」

竟有人直叫出他的名字來——這依傍也就斗然宣告失效了。誰呢？誰的來頭比他的長官的主任還大呢？——噢，那是東洋老板，老板的中國話可說得怪不錯呀。

老板叫着名字告訴那小鬍子：

「簡章——簡章上，加一條！」

就又掏出一張紙，那上面歪歪斜斜地寫着一行字！



「財和會會員有這皮本會殺無赦矣！」

吳二爺又偷瞧着：老板臉上雖帶笑容，可是冷冷的，把紙條放在人圍着的圓棹上，却又攥起手掌比做一把刀，一刀砍下去——用這舉動來解釋了那行字的意義。訇響一聲，每張臉上都同失了色，一時開不得口；他吳二爺心裏更像受了一震，震得心臟都翻了一個滾兒，呼吸艱難，他有點換不過氣來。

他游疑，他畏縮，他後悔，但他不敢先自抽身，只掉頭瞭瞭窗外——天晚了，窗外已變成昏暗一片。

熱，真夠熱，這些天！其實還要十來天才入伏呢，寒暑表裏面的水銀柱可一個勁往上升：下半夜頂涼快時也高到九十度。天剛亮，知了就受不住了，頭一個拚命地叫喊起來：

「吱——吱——吱——」

吱呀吱地就把太陽給「吱」上天邊。水銀柱也跟着往上升：九十一度，九十二度……九十五度。太陽像一把火，這火把烤着一口反扣在地上的巨型的鍋——廣漠的天空原來正如一口大鐵鍋一樣。鍋扣在地上，四週透不出一點氣。九十六度，九十七度，九十八度，九十九度，一百度——一百度了啊！火把越加勁，鍋裏可也就熱鬧了：「噲——」工廠叫呀；「嗚——」火車叫呀；「嗚——」輪船叫呀。在這些叫聲之外還響着一片市聲，那是集合起千百種響響而成；遠聽彷彿是海上作出的潮聲；近聽呢，對哩，有如開了鍋——熱到一百度，鍋裏可就不早就開滾了？

「吱——吱——吱——」知了們也顯得力竭聲嘶了。

時間到中午，火把正燒着鍋底，滿空蒸騰着煙塵，沒一絲兒涼風，熱力更升到一百度以上，一百零一度以至一百零五度或六度，於是在大地上，一切變成只有熾氣的工夫，已然沒有吵鬧的勇氣，上任太陽施展雄威，連空氣在內光景都已變成靜止。實在像吳二爺他們關在屋子裏，正如同蒸在籠屉裏一般，如其蒸得熟，早就該蒸熟了，除了揉揉核桃，誰還敢於動一動？即使不能不動，舉止之間，也好像是電影片上放演的慢鏡頭——強打起精神邁一步腿，從起腳到落腳，至少也需要半分鐘。同乎此，電車直像在沒有方步，汽車跑不動，站着就打盹；柏油路化做了軟橡皮，踏上去，腳就給黏着了，因而感覺到：頂好就此躺下去睡它一大覺。

別處在海河一帶灑水，閃着金光，仍自汨汨流。

一壺極必衰，到下午，熱度落到一百度左右；到傍晚，回復到九十五六度。火把雖然拿去，鍋邊仍留下一片紅，鮮紅一片，紅了半邊天。二奶奶喘過一口氣，這才敢跑出來——雖然不稱跑遠，總得搬個小檯凳來坐在胡同裏，不籠屜裏委實待不住了呀！瞧人家，自由自便，感暑得快，淨稱講究上公園。——河北軍園，第一第二公園；還有特別三區，第三公園；還有各種點的小花園，日租界花園，英租界花園，法租界花園，義租界花園。這些花園雖然是為了方便他國僑民的，但也並不會明白地拒絕中國人入內，站在

通。看這人家風十足是被許可的；如果設有兒童運動場，也必爲中國兒童特闢一塊地。故而當此夏天的傍晚，每一處公園和花園早又成了人山人海。人山上飛滿蝴蝶，到處只見紙扇揮搖；人海中湧湧着浪濤，到處都傳出一派潮聲。

潮聲反而給帶來了熱，公園本是清涼地，可是經不起人一多，熱氣便在人叢中蒸騰起來。

「噓——噓——噓——」知了又煩燥地呻吟着了。

跟着還有叫哥哥，也出了聲：「噓噓噓……噓噓噓……」蛤蟆在水池邊生着氣：「呱呱……噓噓……」只有蚊子，成陣地飛着歡迎，「哼，哼……哼……」：「熱心唱歡迎歌曲。」

九七度，大概這又差不多了。——可在人山人海中也見得如何涼快。倒還不如像老五夫婦他們，壩子河上一聲號聲，牛津道間一雙人影——人影從高懸馬路中的一串街燈下移過，忽而在身前，忽而在身後，慢慢地縮短，又慢慢地仰長。極目滿天星斗，一片沉寂，環境是十分幽靜的。微風過處，才傳出道旁如傘的樹葉的悉索嚮聲，否則就只有清脆的足音打在柏油路上：科，科，科，擊碎了空間的沉寂。雅人雅事，這才是最高的享受，老五兩口兒有點自負。可是別自負，一輛汽車飛駛地從身邊開過時，所有的情



這般舊品，天下做張着嘴，嚼角清涼水就派一頓他們的想像中，才以為是那極其脆，便可成木仙。

這起得一番可感沒有這般招引人，公團是賣冷食的店鋪，誰知燕永吃茶店，他也只講究國畫的布置，深綠的窗簾，隨着臨溪的燈光，咱自己坐居然，可與現實隔離。而程死表，他單樣樣，殊來特色。一到那裏，在那麼長，去後街上，那幾家，說種中國人開說的，重原於商會，以高樓電燈炫耀一時，此外就只有幾家在得口的一柱一樓，三兩四暗的，標字「仁丹」；別做，委實沒有別的了。上個別的都是無稽，原是在黑暗之中，才能夠建立起「海洛因的首都」啊！

他吳二爺最近却能分別出這明暗之間的不同來。「本經一事，本長一智」，他現在是經常地往來於那些地方，如夢方醒，嘆息着這又才領略得其中的奧妙。——還不僅乎此，必然的，他的生活環境也隨之起了很大的變化了哩。

他現在是被派充「服務團」的團員，每序有津貼，按時聽候差遣。掛任名義，他原是百分之百的「不得已」，爲了津貼，却又十分的「自縊而然」。等到場面擺開，隨酬演大，就頭會吹喇叭，抖抖威風——他吳二爺已然不似從前的吳二爺，不專靠着身分，更有得意之處哩！

看不透吧，也是一躍而「國際人物」了啊，每日裏周旋於華洋之間，雖然不會說洋話，笑笑總是會的，笑便成了他的交際手段——笑得不一定可憐，但是笑得從容，笑得馴善，笑得乖巧；幾千年來，中華民族自誇是名教的精華的，第一便數這笑。他吳二爺實已經會到了神而明之；一低頭，一弓背，一垂眼，一裂嘴，一露牙……儘管對方是怎樣地不喜歡他，也許更可以說是痛恨他，終因這一笑，就能使舉起的拳頭和提起的脚尖都無法伸出來或者踢出去。「柔能克剛」，對付洋大人頂好就用這一套。

吳二爺的本領又遠並不止此！追隨在他的長官的主任和張辦事員之後，手摸大腿鞠躬，搬起屁股握手，也有那份聰明，不須幾次訓練便表演得熟諳非常，再過兩天，「所得士咧」，「揚薩拉那」，一切等等，也都能流利上口；而且不知不覺間倒把說了五十來年的中國話給忘了，應用起來反而咄咄嗒嗒，費了半天勁才跟外國人一般地從「子眼裏」蹦出幾個字，一字一頓，字字輕重一致，淨唸平聲。

對外國人是如此，對中國人也是如此——這正所以表示高於一般的中國人，中國人而帶有洋味如吳二爺那樣，「資格」當又不同。人生在世，總得帶幾分洋味才合適。——究竟該帶幾分呢？自然越多越好。他吳二爺是深信他自己是很帶幾分的；如裏外國人的洋味有十分，他的長官的主任光景就帶了十二分，他雖不能跟他的長官的主任比，至

容氣地說，至少也該有九分吧。比了外國人才差一分，一分之差只在洋服。吳二爺至今不曾穿過洋服似覺遺憾——其實他已計劃好了，只等發薪或者拿到津貼，一定得去上勸業場上買身斜紋布的去。而就當洋服還沒穿上身時，一副姿勢原也是不合糊的：腰板挺得筆直——這就無異於在向人人宣告他吳二爺將要穿洋服了呀！

張辦事員就不行，儘管他一樣是「國際人物」，在吳二爺看來，總之他應該是不行的；老五也不行，儘管他結婚之後縫了十套八套的洋服來穿，但是他沒入過會，沒得跟外國人講交際，洋味怎會足？壽春就該兼他二人之長：洋服得給他縫一身，趁早也叫他加入「服務團」。年青人，前程挺要緊！這可也只能藏在心裏，不能隨便向人說，走漏消息，好處就叫別人佔了先，怪冤的。劉萬福又來了，那傢伙又來求差事，得小心，千萬別把這個主意告訴他。

終於劉萬福的話又從哀求扯到一直沒得着解答的問題：

「……………」得準備着呀！得準備着呀！」夜校裏的張先生教給我們的，可怎麼準備着呢，您哪？老板也開了個工人夜校，叫我們轉到他那裏去上課，明明是要擠走我們張先生。外面的話又多起來了，小鬼就要來。一步緊似一步，我們怎樣準備着呢？您哪！」

他劉萬福說這些話不只一次，可這一次在吳二爺聽來才覺刺耳。他存心非常公平，



公平的心裏却大大引起反感，他自知負有「糾正錯誤」的責任——身爲服務團員的責任。他願意盡責；另一方面似乎也同於如其他人搔着他的瘡疤，那怕就是毫無身分的劉萬福，既然是長在他身上的瘡疤，這瘡疤也不該任人指爲醜惡。他必須辯護。辯護的理自是一百個充足。大概自從入會以來，受益不淺，乃居然能夠有所主張，決不像從前似地再隨人附和「準備着」——準備嗎呢？真的準備了豈還有他吳二爺的落兒！

想到就做，挺直起腰板；雙手往懷裏一放，却又端抬起來，輪轉着核桃直咕啞咕響。對正了掠在眼鏡片外的眼光，眼光且把自己的姿勢檢閱一遍，的確合乎洋味，這才滿足地張開嘴。

「劉、萬、福、呀，」他瞥着嗓子，一字一字地往外吐：「咱、們、中、國、是、不、像、一、個、國、家、的；咱、們、中、國、人、是、沒、有、政、府、保、護、的；咱、們、是、該、自、己、來、幹、的；人、家、扶、保、咱、們、得、了、天、下；天、下、才、會、太、平、的。」

一口氣瞥在嗓子眼裏，一下不能吐出來，委實有點難受。但事關洋味，難受仍得忍耐住。到了怎樣也忍耐不住時，心不由己，那口氣便從喉間一衝而出，以至於下面的話語也隨之一衝而出，聯成一串：

「懂不懂你哪？」——原來他的中國話到底還沒完全忘掉哩。可是多丟人呀！洋味不能貫徹始終，才算可恥。還得趕緊補救過來：

「不，不；我，說，的，是，懂，不，懂，你，哪？」

劉萬福倒驀地給愣住了，閃着一雙忠厚眼睛他一直盯住他吳二爺的被兩撇鬍子掩護着的嘴。吳二爺就更直樂得鑽心，心裏一亮：那傢伙也給吓唬住了，洋味真比魔術還靈。

其實豈止劉萬福，誰又敢不怕他這一手？除非老五，尤其是老五新娶的那位媳婦——那個女人。可是別的女人如他所「戀愛」着的那位「貴相知」，就只有百般向他哀告：

「得了，二爺，您饒了我吧！」

他的「一番得意還用提？」——心裏涼幽幽，身子輕飄飄，手足牙關都顫抖，牙關交打着，竟常常咬錯，咬着嘴唇，咬得嘴唇破皮流血。

他到這時候真有點忘其所以。——置身「貴相知」這間小屋裏就像是任騰雲駕霧，一飛飛上了半天空。天上多仙女，其中之一便是他的「貴相知」，春紅老七，一個小眼睛大鼻子，白白胖胖的女人。吳二爺跟這位仙女有緣，所以他很自幸運能夠超昇到像這

樣超凡脫俗的境界中。燈光明亮，這裏的確是另外一種世界；放下門簾，便似乎已與奇身的那個世界隔離。雖然門簾其實隔不斷包圍在周遭的胡琴聲，歌聲聲，叫賣聲，鴨聲，聲，槍笑聲……一切出發於掙扎，搏鬥，傷痛，喘息的喧聲，而在神魂顛倒的吳二爺，壓根兒就充耳不聞。到此原是爲的找樂子，他則更近乎類似迷惘了他多會做夢也會想到過呢，竟有一個女人，女人啊，偏偏像是特意活着來待候他十日的。

「英雄氣短，兒女情長，」風雅得很呢——他吳二爺便覺着自己又是英雄了。英雄跨進這間小屋子，滿肚子的憐香惜玉，發出來便成了聲聲款款，只好這屋子也好好好好，樣樣都好，大鐵床，軟酥酥，桌子椅子，盞兒亮，滿牆掛着香煙廣告美人畫，個個都有勁，那河是假的，活人怎有那樣美？頂美頂美，吳二爺相信，誰也美不過他的春紅蓮比法。

只小眼睛，眼睛小才算美；大鼻子，鼻子要大才算美；白白胖胖，白白胖胖才合適。他吳二爺原沒有注觀的潘美標準，潘紅的長像就是他的標準。無論如何，人家春紅實然強過二奶奶，二奶奶的一身打扮，滿夠稱活着的古人。古人却不懂摩登？懂得摩登的，還數春紅老比。吳二爺自攜着老五新娶的媳婦，而不大舒服以來，享受摩登便成了他的需要。這需要得到滿足，一切他漸漸都有了。小眼睛，大鼻子，白白胖胖的身影，歡在她的中心，不須

「曉兒人，單把掠在眼鏡片外的眼光瞭瞭高掛在牆上正中的五彩玻璃鏡框裏的一筆楷書「春紅」兩字。他兩撇鬍子便會隨之翹起來，吟詩似的感到其味彌永了。」

人家他吳二爺原是徹頭徹尾的雅人，雅人未能免俗，才又「兒女情長」起來；女兒情長之後，不消說又自搖身一變而為氣短的英雄了。他吳二爺是樂於做這樣的英雄的，只怕是如壽春他們那樣的男女青年們的戀愛，那才該給排在天道不道之列。「下何說他還有深心：老板們也愛的這個，酗酒爭風，武士道的本質向來如此，他吳二爺怎不會先意承旨，勳作風流，藉圖攀交呢？」

說是呀，能得攀交，幸何如之！「財政總長」八成有望了！所以呢，結識春紅那樣的「貴相知」，還許就是「服務團」團員的基本工作哩。他吳二爺正在致力於這樣的辛勤工作呀！

他更巴望着壽春那孩子快快回來，辛勤工作也該分給他一點兒。

其實壽春早是在辛勤工作着的。那才不只他一個人，全天津市參加而且成爲幹部的就達少一千人；算來是學聯三四十人，女同學會四百多人，義教服務團三十多人，兵先隊三百多人，通俗話劇團五十多人。如此這般的五個團體，近又統一於天津文化界救國聯合會之下。嚴密組織，增進工作，大有必要。

「文教」進一步推動着成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運動，明知那是不會發生怎樣驚人的作用的，頂多只望能夠激發出人們的「氣」，從而在經濟方面有所補助，就無異於「氣」凝成「力」，「氣」凝成「力」在事實上原是許可的。

而此時的偉大的「力」這是一直把握在青年工作幹部之間！儘管教育廳和教育局在暑假之前已就被人脅迫着頒佈命令：假期內校內不許學生留住。乃不知這正幫助了工作的開展：以市區做中心，輻射式地發展開去，東南西北分做八區而以義教為工作的基本形式。津東的韓柳墅劉村，津南的王道莊于家潭，津西的姜井村楊柳青，津北的北倉劉家灘——就中頂數王道莊的成績最佳，義教之後又有民先隊和話劇團的共同努力。對象是農民和士兵，的確做到了化除兵民之間的誤會，消解兵民之間的仇怨，建立兵民之間的感情，養成兵民之間的互助；認清敵人，動員救國。

壽春便是長期留在王道莊的一人。留此以來，天亮就起，天黑就睡——可從不打個呵氣，晒太陽，淋急雨——可從不抱怨一聲，喝不夠，吃不飽——可懂得紮緊腰帶。這真的是嗎？有嗎報啊？

報酬來了——

「成績優異！」

好！苦心沒白費！——樂開了，直蹦跳，而且彷彿要想飛。

「沒嗎不優異的您哪！」他驕傲地衝着夥伴們嚷，「咱們懂得跟老百姓們打成一片，說他們的話，過他們的日子，叫他們頭一樁不害怕咱們；咱們也懂得跟老鄉們打成一片；說他們的話，過他們的日子，叫他們頭一樁不討厭咱們。咱們這才疏通，勸說，叫老百姓們瞧見老鄉們也不望而生畏，叫老鄉們瞧見老百姓們也不望而生厭；沒錯兒，然而咱們做媒人，給他們雙方保媒，叫他們兩家子結婚，「成績優異」，光景咱們這個媒定保得不錯吧，您哪！」

不錯是不錯，事情可並沒完：破除農民的封建思想和迷信習慣，激勵士兵的救國意識和抗戰決心；此外還得教給他們以簡單而有利的戰術乃至一些運輸救護等工作的知識。——這都是要人來作的呀！

於是來了個新的決定：只以學聯和女同學會留在市區做爲主持機關，大部分必須動員到農村去——到駐紮着軍隊的農村去。自然，二者之間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聯繫。分派工作，支配人員，接濟經費，決定策略，歸主持機關，工作者的實際經驗，工作效能，以及對策略的批判檢討，都該隨時報告，以便改進。

這才正說明了主持機關的主持者之不易。不易之外，還有個安全問題。如今天津已

成了敵人在華北的軍事重心，華界租界鷹犬密佈，直接危害到他們的安全，間接也就可  
以影響到他們的工作。難，難；不怕犧牲不難，端是避免犧牲以維護工作才難！這就不  
得不躲起來——自然又不能夠隱士般地躲起來，瞧吧，三個兩個，從各方的街口蹭了出  
來，一撞肩，走在一道，暫避公園或者冷靜的小巷裏去；交換着言語，交接着文件，機  
警而迅速地又避開了。

分別走出巷口，街燈光下，那不是壽春——他是回來報告工作并且領取文件的。  
剛才趕到，明天就又要動身哩。不再孩子氣了，站在電車站前，竟自墜入了沉思。

「號外！號外！」

雜亂的喊聲驚覺了她，一張紙上的黑字吸住眼光，熱血直衝上了腦袋瓜——

「蘆溝橋中日軍發生衝突!!!」

必然的——在豐台失馬，永定門開砲之後，而今又是國大選舉舉行，華北逐漸「中  
央化」了。此時不動，更待何時？——真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呀！

「千載一時的機會，我們也是，」壽春不禁就握緊拳頭，咬緊牙關。

將一張對折紙成一團，塞進衣兜裏，一步跳上電車。

號外上記載的是七月七日的事，那以後！

七月八日——北平宣佈戒嚴。我外部向自使館提出口頭抗議，中日雙方提議撤兵開始交涉，（交涉的雙方代表，日方的自然是日本人；我方的則是二十九軍的顧問，仍然是日本人。）但交涉沒結果。

七月九日——中日雙方協議同時撤兵。我保安隊開入宛平城。日軍又開砲，企圖衝過蘆溝橋，被我軍擊退。

七月十日——日軍又大舉進攻蘆溝橋。我向日提書面抗議。

七月十一日——蘆溝橋擴大：平郊發生戰事。二十九軍上層將領誓死抗戰，喊出：「以橋為墳墓，與橋共存亡的口號。（這口號，壽春他們不很同意。他們引證西班牙的軍訓招貼中之一條是：「壕溝是防禦的安全地，不是墳墓；在壕溝上立起身來，不算勇敢！」以知拚死不算勇敢，更應該勇敢地活下去；保橋不是最大的目的，目的應該是以橋為據點而向前面進攻。於是他們便針對地提出了新的口號：「好好活着幹，迎頭向前攻



哪！

「宋哲元雖擊退到天津。宋如去保定，當是主戰，如今他皮而來到華北日軍根據地的天津，似乎有心趨向『和平』。和平聲浪，斗然高漲，至少有了五十分！」

七月十二日——日軍艦開抵塘沽。日軍從關外不斷運來——中國的鐵路，中國的火車，中國的路員，中國的路工，替日本人運日本兵，運到中國的土地上來殺戮中國人！

七月十三日——北平永定門外兩度發生激戰。——和平空氣轉趨低落。

七月十四日——日軍攻南苑。落堡也發生衝突。日艦開青島。日機架飛平空偵察。中日雙方仍舊繼續在津談判。——吳二爺追隨他的長官的主任和張辦事員，以及江博士，章委員，蔣三爺，孫二爺之類都大為忙碌。華界一帶的居民大批搬進租界，其中就有吳老五和他的麗娜。紅雲老七生意興隆。麵粉廠宣告停工，老劉媽的老兒子隨之失業，他跟他的夥伴們找着張先生，張先生的眼裏發生光彩，更加熱烈地囑咐他們準備着。

七月十五日——日用綫兵計，提議雙方派代表赴出事地點調查。（中國的日籍代表就乘機暗畫地圖，送給日軍。）平津局勢因此緩和，和平空氣又見濃厚。——二奶奶直唸佛，老劉媽可仍在惦記着她的老兒子；學校開不了門，小牛歡天喜地。

七月十六日——平津日軍積極備戰，並且還在豐台趕築飛機場。——局面，又緊張

！七月十七日——長城各口日軍陸續開到。宋哲元會晤香月。和！吳二爺不願聽這個，壽春更不願聽這個！

七月十八日——日方對我外部提出書面照會。——大家都急着收聽南京廣播，聽聽有嗎表示呢？

七月十九日——日軍砲轟宛平，按圖發砲，故有命中。又猛攻盧溝橋。我外部致日方備忘錄。宋哲元去平上上租了和了，八成！

七月二十日——大批日艦駛塘沽。

七月二十一日——宛平前線我軍後撤，由保安隊接防。日曹約不撤兵，反而乘機開砲。

七月二十二日——日軍綏兵計略後撤。——和戰不可知，人心惶惶，萬分焦灼，只有老五小兩口兒因搬進和界，擇居繁華中心，與致轉而勃盛。

七月二十三日——日曹約又增兵。日偽軍集中商都，察北形勢吃緊。

七月二十四日——滬日陸戰隊借口失一小兵，遂在閘北偷崗。

七月二十五日——日軍在平津道上之郎坊示威。滬日陸戰隊撤退。

七月二十六日——香月向宋哲元提出最後通牒。日機轟炸郎坊。日附聲言對華作戰。

日軍開始進攻北平，廣安門外，中國的日籍代表率領日軍企圖入城，被守軍擊潰。朱哲元通電漢強為自衛守土，喻容二十九軍集軍平津道州，又通告日方，拒絕一切要求。——和平絕望，無戰事，戰事！大家一齊高喊。

七月三十七日，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日開發表聲明。

七月二十八日

號外第一號：「我軍收復豐台郎坊！」

號外第二號：「通縣僑保安隊長張慶餘張視率部反正，殲滅當道敵人，生擒漢奸

首領殷汝耕！」

吳三爺的長官的主任面如土色。打了半天電話，幾乎語不成聲。

樞密院機辦專員的耳朵。

「情形不好，情形不好，我們快走十步，」委員在電話裏說的，天津保安隊全線上變通攻日本，海光寺軍營，東局子飛機場，上新，西幾處車站……我們趕快撤，

「租界裏去！」

「他們走，並沒有知會吳三爺，吳三爺也想不通，」有人嘔嘔地罵得氣喘吁吁。  
「不聽軍事，尚是短氣，」既感知己，「還有嗎不該說的，」這話呢，「這就是沒嘴可說的了呀！」

「東越越團員真就沒把德黨老卅和華頭張辦事員抽身廢走的事兒放在心上哩！」

回頭看同事大家還正在熱心地扶着他呢；誰都明白他在活動着嘴，他也不甚隱諱。他在搖動着嘴；於是一些不小的問題都會向他提出，希望他能從他的老板方面得來的指點傳達到來人；誰自然大家也認得那長官的主任和張辦事員，可都不找向他們兩端端。找着吳二爺不過是那這位太高，高攀不上；至於吳老爺，即使把他來開開玩笑，惟吳二爺也能逆來順受且自諒及緣好的。

蘆桑發聲說：「你們所關心的是『和』與『戰』這問題，吳二爺就不會確切解答過首屈委事掏出雪白的手絹理鬍子，一手摸着馬褂襟前的小圓證章，笑而不言。叫他說嗎呢？他的老板乃蓋孫官的堂侄和張辦事員以及蔣老三孫魁五他們都沒告訴過他，叫他說嗎呢？連他自個兒都還沒拿定主意哩；和吧，保持現狀，官從何處來？戰吧，八國聯軍怕蘇紫竹林的慘象還在老一輩人的嘴上傳述着，他並不巴望再來一回。

「嗨！他只好先歎氣，『難說難說』哪。——和吧，人家不肯；戰吧，就得瞧咱們的了，這不是明擺理的事嗎？哪！……」

「這『難說難說』是開網吳老爺的政見——可是說了等於沒說『嚇嚇』——」

「白帶帶說說大家哄然笑着。」

「嚇嚇！」吳二爺不覺不陪著。

雖是這樣，而現在，問題又來了：關於老津衛的「安」與「危」。

「這也是明情理的事呀您哪，」又掏手絹，又理鬍子，又摸摸小圓證章，「當天津衛的家的人是誰呢，他肯幹起來嗎？而且天澤衛又是人家的根據地，人家也不會自個來破壞呀，您哪，放心，壞沒事兒，吳祥卿我兄誰保這個險您哪？」

「噢，這又是咱們吳二爺的政見……可是……說了就算證下，嚇嚇！」

「嚇嚇！」吳二爺得意地陪著。

頂着這份兒得意回家，路過官銀號，沒忘記上正興德揸包香片。家去沏一大壺，連喝三大碗，自是別有所樂，只聽他手裏的核桃更響得激越就可想而知了。可是響着響着，變成迂緩，變成間歇，以至於停頓；換來了聲聲「哈——嘆——」「哈——嘆——」的呼嘯聲，他吳二爺這就睡着了呀您哪！

夜裏八九點鐘，公共汽車和電車一齊停駛。胡同裏有人帶來這個消息，老劉媽又將這消息帶回了家，馬上「奶奶就把它帶給吳二爺。

「沒有的事您哪，」吳二爺毫不遲疑地報出，「有嗎事我還不知道，我是誰呢您哪

「再說我還有——」

他撥着上面太陽旗。

「布衣太陽旗抵得過租界，住嗎都保險！——老五那傢伙帶着媳婦兒鑽租界，不理南橋，他真知做毒蒜頭我早有防辦法寶，我也懶得告他說，何必呢您哪，相應不理可也樂道。」

「二真會沒有事以太陽旗真能保險？——雖是但願如此，憑良心，二奶奶實在有點債不過。」

「這事沒在事之太陽旗真能保險？——雖是口說如此，憑良心，吳二爺也實在有點自己信信自己。」

心動相印又意趣盎然，草草吃過晚飯，下掛下核桃，裝模作樣。

如象腰又懸着鬼火上，真像墜了刺，吳二爺過來，又拖得他則翻過，還是扎得慌。兩顆心在香自的肚裏高懸着，對面個個相識，看約預感，若父母緣，掛着幾塊地，終日不曾相識。

「這事最係在開張，心裏裏明曉，眼晴是——」

「這事最係在開張，心裏裏明曉，眼晴是——」



吳一龍將身子緊縮做一團，棍根毛髮都僵豎立起來，牙關交打着：「科科科……漸漸地比外面的槍聲還要密驟。」

拍拍拍拍拍……

囉囉囉囉囉……

一陣陣地，這邊響過了那邊響，那邊響過了這邊又接着。——在北邊，彷彿是新車站；在西邊，彷彿是海光寺；遠處，多半是老龍頭；近處，自然是蕪南城角了。

東南城角的日租界邊上早就建築起一座堡壘式的軍事要塞，傳聞中有可容三輛汽車並行的隧道直通海光寺日本軍營，而兩年來的海河浮屍，也就是這秘密建築的犧牲者。

——海河浮屍犧牲於前，而今却有着千萬壯士在用鮮血來給他們報仇雪恨了呢！——聽夜空裏傳來的悲壯的喊聲，「上前啊！」「上前！」「上前！」

只因宛平前線的形勢趨於極度緊張，敵人在這根據地是罄其所有而作為供應了的；後防空虛，攻其無備，形勢已經驟然。東南城角雖是有險可守，東局子的飛機場可就張皇狼狽；新車站的敵人逃出了車站，一羣老屍般地越過鐵道，逃向麵粉廠去了；老車站的陣地已圍住了開樓——圍住，圍住，要叫那殘餘的困死在開樓上！

天亮了，全天津變成了瘋狂；緊張，興奮，每隻眼睛正注視着這一切有力的出了力



他們做搬運，送食品；有錢的出了錢；他們化錢買西瓜，買米熬水飯，僱人送上火線去，而又叫運着受傷的戰士回來。

那些戰士們，偉大的業績更放出了光芒萬丈！一個個魁梧奇偉，意氣縱橫；短褲插，短襯衫，一把大刀斜揹背上，手裏抱着步槍。一次進展，弧形的沙袋頃刻砌成，一小隊人立即集中，穩住腳跟，他們都誓死決不後退！

決不後退！端要將他們的行爲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寫出新的一頁！

只可憐那些被包圍在火綫之內的河北，城內，南開，西開，老車站一帶的廣大人羣如吳二爺之流，一個個失魂落魄，膽顫心驚！——這時候的吳二爺，早沒嗎身分之可言了！

最初，他直巴望槍聲能隨天明而止，然而不然，天亮了仍是一直繼續着！

怎樣辦？——二奶奶的辦法是跪在炕頭上唸佛。唸佛，他並不反對，可也並不十分認真；壓根兒他就躲在被窩裏起不來，蜷屈着，像一匹快要斷氣的瘦老狗。

槍聲又緊密起來哪，二奶奶撩開被窩喊着：

「大小得拿個主意呀您哪！」

「慌慌慌慌……」他還是不住發抖，而且一手把被窩死揪住，好像怕着凍。

「其實呢，一天大太陽，他那裏在棉被裏的尊體，已經是出一通汗又出一通臭汗了哩！」

「您不說不會有嗎事的嗎？哪？」

「唬唬唬唬……」

「不又說有太陽旗嗎？您哪！」

「唬唬……唬。快快快……唬唬……叫小牛小牛，掛……唬唬……掛旗，太陽」

……唬唬……大門上您哪……唬唬唬唬……」

小牛呢，有其父必有其子，一樣給吓得大氣也不敢出一口兒，縮在炕上，他也一直縮在炕上的呀！二奶奶怎能使喚他，又怎肯使喚他！——萬一碰巧來了一顆飛子呢？

她叫老劉媽，老劉媽的應聲就像打墳墓裏傳來。——「來嘍！——」半天半天才跟一匹螻蛄似地爬出來了。吳二爺伸手打炕沿下面掏出那張寶具的太陽旗，扔給她。——「掛在大門上！」二奶奶禱求地吩咐着。

「唬唬……掛上掛上……唬……掛上就沒有事嘍你哪……唬唬……」

螻蛄又爬出來了。——「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差使得頂着幹。她幸虧還懂得怎樣掛，她沒忘記要栽一根棍，栽不着，就用繩子條，將繩就就，一面三尺長二尺寬的太陽

這口地料地高插在吳家大門上。

「這就稍稍放心了。」可巧槍聲也自稀疏而變成間歇了。

滿胡同裏從死寂裏甦醒轉來。這兩家吳家，漸次打開門，鑽出個把人影，鑽出個把面，臉上像撐着一張白紙；一吐舌，一搖頭，悄聲道出：

「真可憐！世爲人恁哪！」

也有熱心人，熱心談論着夜來的戰況，並非瞎猜，都要一口咬定保安隊得了手。

必須得手，誰不知此熟肉難吃，首善匪良哉！

可以說，也須得了手，才能夠解開他們說時的團團圓圓。

但是槍聲並沒完全停止：拍拍拍，時不時還響出一兩聲。一兩聲，不吃緊，有心計的人更顧慮周全地約人將胡同口的柵門堵塞起來。

小舟熬不過吳老爺，委實在被窩裏轉不住哪，聽見胡同裏傳來人聲，他就一翻身爬了起來，不顧二舅的招呼，兩步就跳出院子，碰響地打開了大門。

吳二舅一聲，吳家頭一眼聽見小舟，嚇了一跳，眼可也發現了大門上的那面太陽旗。一雙眼光遊來折有的眼，一跟着一串冷案。

小舟撒開小臉，羞得緋紅，抽身跑回來。衝着媽媽攔路！

「別鬧別鬧，叫老劉媽熬粥喝，空肚子，更經不起吓啊！」

便是粥，誰又喝得下了一秒秒一分分地捱，一秒秒一分分地捱下去，二奶奶乃至於吳二爺，又怎料得準路捱到多久時候呢？

尙早，光景剛是兩點鐘，亂亂亂……天空裏傳來了飛機聲。

飛機必然是日本的，可意想不到——

轟

它扔下炸彈來哪！

炸彈下來，屋子給震得像海船般地搖幌，門窗忒忒作響，沙子瓦片滿院直飛。

飛機就像在頭上來，炸彈就像直落到身邊——

轟

「轟！轟！」

「轟！轟！轟！」

二奶奶嚇得直喘氣，小牛哇地一聲哭起來了，又都去揪住吳二爺。他給揪着，

自個也一翻身翻下炕來，連爬帶蹭地鑽進靠牆的方桌下。二奶奶拉過小牛跟着他，一家

生和哄着狂一團，一團直發抖！

轟！——轟！

天空寬闊，任意翱翔，有時就不免翱翔到租界的上空。——還是租界才保險，安居在那裏的人們就無所用其憂懼！只是二切活動因之停頓，像吳二爺的長官的主任和張辦事員他們，也因爲事出突然，僵在那裏不知道怎樣做了哩！

然而最大多數仍是極度的興奮，緊張。——等到北平傳來消息：「宋哲元昨夜離平赴保，天津無法單獨支撐，全體保安隊奉命在下午四時撤退，集中馬廠」之後，情緒又一變而激昂，悲憤了。

興奮緊張的是最大多數，其中可沒老五；激昂悲憤的是最大多數，也惟濁老五是例外。他久給他的麗娜同化，一心只求享樂呀！

深知炸彈不會落到租界內，不辭爬上陽台看飛機。看見它們一架兩架三架排一隊，軋軋軋……飛在天空中繞大圈。飛過去了，首先是一個白色小球向下墜，後面的飛機就一栽頭，一側尾，一個魚形的炸彈就落了下來——

轟！——黑煙上升，成一煙柱。

如此巨大的刺激才能刺激出他一聲——

「啊，這大河陳爺才請陳爺出來一總——」

「喲，那不是河北嗎？——喲，又飛到城裏去哪！」高跟鞋也直頓着地。

轟！

「啊——」該沒炸出雷們的客吧！」

「可恨我那個槍聲落在吳二爺屋裏的牆角，這吳二爺也二奶奶也，料料，銅像給料盆，火燒上身，全身燒灼，燒灼得人事不知！」

遙遠地，綿綿地，二奶奶似乎聽得有人喚她。——近了，喚聲也高了，猛然驚覺，喚她的就是身畔的吳文爺。

「怎麼哪？哪？」吳文爺哭哭跳跳。瞧他的眼，眼裏失了神；瞧他的臉，臉上失了血。

「啊，血在那裏，流了一塊！」

「您受了傷呀，天啊，您聽嗎……」二把眼淚一把鼻涕，總哭鬧哪。」

小生跟着哭鬧哪？」

刺刺的飛機聲，轟轟轟的爆炸聲，這於二奶奶都似乎不置念而且不害怕了，她變得非常勇敢。鑽出桌下，立起身來，叫來老劉媽，一齊將吳二爺抬上炕去。——察看創

傷，才知道正傷着小肚的左腰上，血還直滴流，細也細不住。

二奶奶着慌是必然的！忙着這，忙着那，忙來忙去不知道怎樣好時，

「別忙了，您哪！」吳二爺止住她。「我，我是完哪？你們娘兒們，趕快逃命去，

吧！找壽春，日後，給我，報仇——報仇了您哪！」

二奶奶只是哭……

逃命。

吳二爺又催着二奶奶：

「你們走，快走，快走，不要不，小鬼，是，還要來，害你們的，您哪！」

二奶奶不動窩，——老劉媽可就要抽身咧，刺透腿，又放下身，拖着二奶奶，

起一個小包，拖着，拖着往外走。這時，小半路出關，哭着，圍顧望，那面太陽旗已給炸彈

震盪地下，登滿着塵土了呢。

那邊，她們捲入了逃難的人流，這邊，吳二爺，獨個兒，在，斃，止，靜，靜，靜。

人，靜，靜地，躺着，以，刺，口，止，留，血，也，靜，靜地，流，着，那，地，流，着，對，海，河，一，樣，她，眼，泪，流，着

海，河，流，得，可，不，寧，靜，寧，靜，而，趨，於，寂，滅，她，流，着，的，刺，口，是，吳，二，爺，刺，口，上，的，血，也，彷彿，獨，獨，的

殘骸，搖呀搖地，就將熄掉——這在一個生命便是就將失去。生命可能失去時，乃更知生命之足留戀；但如其生命留戀不到時，可也夠勇敢地安於失去，忘掉一切。

第一，他忘掉他的身分，忘掉了小差事，財政總長，忘掉了代管家當，被騙三千元，忘掉了租界裏的外國人，忘掉了航空頭獎五萬元，忘掉了「加官晉爵」，「招財進寶」，「添人進口」的三大喜事。忘掉了「服務團」與太陽旗！……

忘掉了海河，娘娘宮，忘掉了中原公司，勸業場，忘掉了正興德，京泰順，國民大飯店，忘掉了回力球，忘掉了三不管，梨棧，大福來，忘掉了寧園，日租界花園，法租界花園，英租界花園，讓租界花園和特三區的舊俄花園，忘掉了旭街的暗角裏，忘掉了鹽運天津城，這個家，這間屋子，這張炕，這一身！……

忘掉了蔣老三，趙鐵嘴，忘掉了他的長官的主任和張辦事員，忘掉了康委員，莊博士，忘掉了孫魁五，劉萬福和他的媽老劉媽，忘掉了老五和他的屬娜，忘掉了二奶奶，春紅老七，忘掉了壽春，小牛，忘掉了自己！……

忘掉了馬褂襟上的小圓蹄章，忘掉了紅頂恭喜帽，忘掉了銀邊眼鏡，忘掉了雪白的手絹，忘掉了光滑的核桃，忘掉大茶壺，大茶碗，忘掉了時常憂歎出的那口氣！……

沒歎氣，嚥了氣！



從此天津衛就失去了吳二爺，人世間再沒有吳二爺存在！留下一副臭皮囊，不過具有這些——

有夠粉一堵堵的石灰，

有夠打一支釘子的鐵，

有夠煮一頓中飯的鹽，

有夠做七塊肥皂的脂肪，

有夠吃一次茶點的糖，

有夠照一次閃光像片的錢，

有夠製一盒磷礦片的磷礦，

有夠做三升匣火柴的燭，

還有一大桶水。——如此而已，堂堂的吳二爺也就是如此而已！

這邊，吳二爺在燒上死去了；那邊，二奶奶帶着小牛可在死中求活！

她孀兒倆隨人海而旋轉，逃出郊外，沿着海河走去，無目的地地走去。人在河邊走，飛機就在頭上追，囉囉囉……一陣機關槍掃射下來。

鮮紅的熱血，絕望的呻吟，慘厲的號叫，瘋狂的狂奔……搜魂一片……

灣河裡沒血死屍，喝乾了血水，汨汨地流，逐漸而去。可在潮漲時，死屍重給遼國獵戶畫出一幅瀟灑淨屍圖。

「媳婦聽着告誡，牛！」

「孩子，別忘了這個啊，你哪！」

張先生指點給劉萬福：「出而日」

「朋友，別忘了這個啊，你哪！」

讀書人一大羣，老百姓攪着手：

「嗚呼，四萬萬人都別忘了這個啊，你哪！」

「齊高喊！」

「血洗四萬萬人的仇恨!!!」

海河廳和地汨汨，汨汨，汨汨地流！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初版

海河汨汨流

(○○○)

定價國幣伍拾元

(外埠酌加運匯費)

著者 王 余 杞

發行人 郭 鴻 羣

重慶中三路二六九號

重慶中三路二六九號

發行所 建 中 出 版 社

• 有 所 權 版 •

# 自流井

長篇小說 王余杞著

成都東方書社出版

本書是一部鄉土文學作品，寫出了一家豪族由興盛而衰敗的故事。一般地說，生產手段提高，經濟條件改良，對封建家庭沒落，自是必然之理，在自流井亦並不例外。本書便細寫出了那沒落的過程。文中並且穿插鹽場雜井燒灶的各項情況，更足使讀者多獲得一些井鹽知識，不為無益。